香港掌故叢書

天堂春夢

老香港



吳昊著寫

次文化堂・普及文化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 及 文 化 系 列 之 五 十 三

老香港·天堂春夢

吳　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53

老香港 · 天堂春夢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原秋白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發行經理：鄭偉龍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5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285
I S B N：962-7420-24-7
定　　價：HK$50

© 二〇〇五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老香港》系列序言

在155年殖民地歲月，香港歷史慘被廢棄殆盡。

沒錯，「廢棄」，是最貼切的形容詞。通常殘舊的東西，被認為沒保留價值，就給廢棄在垃圾站裏，再由垃圾車運去填土或焚化。

我們的建築物住舊了，我們的報刊書籍看完了，我們的民俗傳統過氣了，殖民地政府毫不考慮保留下來，甚至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任由自生自滅，而我們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也給丟掉得蕩然無存。在過去，香港的博物館發展得很慢，資料館更殘缺不全，而圖書館亦不容本土意識，簡直就是香港文化大浩劫。

香港歷史除遭廢棄之外，又被肆意的剝削，在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各方政客爭相以「歷史真貌」示人，大談甚麼香港空間與歷史錯誤，雖流於空泛，倒能引起短暫的「香港熱」和「香港學」潮。大學講師、碩士和博士輩也參加剝削行列，他們為了拿一點研究基金，或者為了增加知名度，或者投機取巧，聲稱要

搞香港史，著書立說，留芳萬世。但最令這批有識之士感到頹喪洩氣者，就是香港史料散佚十之八九，簡直入手無從。

「怎麼？研究香港史，竟要從原始資料收集開始，這太辛苦了！」

沒錯，懶惰的傢伙滿以為有大量書本或報刊等着他們去左拼右砌的，卻萬料不到資料奇缺，一切都要從頭發掘，事倍功微，於是研究計劃被迫擱置，三分鐘熱度減退，又或者勉為其難的做了交差（研究費用盡），著作亦不驚世，唯有塞在一隅封塵。箇中教訓：研究香港史是欲速不達的，非窮一生精力不可。

而最諷刺的地方，香港史一直是由民間個人非學界者所致力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默默耕耘，不懼孤掌難鳴，還幹得有聲有色，著作等身，開啓港史掌故之堂奧，令後輩們汗顏。其表表者首推三人，就是吳灞陵、葉靈鳳和梁濤先生了。

吳灞陵在戰後（1945年）已開始搜集和整理香港史料，替《華僑日報》主編過好幾年香港掌故版，自己以多種筆名（如鰲洋客）在報章上撰寫掌故文字，首倡報章勾沉港史行動。吳灞陵更替《華僑日報》主編《香港年鑑》及一系列香港指南式生活及旅遊便覽，保留了大量的香港

社會資料。老先生在1970年代逝世，他搜集的書籍和史料都由後人捐給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造福後世。

與吳灞陵分庭抗禮的是葉靈鳳，他在1950年代，替《星島日報》主編過很多香港史專題，他本人是個藏書家，收集很多十九世紀外國人寫香港的書籍，對香港開埠史甚有研究，筆名很多，如葉林豐、霜崖等，早期著作《香港方物志》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相當精采。老先生在1970年代中逝世，他所收藏的書籍後來都捐贈給中文大學圖書館。他散見於各種報刊的史稿，雖經整理出版《香港的失落》、《香港的沉沒》、《香港滄桑錄》等書，在數量上只屬冰山一角，相信大部份已散佚，非常可惜。

繼吳、葉之後，就是梁濤了(筆名有魯金、魯言、夏歷等)，老先生專攻香港社會民情風土，三十年來上山下鄉實地考察，努力不懈，但凡香港賭博、廟宇、街道、俗話等，無所不通，所主編的兩大叢書《香港掌故》(廣角鏡出版社)和《古今香港系列》(三聯書店)，相信是近年被參考和引用得最多的港史書籍了。只是先生去得太突然，令我們痛失良師益友，其散見各報的史稿更需時需力整理出版。唉，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他們寫的都是掌故，不屬正統歷史！」學界諸君利

用完他們的資料，又會非議一番。

簡直迂腐得難以形容。

何解要褒歷史，卻貶掌故？根本毫無理據。掌故是歷史紀實故事，集中描寫人物和事件，把握其戲劇性，而歷史內容屬宏觀和全面性，側重典章文物制度政治興替等，但古代史官一視同仁，正如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可見掌故和歷史是不分家的，皆由太史官搜集和整理，特別司馬遷一部《史記》既有典章文物制度，更有精采故事，高潮起伏，而且筆法奇佳，後世學者望塵莫及，因沒此包容胸襟也。

《老香港》系列秉承偉大傳統，堅持掌故與歷史不分家，從史實中發掘趣味，從故事中領略人間。謝謝捧場！

吳　昊

目　錄

老香港·天堂春夢

看戲點滴記趣

下鄉看戲



「落鄉下睇神功戲囉！」

上世紀香港人毫無娛樂，連戲院也沒有，非常苦悶，不過，廣州的粵劇班會應邀來港下鄉演神功戲的，一演十天起碼，這吸引力無疑甚大，連住在市區的人都紛紛下鄉看戲去了。

這種神功戲至今仍存在，露天搭個棚，棚上有舞台，後面掛幾張錦帳做背景，初時不設座椅，鄉人要擔凳來看戲的，因為免費娛樂，任睇唔嬲，所以經常人山人海。但有好幾年，香港人竟連神功戲都沒得看。那就是太平天國起義，佛山粵劇伶人李文茂率領眾戲班揭竿反清，聲勢浩大，事敗之後，清政府遷怒廣東梨園，下詔解散粵班，禁演粵劇，焚燬佛山瓊花園館，造成粵劇大災難……

「冇戲睇，好慘呀！」唯一的娛樂都沒有了。

直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動亂已平定，官民競相粉飾太平，兩廣總督向清廷奏准粵班復業，粵劇才得解禁。

解禁之後，八和會館（前身瓊花會館）隨告成立，所謂「八和」，即是集粵劇八種人才組織而成之意。為慶粵劇中興，更特聘「奉革舉人」劉華東編撰一個紀念劇目。劉華東平生最愛看粵劇，所以義不容辭，立刻當起「開戲師爺」來了，他根據崑曲《金印記》和《滿牀笏》兩劇，改編成《六國大封相》，場面壯於聲威，成為以後粵戲班開台首夕必演之劇目，而且甚得觀眾歡迎。

總之，有戲睇，一樂也。

六國大封相

「嘩！六國大封相，好戲呀！」

香港戲班直到如今開台，首夕定必加演《六國大封相》，作「賣大包」式的雙料娛樂，目的是為了增壯聲威，以廣招徠。

前文提過粵劇解禁，八和成立，聘劉華東編撰《六國大封相》，劇情內容，大致是說齊楚趙魏燕韓



年逾九十的靚次伯在台上表演推車功架。

六國，共拜蘇秦為相，合縱拒秦。

表面看來，這個戲只是徵寓富貴吉祥，實則隱含精誠團結，打倒暴君（滿清政府）的意義。據麥嘯霞著《廣東戲劇史略》：

「雖短短一齣，而全班大小角色無不包羅，恍如檢閱全軍……八和會例規定，所屬各班，於開台首夕必須點演六國大封相……」

正因為全班大小腳色，盡皆包羅，所以在開鑼首夕演出，亦可作為展露全班的陣容實力，讓觀眾眼界頓開：「嘩，乜班底咁勁！」

《六國封相》，演多過唱，全劇只有很少大腔、唸白、牌子。出場三個武生，先是三幫武生，再次是二幫，最後捧聖旨上場以至坐車完場的則為正印武生擔這重責。花旦方面，則是由正印推車，二幫推過場車，三幫掌羅傘，四五幫掌扇、耍絲帶走完場；其餘梅香輩是坐馬，並由女丑騎胭脂馬。

至於六國王侯，是由一二三幫小生飾演，還有大花臉飾其中的楚王。此外，還有六國元帥、六國丞相，是分由正二三幫小武，拉扯等飾演，龍虎武師與手下則專擔任打大番與拉馬，確是人盡其才也。

所以，舊時劇院粵劇開鑼，最抵睇就是首演的一場了。

半世紀的利舞台



古雅的「利舞台」戲院，曾替市民帶來不少歡樂，終於難逃拆建命運。

利舞台這位置屬於銅鑼灣地王，商業價值極高，其「唔拆又拆」之擾攘過程，早在一九八二年出現，當時報章已載：「據來自地產界的可靠消息，利舞台會在一九八三年改建成數十層高之新型商廈，估計明年便會正式拆建……」豈料一拖，竟是九年未拆。

利舞台的創建人利希慎，一八七九年在美國夏威夷出生，十七歲隨父回國發展，在他的經營下，為利氏家族創下龐大的財富，其所創造的最大資產，就是一九二三年以三百八十萬元向怡和買了銅鑼灣的鵝頭山（後改稱為利園山），把它剷平，成為重要的商業區，而利舞台亦在此建立了。

利舞台是建於一九二七年之間，建築風格乃集中西特色，它是全香港首家戲院設有會旋轉三百六十度的舞台，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先進的。因為它是名副其實的戲院，是演大戲，而非放映電影，所以旋轉舞台，對換場轉景，非常便

利，觀眾大開眼界。

利舞台的開台戲，是由關德興擔綱演出，劇名《香花山大賀壽》，乃一齣古本粵劇，必須有相當的功架造詣，方能演得好，而老關能為利舞台演開台戲（當時尚有名伶馬師曾和薛覺先雄霸本港劇壇），亦可算相當威風也。

唉！半個世紀過去，不知多少外國歌星、舞星、明星都在此登台，早年無線電視的香港小姐都在此舉行，而盛事之最，莫過於一九七六年「環球小姐」在利舞台作現場衞星轉播。

影畫院風情

「去睇影畫戲囉！」

十九世紀初電影傳入香港，廣受歡迎，時人愛稱之為「影畫戲」，而放映電影的地方順理成章叫做「影畫院」了。未有影畫院時，是在街頭空地上搭個布帳放映的，入口處站着一個人搖鈴叫喊：「喂，大頭仔，一個仙睇一睇！」

初時吸引小孩（多被稱為「大頭仔」的），後來人人愛看。於是，一九零七年，三家最早的影畫院在同一個時期開設，就是「域多利」（砵典乍街）、「比照」（雲咸街）和「香港影畫」（今之皇后戲院位置）。可見，中環乃係影院的發源地也。

其時只在夜間放映兩場，開業之初人人好奇，戲院門外

經常大排長龍購票入場，進內大開眼界。

風雨居士編《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憶述當時觀影畫情形：「全院熄燈不光，一片黑暗，果見二樓正中，射出電光，自然沒有現在的光烈，但當時初開眼界，這樣不尋常的電光，嘆為得未曾有，專看那電光，已值回票價了。」

嘿，只見到一道光，還未看銀幕，已認為值回票價（一毫子），非常誇張也。

還有，電影放了一半，會暫停十分鐘，燈光大放，小販進場售賣餅食水果、汽水香煙等，人聲如沸，未幾，鈴聲一響，會場盡黑，繼續看影畫戲……

市民喜愛，三十年代戲院多建三十多間，而影畫院始祖「比照」拆建擴充，變成著名的「娛樂」戲院，乃其時第一間有冷氣設備之電影院，據洋太太Marjorie Angus說：「冷氣之勁，簡直冷到風濕發作也！」

中國電影的裸鏡

若干年前香港電影工作者回上海拍《阮玲玉》，使我想起曾看過阮玲玉舊片《再會吧，上海》（一九二二年），片中出現過阮玲玉的裸胸鏡頭……

「嘩，三十年代中國電影犀利！」

這是當時我的想法。但阮玲玉早已是天皇巨星，絕無可

能如許果敢為藝術犧牲吧？後來翻閱資料，才知道這個裸胸鏡頭是由替身拍攝的。於是，決意追查中國電影最早的裸鏡。

舊時上海是叫做「中國的荷里活」，片廠全部集中於此地，而且荷里活電影雲集於西片戲院，美國女星的暴露亦影響了中國電影。一九二八年，明星公司拍攝《火燒紅蓮寺》，其中有「淫僧大參歡喜禪」一節，描寫淫僧擄去婦女以供洩慾，片中有半裸與全裸的鏡頭，當時沒有良家婦女肯拍裸戲，只能由「野雞」（低級妓女）飾演。裸鏡一出，轟動一時，該片在上海「租界」上映，剪去許多鏡頭，但「華界」並未有電檢制度，於是租界觀眾紛紛湧來華界電影院看戲。後來輿論抨擊，警方加以干涉，裸鏡亦給剪了一些。

講到女星裸胸，第一人就是徐來，她當時被譽為「標準美人」（這「標準」，當然指樣貌標準身材標準），她主演的《殘春》，坐在浴缸出浴，雙峰微顫，成一時之佳話。此後才有北京李麗在《春潮》中口啣一枝玫瑰而裸胸的鏡頭也。



唉，大膽的徐來收場很慘，她在一九七三年遭江青等迫害而死呢！

華光落難記

「唉，華光大帝淪落街頭！」

粵劇藝人尊崇華光先師（俗稱「三眼華光」，《西遊記》中帶同哮天犬與孫悟空打得最精采），偏偏這祖師爺淪落冷巷，日曬雨淋，真係慘也。



佛山瓊花會館內的華光先師像

一九五三年，香港的八和會館並無會址，一向借普慶戲院後座的房間做集會會所，而華光祖師爺亦供奉於此。可惜好景不常，普慶戲院要拆建，八和無處立足，而華光師傅也被迫踎街了。

當年是關德興出任八和主席，見到冷巷的華光為之心酸，立刻求助於富有的芳豔芬（也是梨園出身），芳姐向來以慷慨出名，立即將她位於亞皆老街的一層樓宇送給八和作會館，等祖師爺有個安樂位坐也。

後來，關德興努力把八和搞好，儲下一筆錢，親自把款項還給芳姐，但芳豔芬卻把全部借據撕掉，說道：「我在舞台上搵過不少錢，這些錢就送給八和會館做福利費吧！」

嘿，確係義氣非凡。

全盛時期的八和會館曾計劃開辦「八和戲院」，連高官鍾逸傑亦曾出力助長其事，可惜功虧一簣。原來當日戲院地點位於新蒲崗啟德遊樂場內，比較偏僻，會館幹事認為不理想，否決了計劃。

順帶一談，所謂「八和」，乃八個堂口的結合：兆和堂（小生、正生、大花面）、慶和堂（二花面、六分）、福和堂（花旦、豔旦）、新和堂（男丑、女丑）、永和堂（小武、武生）、德和堂（龍虎武師）、慎和堂（樓戲、黃戲）、普和堂（棚面、音樂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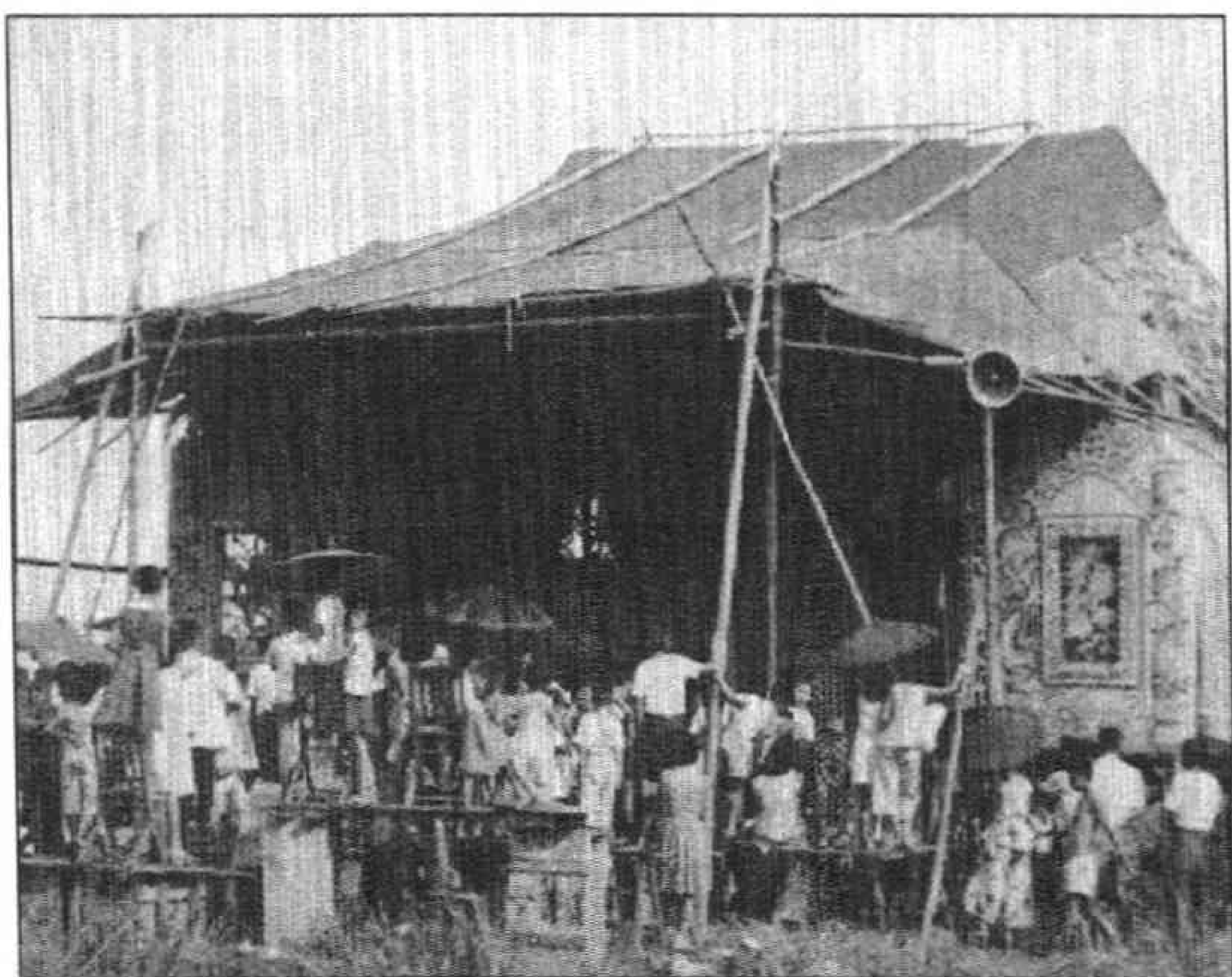
回歸戲棚

粵劇在香港興盛的時間很長，從十九世紀初到戰後一直不衰，那時候的省港「猛班」，經常在大戲院（如利舞台、高陞等）開演，票價不菲，而觀眾仍趨之若鶩，老倌們深得擁躉，入息豐厚。

只有組織欠健全的戲班，例如缺乏大老倌，才肯接四鄉神功戲主演，稱為「落鄉班」，又稱「行田基路」——舊時下鄉交通不便，戲班徒步行走田間小路，因而得名。

在鄉下演戲，並無舞台，只有臨時蓋搭的戲棚。雖然如此，能夠演戲酬神的多半是富庶的鄉村，付得起可觀的酬金。而事實上，進入六十年代，粵劇在香港走向下坡，甚至

連一家專演大戲的戲院都沒有，於是，粵劇下鄉，源於戲棚，回歸戲棚去……



當時大老倌無法適應這個事實，紛紛宣佈退休，害怕自貶身價也。

其實，在鄉間演一台神功戲是非常不簡單，差不多全村總動員的，首先選出鄉紳為「值理」，向村民籌款興建戲棚和聘請戲班下鄉。有一兩個老倌壓陣的落鄉班自然價錢會貴一點，但值理們仍要努力爭取。

演神功戲亦相當辛苦，尤其第一晚「天光戲」真的演到天光，如搭戲棚的地方首次使用，就得在演出前先舉行《白虎戲》祭儀，算是剋制凶神。跟着，《八仙賀壽》、《仙姬送子》這些排場戲也要先演，演完再演《六國封相》，到這時才可以演正本戲。正本戲演完已是深夜，再由一些跑龍套的，由兩三個棚面（音樂員）伴和之下，有氣無力的隨便演些甚麼，直到天亮，弄得人人疲倦不堪為止。

中區風貌

大會堂之初

香港大會堂，文化之發源地。

中環最古老的大會堂，是門前有噴水池的古雅建築物，它的位置，現今分別給中國銀行大廈和匯豐銀行大廈所佔據了。

當年的大會堂，並非政府出資建築，而是全由香港市民捐款合建的，只是地皮由政府免費供給。大會堂落成於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正式揭幕，由愛丁堡公爵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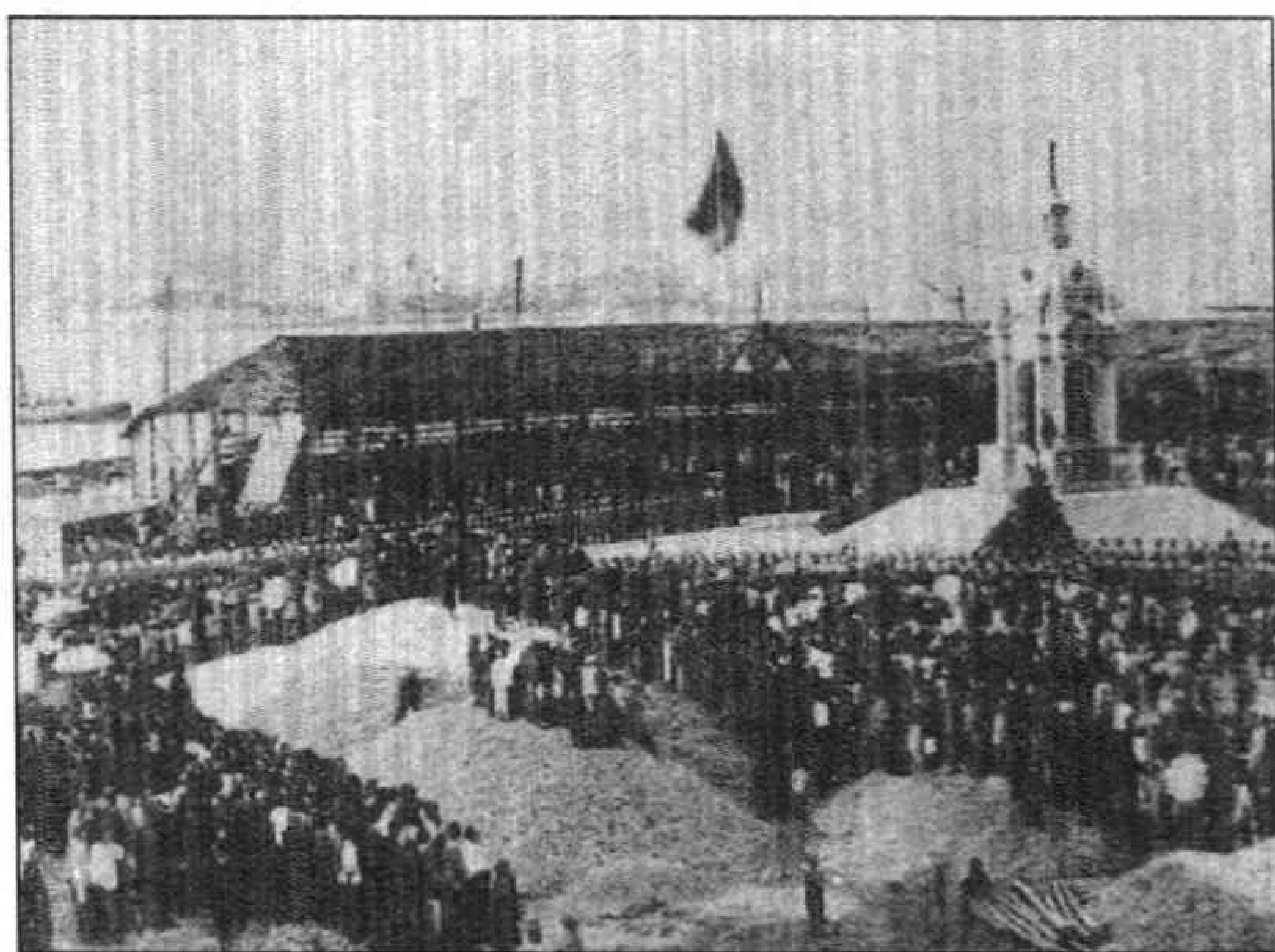
大會堂的內部組織相當龐大，除附設博物院及圖書館外，還有一個劇場，這是由皇家劇團主持的，十一月三日舉行首演禮。在這以前，香港唯一的劇場，係附設在旅港葡籍僑民所組織的總會裏（位於當年依利近街與禧利街之間），這是香港未有大會堂之前，市民唯一公共

集會場所也。

當時大會堂最吸引的就是門前的噴水池了，乃由「鄧脫洋行」主人鄧脫贈予本港市民的。水池設計很美，由幾座裸體石像托着，四周另有石獅圍繞，泉水飛濺，風景明媚。不過，因為年年鬧水荒，池水乾涸，非常污穢，成為遊民懶漢的露宿之所，大煞風景。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拆卸售出地皮時，這座噴水池的命運也跟着完結。

大會堂拆卸，圖書館又怎樣了？當時積有一萬二千冊書籍（如今看來，這些書都是古董了），唯有在附近成立臨時圖書館，亦將部份捐給一些中學，還捐給了香港大學，直到一九四一年淪陷日軍手上，臨時圖書館遭到毀滅，那些絕版書從此失傳也。

廣場和銅像



「皇室廣場，舉行英女皇登基周年盛典！」

一八九七年的中環，沒有高樓大廈，到處都是空地，而空地上立着個麻石亭子，官紳們在此舉行維多利亞女皇登基五十周

年慶典。

此地就是今之「皇后像廣場」了，以前叫「皇室廣場」的，麻石亭子裏豎立着維多利亞女皇的銅像——所以就叫做「皇后像」，銅像建於一八九六年，在六月二十八日揭幕，可能是為了配合第二年的慶典而建設吧。

後來，匯豐銀行在建新總行大廈時，將皇室廣場的曠地一併買去，建成了花圃，並與港府達成協議，永遠保留其空曠，目的是防止其他大廈在匯豐銀行前興建，阻礙風水，果然係「絕招」，至今匯豐還是全港最發達之機構。

那時的皇室廣場是專門豎立皇室人員塑像的地方，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雅麗珊及瑪麗皇后的銅像亦在此揭幕，第十六任港督梅軒利的銅像亦獲准在此豎立。

可惜，好景不常，日軍侵略香港，展開銅像大屠殺，一九四二年五月，所有銅像全部被拆下來，連匯豐銅獅、皇后像等無一倖免，給運返日本造炮彈和子彈呢！

不知怎地皇后像竟大難不死，有說它還來不及鎔掉，日本已投降，盟軍在兵工廠把它起回的；又有說它被棄置於灣仔垃圾崗，那裏垃圾堆積如山。總之，起回之後，搬到維多利亞公園正門入口處，一直屹立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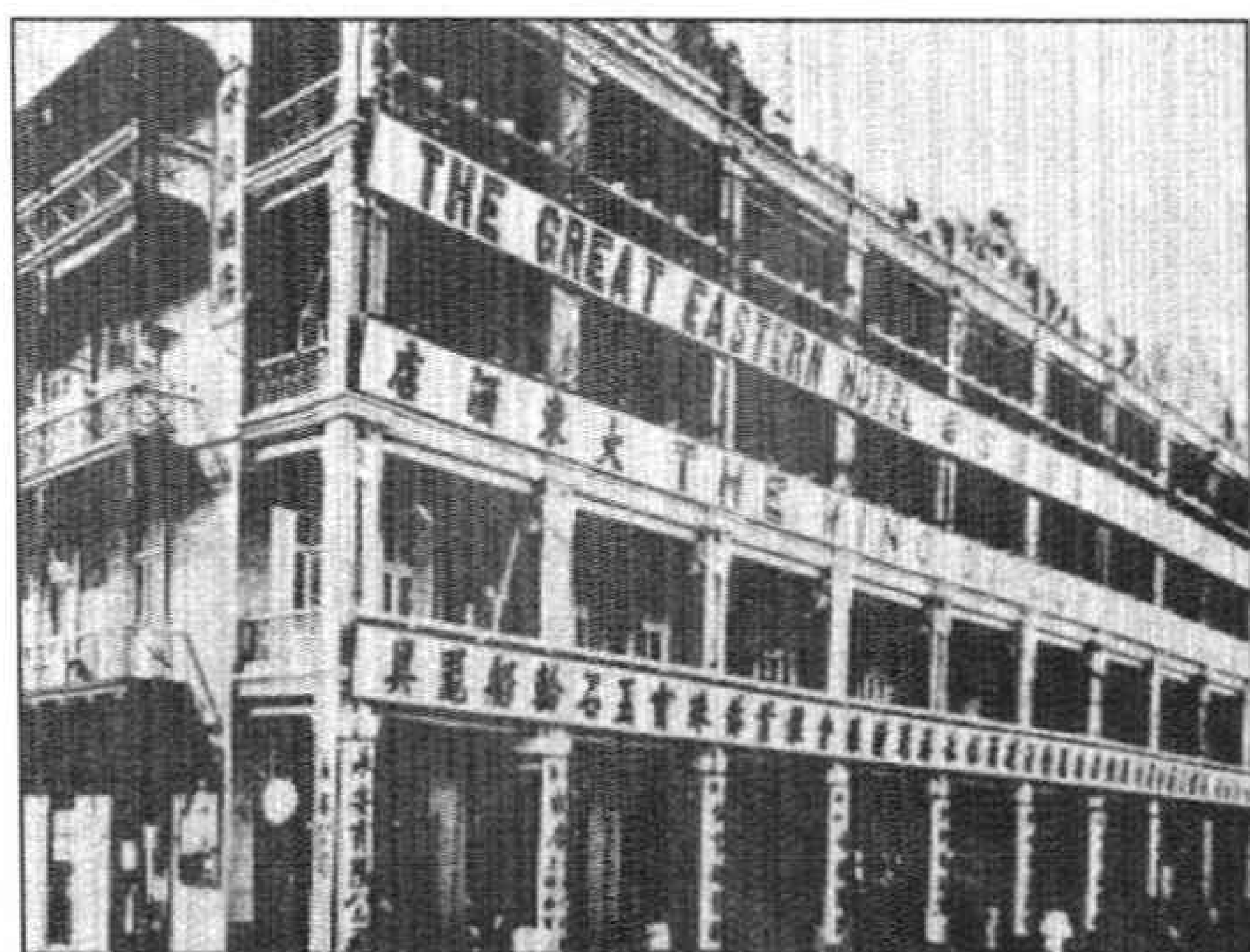
為了紀念破廢的皇室廣場（曾在戰後淪為停車場）和歷盡滄桑的皇后像，此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正式命名為「皇后像廣場」。

客棧風情

「船到岸去大道中投棧！」

在舊時，廣東四鄉及南洋各地，那些歸僑，那些客商，來到香港做生意或轉程回大陸，總有幾天停留在香港，便要找間客棧住幾天。

沒錯，中、西環一帶遍設火船碼頭，旅客一上岸，首先就去皇后大道中的小旅店投棧了。所以從大道中到德輔道，都是客棧林立，例如祺生棧、廣泰來棧、陸海通、大東、新亞、南屏等都很出名。



我在此刊登的舊照片就是其時的「大東」了，算是具有規模，所以自居為「酒店」了。我記得童年時代曾隨母親探訪歸僑親戚，去過那些較下等的客棧，居住環境和服務都甚差，且讓我形容給大家：

本間板房，面積五十平方呎上下，板間只有六呎高，人站在木板牀上就可窺見鄰房動靜，房間無窗，光線黯淡，樓頂有吊扇，房中掛一面鏡，几上有洗手盆，下面置一痰盂，想沖涼就要出走廊去到盡頭就會見到「公共」浴室；客棧不設食堂，想吃飯嗎？就要出街光顧附近的食肆了。不過，有

些客棧設有公眾廚房，住客如想慳錢不外出吃飯，大可以親自下廚煮食可也。

這些客棧除招待來往客商外，還代客辦理過埠手續，代購船票，代運行李，接船送船等，當時全部都要額外收取費用。

嘿，客商多了，黃色事業亦應運而生，妓女出來「企海皮」搵食，而客棧一帶亦出現「導遊社」，提供「導遊女郎」及「按摩女郎」為客服務——這些女郎是變相賣淫的。

「樓梯街」上天梯

曾家住中環三十多年，若問我：「中環最令你印象難忘的是甚麼？」相信所有中環客都會答：「嘩！那些斜路，那些樓梯街，簡直行到索氣呀！」

沒錯，往日中區的城市發展規律是由下向上的，下面是商業區，上山就是住宅區，而且愈上愈高。這種向上發展的街道又分三種：斜路、石級路和石板街。特別一提「石板街」，它是斜路和石級路的結合體，屬最古老街道設計，碩果僅存的就只有在中環才可以發現了。

「樓梯街」(Ladder Street)，百載不變，是全香港最多石級的街道，少年時頑皮曾逐級數過，但現在已記不起有多少級了。全條樓梯街是分成三段的，由皇后大道中拾級上到

荷里活道(側邊就是摩囉街),開埠未幾已建成。



橫過荷里活道,自文武廟側拾級再上,嘩,舉頭一望,簡直係上天梯!極目無盡,上上上……來到必列啫士街,這是中段,到此時非要停下來喘息不可,順便遊覽古蹟,就是建於世紀初,整間由紅磚築成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了。

記得青年會的禮堂經常放映三四輪的西片,廉收票價,我晚上吃完飯便拿一毫子去購票入場看戲,打那時始我就愛上了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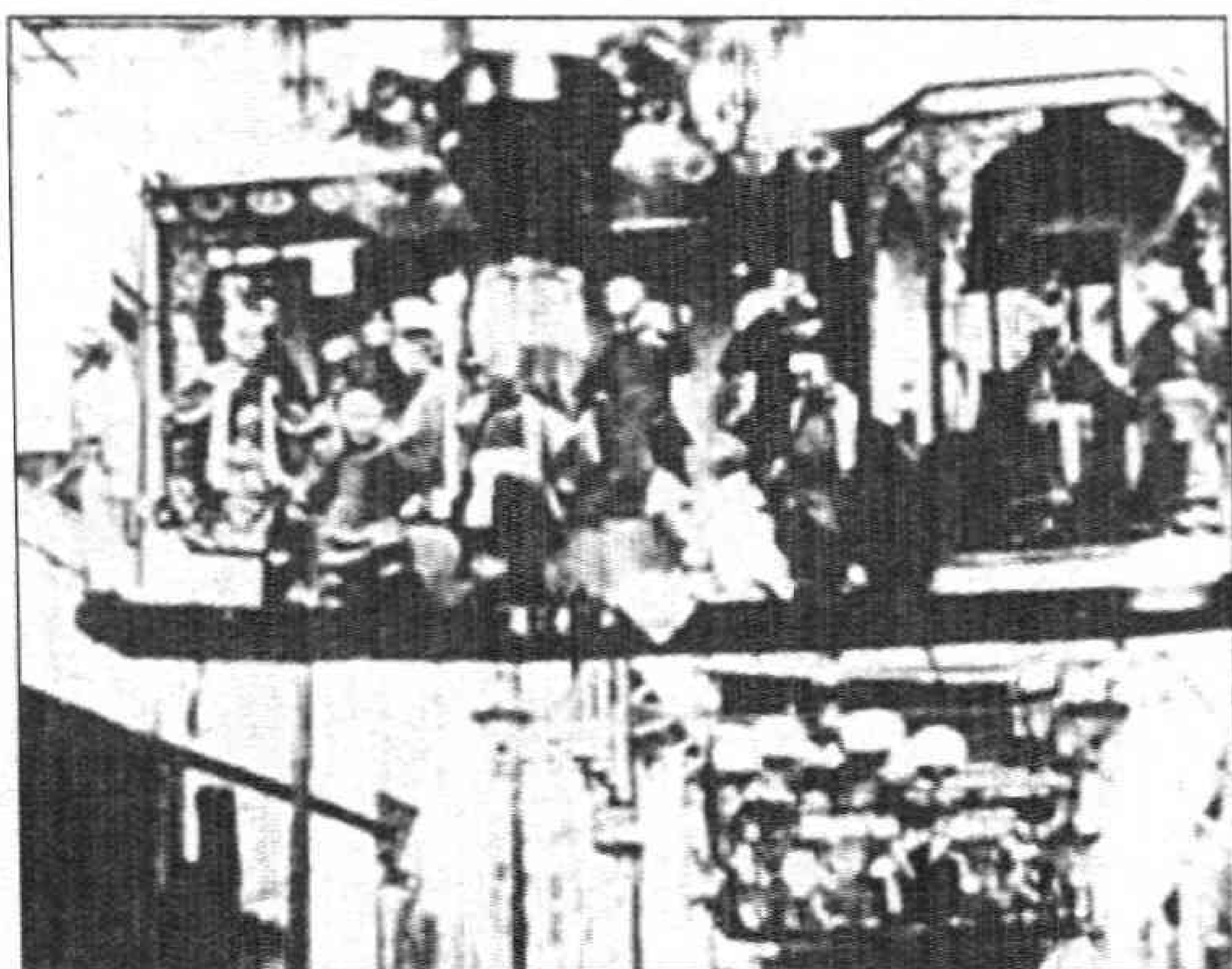
離開青年會向上繼續行,這是第三段樓梯街,盡頭在望,就是堅道了。這兩段石級路大約在一八七二年建成的。

不過,政府已在中區興建了一條一氣呵成的自動電梯系統,中環客毋須再行到索氣也。

南北行機動木偶

「去南北行睇機動木偶戲!」

昔日南北行鋪頭上面橫豎起一座迷你舞台,裏面有着種



種古裝木偶，只要一開動機器，這些木偶就會動起來。路人只須要舉頭，就可在街上看到木偶戲了，當時每個鋪頭為吸引市民，都聘用專家設計不同的木偶和不同的舞台，真使人目不暇給也。

唉，相信只有過六十歲的市民，才有緣得見南北行這種特殊的機動木偶戲，我還未到這年紀可以看見，唯有聽長輩老人家的描述。

南北行是香港一八四二年開埠後最早建立之行業公會，經營所在地名「南北行街」（後改名文咸西街），其業務為經營華南、華北及南洋一帶之各種物產，貫通南北貿易，後來遍及美國歐洲等地。

每逢新年團拜及孔聖誕，南北行商會舉行慶典，張燈結綵，紛陳書畫文物，供遊人欣賞，街頭則搭起竹棚戲台演大戲，而鋪頭上方橫豎木偶戲台，演出各款機動木偶劇目，歷時三晝夜，極為熱鬧。

唉，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南北行不再熱鬧。一九四六年重光，南北行恢復孔誕，雖亦張燈搭棚，但

場面已冷落得多。一九五零年後，時局動盪，商況不景，雖還有慶祝，但只限於拜祭和分燒肉等活動，那些街頭木偶戲已不再有了。

更壞的是，一九五二年，南北行公所因改建而暫停，一切慶典停頓，到五四年重建完畢，但鑒於百物蕭條，市場黯淡，誰也沒興趣搞甚麼！

華人禁區

「法例規定，華人不能住半山區。」

唉，十八世紀的英國殖民地政策是主張種族隔離的，隨着華人積聚中上環一帶之後，洋人便向山上搬遷了，堅道也就發展起來。



堅道的「堅」（Caine），是紀念開埠時之高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而定名的。這位堅老爺一八四一年抵港出任首席法官，後任布政司等，但不斷介入醜聞，一八五九年退休返祖家，後來開發堅道，政府就以他名字為街名了。

其時堅道是清一色洋人居住，所有建築物都是歐陸風味

的，房子用紅磚建造，襯托灰白色的麻石，綠色或藍色的木百葉窗，偶爾有陽台伸展出來，洋美女憑欄看街，很有詩意。可惜堅道和它那些歐陸風格的房子，如今已無一間尚存也。

洋人為保持堅道及以上的「高級」，便敦促政府立例規定，華人除爵紳以外，不能居住於此，分明就是種族分離主義。

不過，十九世紀初堅道清一色洋人局面給打破，最早一名華人紳商搬進堅道建宅者叫做楊梅軒，非常有氣派。據說，他是潮州澄海縣人，為往日之大賈，他在堅道的住宅，建築得非常富麗堂皇，它所用的磚瓦，是在本港特設磚窰燒製的。

嘿，先河一開，中環的有錢佬相繼在堅道建屋，對磚瓦要求愈來愈高，導致建築材料商人紛紛在新界區設立磚窰生產，竟然就此開展了製磚業。

未幾，華人禁例也要解除了。

鴨蛋街

「去鴨蛋街買靚蛋！」

沒錯，五十年代中環有條橫街專賣雞蛋鴨蛋，成行成市，一籮籮的蛋就擺滿了街上，可想像其墟冚之情形了。

當你想從皇后大道中出電車路乘電車時，有時為了走捷徑，便會在靠近「得雲」茶樓（已拆卸）旁邊走捷徑，一截路的上面是蓋了樓宇，雖然街面有泥濘，頗為骯髒，卻有一陣陰涼的感覺，怪舒服的。

「鴨蛋街」原名叫做「永勝街」，傳說此街是某富商於一夜之間在賭桌上把它贏過來的，為紀念此壯舉，叫它做永勝街了。全盛時期，賣蛋的商店有四五十間之多，蛋商大部份是海陸豐人，主要是賣雞蛋和鴨蛋。

不過，今之觀點看來，雞蛋為主，鴨蛋無人理會，永勝街為甚麼不叫「雞蛋街」？原因簡單，是當時香港，鴨蛋比雞蛋為重要，因為它大隻、抵食，又可製成鹹蛋和皮蛋，而且漁民經常都來此街買鴨蛋，用鴨蛋白來漿漁網，使之防水耐用，剩下來的鴨蛋黃加鹽曬乾再出售……

二十世紀初，蛋的來源多靠廣東沿海潮汕、海陸豐等地。以後漸有天津、上海、溫州等地的蛋運港。這時正是鴨蛋街最興盛的時期，經本地轉口到南洋群島、呂宋一帶的蛋很多，而美洲華僑亦大量向鴨蛋街訂購鹹蛋和皮蛋，使得整條街就此出名。竟連帶居民們都來此買蛋了，不過，現在的蛋商都遷走了。

童玩記趣

出街玩

「唔好搞住晒，你哋出街玩喇！」

唉，舊時香港居住很成問題，父母又不識節育之道，三年抱兩，兒女成群，困在木樓的板間房裏，一家八口一張牀。

陰沉沉的一層木樓，十幾伙人的幾十個孩子，總不能整天困囿於狹窄的空間裏，而做父母的亦無力供書教學，還要忙於做手作養家，只好大聲吆喝：「你哋出街玩呀！」

於是，跑，跑，跑出街頭……

在騎樓底可以玩很多遊戲的，例如跳橡筋繩、跳飛機、擲銀仔、拍公仔紙等，真係花樣多多，而路人熙來攘往，玩得瘋了，碰撞到人，就會被喝罵，甚而一巴掌摑個滿天星斗，但做街童最緊要係皮恭肉韌，捱得打罵。

還有騎樓邊近水渠處的坑渠蓋更加好玩，可以用來擺擂台打波子。如果附近有鋪頭開張，那就更好玩了。孩子們一窩蜂湧過去，但見長長的一大排爆竹從天台直弔到落地面，老闆一點着它……「拍，拍，拍」響個不停，震耳欲聾。好



了，沉寂下來了，孩子們便湧去鋪前街頭搜索漏網未燒着的爆竹，撿拾之後，立刻跑去附近空地燒將起來，別有一番興味也。

最誇張還是，曾見一個孩子爬上泊在路邊的貨車，把鐵架上的兩條麻繩末端綁在一起，人就坐上去盪鞦韆，盪呀盪的，愈盪愈高，嘩，非常「牙煙」，萬一繩子不夠堅韌……斷了……

「天生天養，死了便算！」那時的父母最愛這樣說。

打波子



「出街打波子囉！」

沒錯，舊時童玩，要出街玩才有趣的，就是打波子了。家裏的階磚地和木板地太滑，打波子不好玩的，但街外的沙地和坑渠蓋因為凹凸不平，打波子

就會驚險刺激。

打波子最簡單方法是「打圈」，在沙地上畫個圓圈，各出波子一枚，如被對方打出界便算輸，這粒波子就屬於贏家所有。「打圈」，屬初學者入門的第一課，無甚刺激可言。

但當練得眼界手法如神，一流高手過招就是「打坑渠蓋」了，驚險萬分。這圓形的坑渠蓋凹凸不平，放平手打得不準，要弔着手打（孩子們稱「弔雞」）。打出之波子如果擊不中對方，撞中凸面，很易反彈出蓋外，就此慘敗。所以打坑渠蓋，眼力手力都要勁且狠，一出擊，便要把對方波子打離原地（最好打出蓋外），而自己的波子則佔其位置，急轉而不動的，如此這般再接再厲，便可穩操勝券，把對方打離蓋面了。

如果五、六名街童齊齊玩，就要「打洞」了，在沙地上挖一個一兩吋深的洞，每人出兩三粒波子，輪流把波子打離洞口。打洞高手可以一次打「孖雞」（兩粒）或「三雞」（三粒）出洞外。而打洞劣手者，竟連自己的「子頭」（出擊波子）也留在洞內（叫做「洞地」），立刻被淘汰出局，連「子頭」都賠掉。

記得小時打波子，最高興的是出門時只帶兩粒，回家卻贏了滿褲袋（其時波子價錢，一毫六粒，五仙三粒），非常有光榮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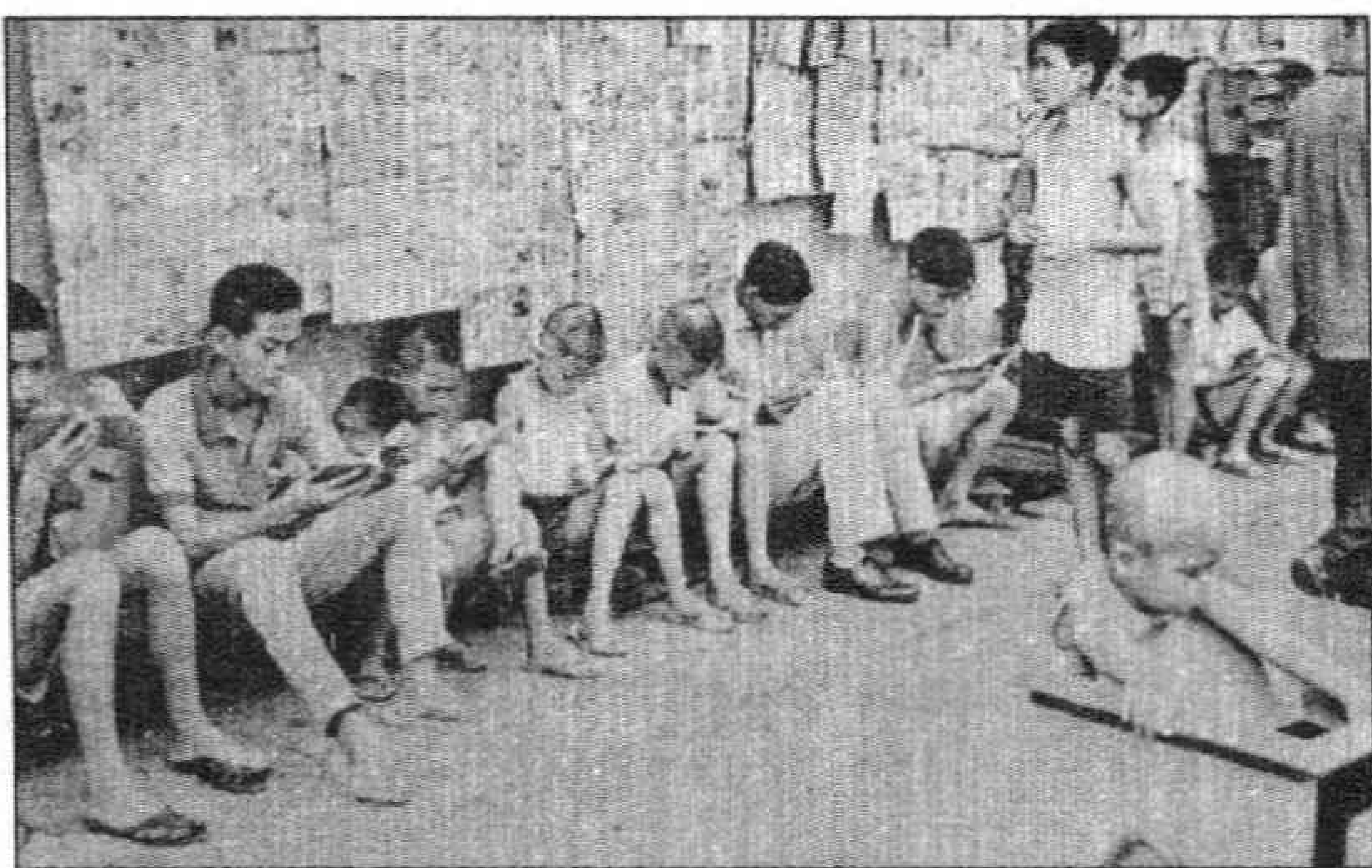
連環圖

「出街租連環圖睇！」

五十年代香港橫街窄巷，公仔書檔成行成市，堆滿小孩子，人手一本的，看得非常着迷，因那個年代並無電視，連環圖那些古靈精怪的圖像，才可以滿足孩子們的幻想。

連環圖是發源於國內的城市的，早在二、三十年代已經流行了，尤以上海為生產大本營，其時是叫「小人書」的，到戰後才傳到來香港，變成小朋友的「恩物」。

那些公仔書檔都有它們特別的設計：把彩色印刷的連環圖封面撕了出來，裱在一張大雞皮紙上，再掛在檔口旁邊當作「目錄」，小朋友便揀自己喜歡的租看，一毫子可以租到四本；有些檔口還釘好一排排的長凳，大約八至十吋高，一凳可坐四人，但有所規定，沒租書者是不准坐的，免阻住做生意也。



不過，就算站着看，也一樣看得津津有味呢！

每本連環圖大約有一百四十頁，一毫子租得四本，慢慢的看，真可以歡度半日時光。而檔主做着一毫一毫的生意，

雖屬蠅頭小利，但山大斬埋有柴，每日賺它二、三十元，亦算好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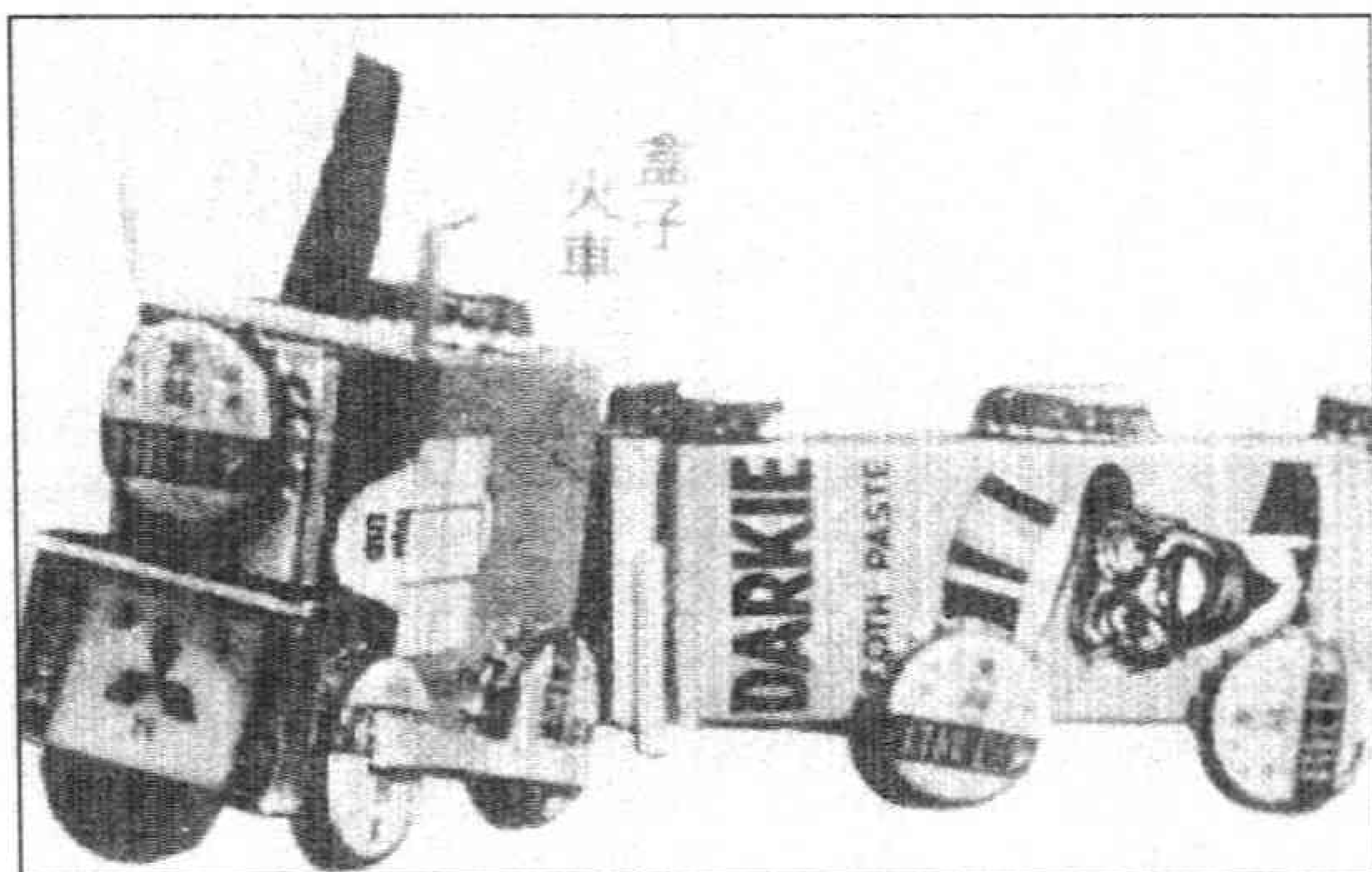
不過，在五十年代末期，出版社開始印刊漫畫冊（最出名當然是《財叔》），每本售價一毫，小朋友發現買比租化算，因可永久擁有，兼可與其他小朋友交換或互借，就這樣連環圖檔沒落了，整批賣給理髮店，供孩子們免費的看，而飛髮佬亦因此而招徠更多小顧客呢！

汽水蓋玩意

「去士多店執荷蘭水蓋玩囉！」

舊時出街玩，只要毋須花任何錢而得到的，街童就會動腦筋創造他們的玩具了。

於是士多店零售汽水那個凍水櫃都給街童打主意，開了瓶子的汽水蓋跌滿水櫃旁邊，店主視為廢物，收鋪時才清理的，而街童到來拾取，他亦無任歡迎。



好了，拾得滿袋鐵蓋，就要設計玩耍方法了。

其一，「玩紙盒

車」。拿牙膏紙盒、火柴盒等，用膠水黏貼成車身，把汽水蓋釘穿一個窿，找幼鐵線穿起來，當作車輪，如果手工做得好，車子還可以走動呢！

其二，「玩戴勳章」。孩子們愛汽水蓋的商標設計和色彩，把它佩戴在胸前，扮作獎章或飾物。方法簡單：將鐵蓋底部的水松片撬起，把鐵蓋壓在衫面，再將水松片放在衫底下，頂住鐵蓋，於是這「荷蘭水蓋」就掛在襟前了。後來，那些高級華人或議員等獲祖家授勳，香港俗話譏之為「戴荷蘭水蓋」，相信典出自這小兒科玩意也。

其三，「彈汽水蓋」。嘿，好刺激，直追打波子，把汽水蓋放在枱面或地上，互相施展彈子神功，把對方汽水蓋打離枱面，或彈出界外，便算勝利，亦可奪去對方的汽水蓋為戰利品。因汽水蓋比較輕飄飄，撞擊力弱，小朋友便把蠟燭的蠟融為液體，灌注蓋底，到蠟凝結後，這汽水蓋就重了很多，好像坦克車般極具殺傷力了。

樓中玩意

「唔出街，有乜嘢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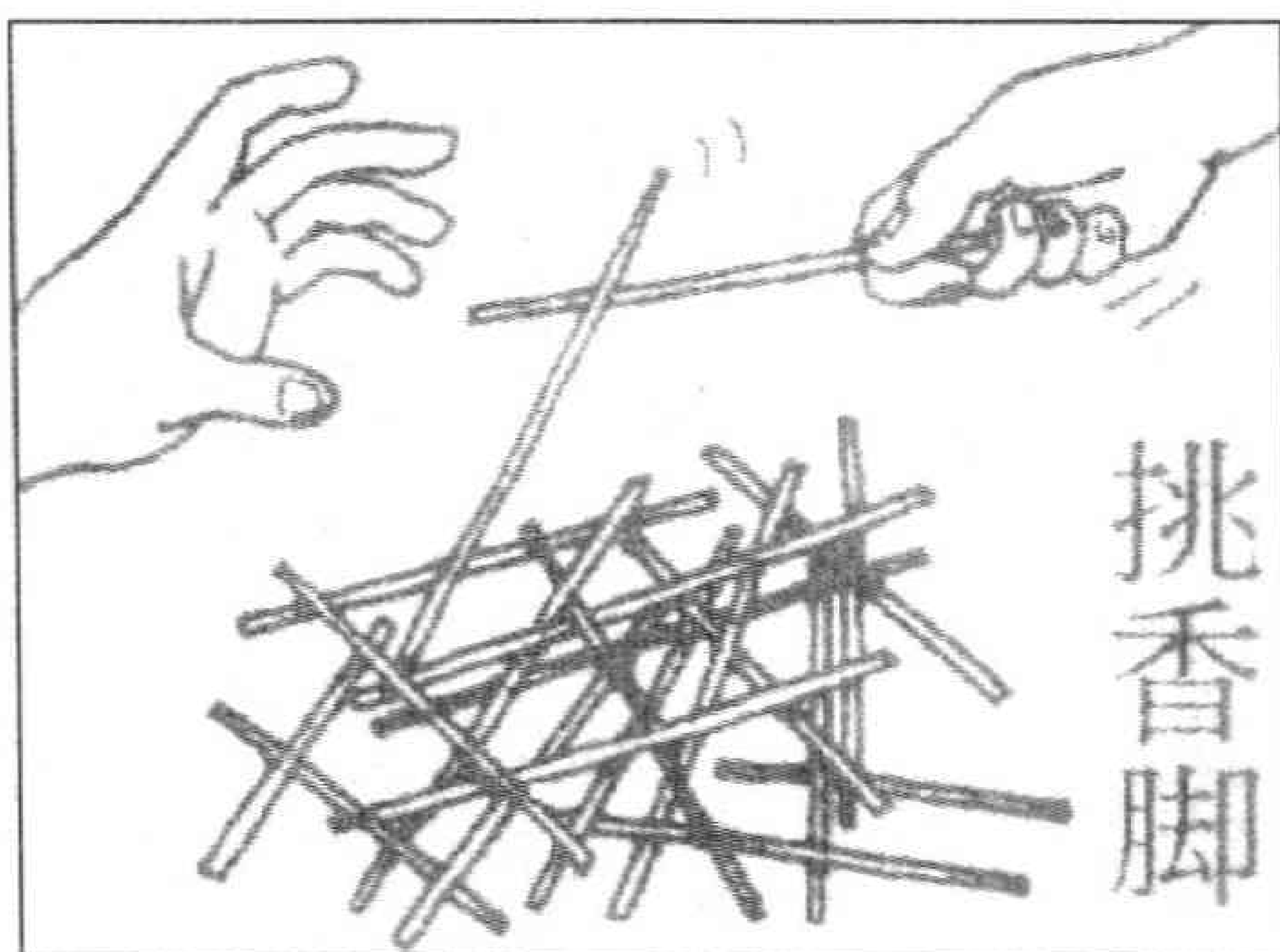
回憶舊時，無限歙歔，家中空間狹窄，一層樓住上十伙人，如果孩子們在走廊亂跑亂跳，定必惹來成人打罵，慘到極也。

「喂，不如跳樓梯囉！」

沒錯，其時之舊木樓，門外樓梯又窄又高又長，總有二、三百級之多，於是孩子們就想出用猜拳方法，猜贏的便可以跳兩級，如此這般，率先跳到最後一級，便算勝利了。特別女孩子不想淪為街童，就會在樓中玩這遊戲，亦算自成一角，自得其樂。

還有，媽媽洗衣時，亦是很好玩的。其時尚未有洗衣粉發明，家庭主婦用個大木盆載着衣物，一塊洗衫板、一塊粗肥皂，「刷刷刷」，「磨磨磨」，盆裏全是肥皂泡，小孩子就拿着一枝汽水飲管，沾一點肥皂水，仔細地、慢慢地吹，兩眼凝視着吸管那端的皂泡，顫巍巍地脹大起來，直到成為一個珠狀，飛騰起來，那神奇變幻的色彩，很可愛，當然瞬息間破滅！

在家裏，還可以玩「香雞腳」。舊時港人愛供奉祖先和諸方神佛，每日上香，線香燒盡，只餘香腳，俗稱「香雞腳」。孩子們就從香爐取出這些香雞腳，拿來編織玩物，如風鈴和小扇子等，別有一番心思。還有，把香雞腳編成一個「本」字型的武士，可以互相「格鬥」，打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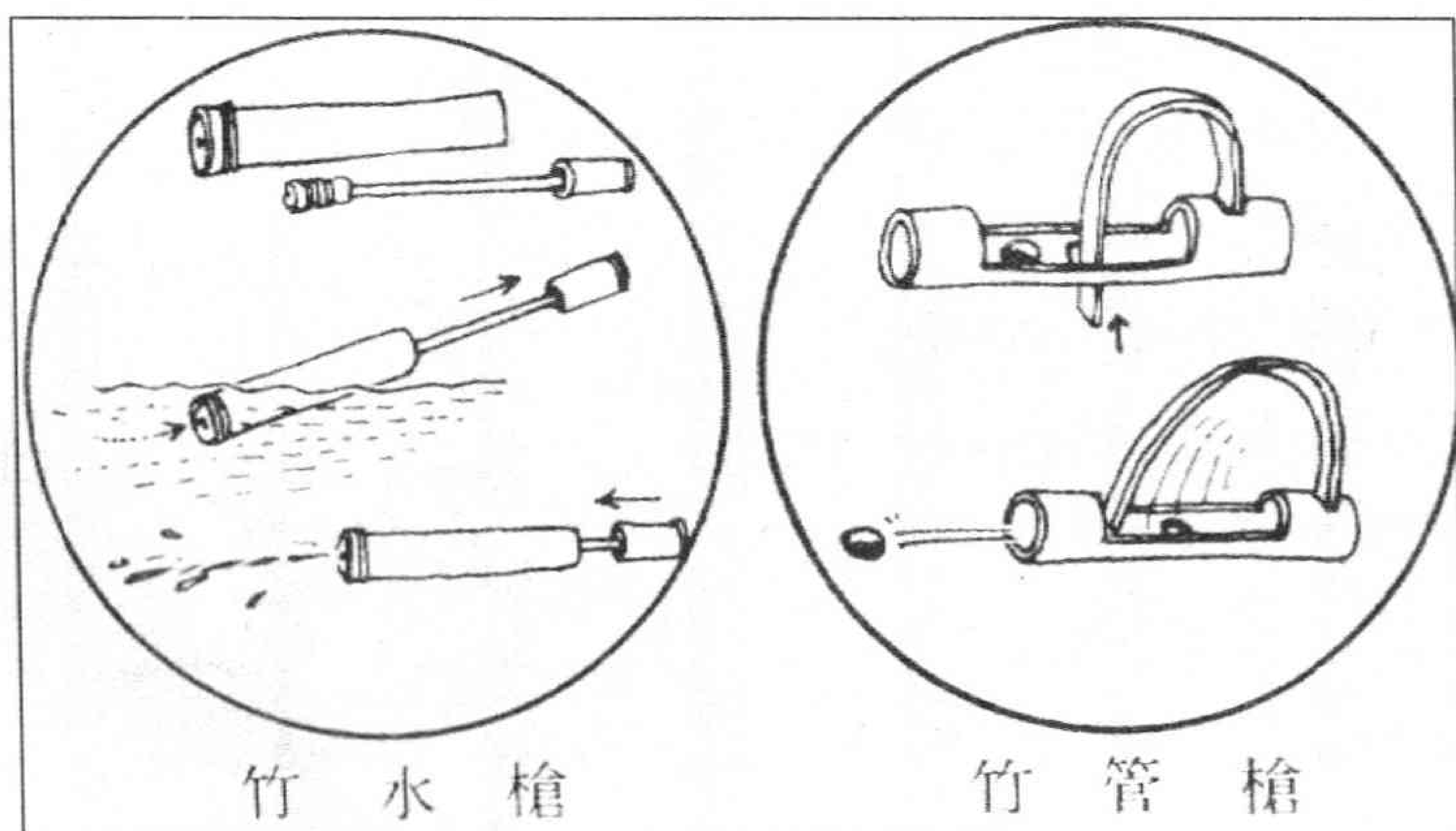
了的，成個散開，打回原形，亦是很精彩的舊玩意，趁遺忘之前，把它勾現出來也。

竹豆槍

「一於出街槍戰呀！」

嘩，槍戰，男孩子最鍾意。六十年代市面出現一種彈簧豆槍，「啪啪」的，彈得人很痛，是一枝曲尺手槍型，黑色塑膠製造，價值不菲，學校是禁止的，若發現有學生帶回來玩，定必充公可也。

唉，記得五十年代初，生活艱苦，玩具檔所賣的豆槍很土，土得自己可以製造。最基本就是竹造的，選一段七、八



竹水槍　竹管槍

寸長的細竹管，另削一根粗細剛好推得入竹管的筷子，這就

是一把竹氣槍了，玩法是先把果皮、黃豆或沾濕了的紙團塞在竹管的口部，打擊時，竹筷往前一推，由於空氣壓縮，洞口的填塞物飛射而出，同時發出「啪」的一聲，十分響亮好聽的。同一原理，可以變成唧筒，當水槍用！。

還有一種「短槍」，四寸竹管，中間雕通，裝一塊竹片於其中當做彈簧，裏藏豆子，一按掣，把豆子彈出去。雖然貌不似手槍，孩子幻想力高，卻認為是最犀利的武器了，「殺呀！」

這竹豆槍好久沒見了，若干年前我到日本福岡旅行，在一些賣民俗工藝品的店子竟然找到，非常高興，一於買之。

竹豆槍其實彈力很差，頑皮的街童玩兩下便會感到乏味。嘿，既然開戰，當然製造個彈叉，找到結實的樹椏，綁上橡皮帶，拾一塊小石子，瞄準，彈！

「崩」，對面樓宇玻璃窗給打碎了。

嘩，亡命的跑呀，否則有難！

貴價遊戲

「去溜冰場踩雪屐咯！」

舊時有錢孩子出街玩，可以去遊樂場，還有雪屐場（後來通稱溜冰場），其時的雪屐整對是鐵造，配上四個鐵輪子，踩起來「錚錚」作響，非常威水，當時的雪屐價值不

菲，孩子如果擁有一對，真係屬於身份之象徵也。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大都會吸納西洋玩意，那些遊樂場和夜花園等便引進了溜冰場與踻雪屐。一九三九年，此風吹來香港，踻雪屐變成青少年的流行玩意，於是溜冰場竟從一間開到六間之多，其時四間是在港島，名字叫「東區」、「麗池」、「仙樂」、「思家」；兩間在九龍，乃係「皇后」與「九龍」。

這些溜冰場，五間設於室內，只有「思家」是露天的。入場費一毫至兩毫不一，其時一毫子大過天，孩子拿個五仙去買零食已經很豐富，而那些溜冰場甚至有每小時收費者，既屬新興玩意，乘機刮龍，理所當然也。

其時之溜冰場設計簡陋，都是用三合土盪平場地，四邊圍以木欄杆，上面拉了彩旗和各色的電燈，用電唱機播放音樂唱片，青年男女和孩子們都趨之若鶩。

那年代生活艱難，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買不起雪屐，只好在雪屐場上租用，租金每小時四毫。

嘩，計算一下消費，又要入場費，又要雪屐租金，還要每小時額外收費，玩一個下午消費要一元以上，屬非常奢侈之舉也。

觀影記趣

立體電影

「中國影壇革命創舉3-D轟動港九先聲奪人！」乃五十年代報章廣告標語。

我自小熱愛電影，觀影經驗有好幾十年了，因家在中央戲院附近，小時的我總會向家人討一毫子帶同弟弟去看「工餘場」（其時五點半專映舊片，票價最廉）。

或問兒時最刺激的觀影經驗是甚麼？

到如今我仍然會說是立體電影。

記得五十年代初，家人嚷着去睇立體電影，因為有一部荷里活恐怖片《蠟像院魔王》轟動香港，成為人人的話題。入場時，觀眾需要買一對特別的眼鏡，戴上後，銀幕的影像就迫近眼前，那些恐怖的場面，殺人的刀向面前指來，血淋淋的屍體好像跌到觀眾群中，嘩，在當時簡直係極度感官刺激，而在座觀眾有女性驚到呱呱叫的。

現在追查當時資料，亦發現相當有趣。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最初香港的報章紛紛刊載荷里活新發明立體電影的消息，亦有專文介紹其原理，講到繪形繪聲。於是當年的四月



香港拍攝的第一部立體新聞片《舞龍大會》的廣告

十八日，平安戲院聯同皇后戲院推出首部立體劇情長片《警匪浴血戰》，當天大清早戲院門外已大排長龍，等待購票先睹為快，人龍連續一周不息；落畫之後，跟着上映《蠟像院魔王》，更加驚人，瘋魔全城。

香港的電影工作者見獵心起，立刻跟風，大觀影片公司的趙樹燊異兵突起，六月二日適逢英女皇加冕盛典，立刻拉隊拍攝立體新聞片《香港慶祝英女皇加冕盛典會景大巡遊》，成為「中國首部立體新聞片」。

立體熱潮

立體電影，洋文稱 3-D Movie，一九三五年美高梅首創，攝製立體短片，在戲院同場加映，附送紅綠眼鏡，一時奇觀也。

未幾，珍珠港事件，美國介入大戰，立體電影試驗計畫暫時擱置。直到五十年代初，戰後社會蕭條，荷里活電影工業陷於低潮，片商便推出立體劇情片，希望刺激票房。於是，非洲吃人老虎彷彿撲向觀眾，紅番長矛彷彿直插眼前，刺激之極，嘆為觀止……

香港片商亦見獵心起，搶先拍攝所謂「中國第一部立體電影」，導致幾間公司鬥快拍片。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的中國立體電影首先搶

聞，推出大鑼大鼓歌唱之《戰古城》(由盧啟光、陳好逑、曾雲飛演出），成為「中國第一部立體戲曲片」。

六月二日適逢英女皇加冕盛典，大觀影片公司立刻攝製《香港慶祝英女皇加冕盛典會景大巡遊》，六月八日放映，自譽為「中國首部立體新聞片」。

南洋影片公司不甘後人，六月二十九日推出《飛鳳游龍》（導演是顧文宗，演員有羅豔卿、林蛟、馮應湘等），成為「中國第一部立體劇情片」，而且大做宣傳，甚麼「跳過刀鋒，穿過火圈，標出銀幕，沖上半天，忽然下墮，直迫眼前，飛碟飛出銀幕，宛如飛到頭頂，表演噴火絕技，烈火噴到身邊」等。跟着大觀急起直追，推出《玉女情仇》（導演是趙樹燊，演員有黃河、麗兒等）。



不過，港產立體片製作差，未懂掌握技術，其熱潮只維持了三個月便冷卻了。

戲橋

「攞張戲橋入場睇吓！」

沒錯，「戲橋」，現在已消失了的東西。以前，進戲院看首輪電影，必有一張印刷紙張可取得，上印了電影故事和下期預告，香港人就稱之為「戲橋」，這「橋」是香港俗語，意指「橋段」或「故事」。

觀眾帶了進場之後，在未映戲之前，大可以坐下來閱讀，不過，預知劇情，減弱看戲的興味，所以很多人都會隨手把它拋棄的。

這些失傳的「戲橋」，我以前收集了很多，後來朋友借去一段時日，在我追討時，他卻說：「搬屋時丟掉了！」

嘿，太豈有此理！

除了「戲橋」，還有「特刊」式小冊子出版，放在後座票房售賣；後座客購票時，就會被強迫買一本特刊，因為售票員在找錢時，總會扣起一毫子，然後掟來一本小冊子。這些特刊除了印有故事、歌詞、拍攝花絮之外，間中也有具見地的電影文字，例如《法網難逃》有論一代諧星伊秋水的風格，寫得甚佳：



「伊秋水有他的道路，他是一向跟着差利•卓別靈跑的……而事實上伊秋水有他獨特的民族形式在。當他作為一

個被損害、被欺侮的弱小無依的小人物，或不為士紳長者所掛齒的小市民姿態登場時，他那種畏縮、驚怯、無措、碰壁、欲蓋彌彰等等尷尬的表情，確乎是很精湛、熟練，不但很活潑、很富人情味，而且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

短短的文字並無標示作者之名，但其見地之深足有資格做影評人也。

《江山美人》

「只求片子好，不計成本。」

這句豪言，是誰講的？

一九五九年，邵氏電影公司有意問鼎亞洲影展金像獎，決意拍攝一部超級古裝片，舉凡布景、服裝、道具、演員等，無不慎重考慮，由邵逸夫出任監製，當時他說：「只求片子好，不計成本！」

這部片就是《江山美人》，由李翰祥執導，主演者是兩屆影后林黛、趙雷等。故事乃正德皇帝游龍戲鳳，亦係邵氏首創「黃梅調電影」之



始，其時在香港是相當賣座的，市民爭相購票。我還記得，香港島方面的國語片戲院多數集中於北角（因上海人愛聚居於此），為了看《江山美人》，我們一家人便乘坐電車從中環遠征北角看戲。

《江山美人》是林黛表演藝術的巔峰作品，香港的觀眾都愛她，連粵語片的擁躉也都捧她的場，在當時芸芸國語片女星中她是成績最驕人的一個，一位署名「展姬」的作者在《今日世界》發表他的文章《寫給林黛》：

「你佔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你不僅年輕，有青春的氣息，你而且明豔美媚，同時，你的精湛的演技，是所有影迷們讚歎的。預祝你永遠光輝，以今日的成就去創造幸福的未來。」

但一九六四年七月，林黛第二次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而死，用自己的手毀滅自己「幸福的未來」，出殯那天，影迷雲集殯儀館外，塞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為殞落的巨星流淚，使人把她與三十年代阮玲玉的際遇扯在一起談了。

電影晚會

「去青年會睇戲囉！」

童年時家中在中環必烈啫士街（又稱「三十間」）附近，那處有一間古老的紅磚屋，就是「華人青年會」了。

記得五十年代，此間的青年會很照顧坊眾，設有室內運動場、泳池等，只要付很少的費用，就可以使用該處的設施。不過，最使我雀躍的，卻還是免費的電影晚會，預早貼上宣傳廣告放映一些荷里活經典電影，歡迎索票入場，先到先得……。

印象中，這些電影晚會真箇高朋滿座，鬧哄哄的，選映的都是熱鬧緊張的打鬥片，例如：《古堡藏龍》、《美人如玉劍如虹》等，使我的童年充滿幻想。

如今翻看舊資料，這青年會曾經對香港電影放映業有過很大的影響。原來三十年代初，當香港各影院還在默片時期，青年會禮堂率先引進美國科技，放映雛型的有聲電影。

該次放映，純屬學術活動。青年會主辦人向各界發出請柬，邀請有識之士，到來參觀聲學的新發明。當時一位作者報道：

「蒙主事者折柬見招，得觀究竟，台上陳列電機及聲片，詳為解釋，然後放播出來，聽者恍然聲帶作用，經此，各院陸續把默片改作聲片，說至現在，已臻於微妙之境……。」

其時皇后和娛樂戲院率先安置新式放映機，放映有聲電影。

如今必烈啫士街的青年會已經垂垂老矣，重門深鎖，處於半荒廢狀態，往日電光幻影，落得聲沉影寂了！

《花鼓歌》

「美國唐人街戲？不看！」

五、六十年代荷里活電影經常在唐人街出現，那些華僑都給描寫得陰陽怪氣，還拖着一條辮子，十足大壞蛋傳滿洲，所以其時的香港觀眾最討厭看到這種場面。

不過，那時有一些片子是較為忠實的講述華埠故事，最著名者首推《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乃改編自同名的暢銷小說。

《花鼓歌》這小說，於一九五九年出自三十多歲湖南青年黎錦揚手筆，描寫三藩市華埠新舊兩代華人的生活和故事。小說在紐約出版，立刻全美暢銷，黎錦揚一夕成名，跟着該書又給美國兩位著名音樂家羅吉士與哈斯坦改編為音樂劇，在百老匯上演，又再轟動一時。


黎錦揚與眾美女

舊金山的華人皆引以為榮，就定了一天名為「花鼓歌日」，非常隆重，而黎錦揚亦從紐約遠道前來，接受市長克列斯多弗先生頒發金鎖匙——榮譽市民的象徵。在典禮過

後，黎錦揚應邀作「美國華埠小姐」競選中的裁判，選出了夏威夷美女李麗卿為「全美華埠小姐」，於是黎先生就和這位冠軍小姐，坐上了黑色閃閃發光的開篷大轎車，領着會景行列，在舊金山的熱鬧街道上遊行。

而行列中有長龍、有舞獅、有鑼鼓、有爆炸。當時估計，「花鼓歌日」吸引了二十五萬遊客到來觀看，可見來頭不小也。

《花鼓歌》在一九六一年拍成電影，主角就是關南絲（成名作《蘇絲黃的世界》）主演，可惜，在香港放映時，票房慘敗。

亞洲奧斯卡

「奧斯卡金像獎電影，不能不看！」

舊時香港有識之士，對奧斯卡金像獎是不感陌生的，而西片院線在放映奧斯卡電影時，定必大做宣傳，藉此刺激票房也。

在奧斯卡影響之下，五十年代便出現了亞洲電影節，每年在不同地區舉行，被視為「亞洲的奧斯卡」。在第四屆亞洲電影節，香港電影威風凜凜，奪得多項金獎，決意繼續問鼎獎項。而香港的電影大亨，也以能出席大會而感到自豪，便紛紛拍攝猛片參展。

據說，亞洲電影節是由日本人永田雅一所創辦的，到了第六屆，香港電影業全力出擊，首先邵逸夫出任亞洲電影節執行委員會主席，他率領旗下之豔星，飛赴吉隆坡。



當年的參展作品，香港佔了五部之多，計有：李瑁、張仲文主演的彩色歌舞片《龍翔鳳舞》；尤敏、王引主演的文藝片《玉女私情》；林黛、趙雷的《江山美人》；李麗華、嚴俊主演的漁家風光寫實片《風雨歸舟》；林翠、嚴俊的現代化奇情片《千金小姐》。這五部片風格迥異，各有妙處，踏上征途。

結果香港電影大獲全勝：《玉女私情》的尤敏奪得最佳女星，《江山美人》乃最佳影片，《千金小姐》獲選為最佳黑白片，《玉女私情》得最佳編劇獎，《龍翔鳳舞》得最佳音樂獎。

一時間香港電影揚威遠方。從此國語片也就興旺起來，在東南亞甚有市場，搶奪了粵語片在海外的地位，直接導致六十年代粵語片的死亡。

小販浮沉錄

小販建設香港

香港開埠未幾，大量小販從國內湧來做小生意，皆因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旋即急速發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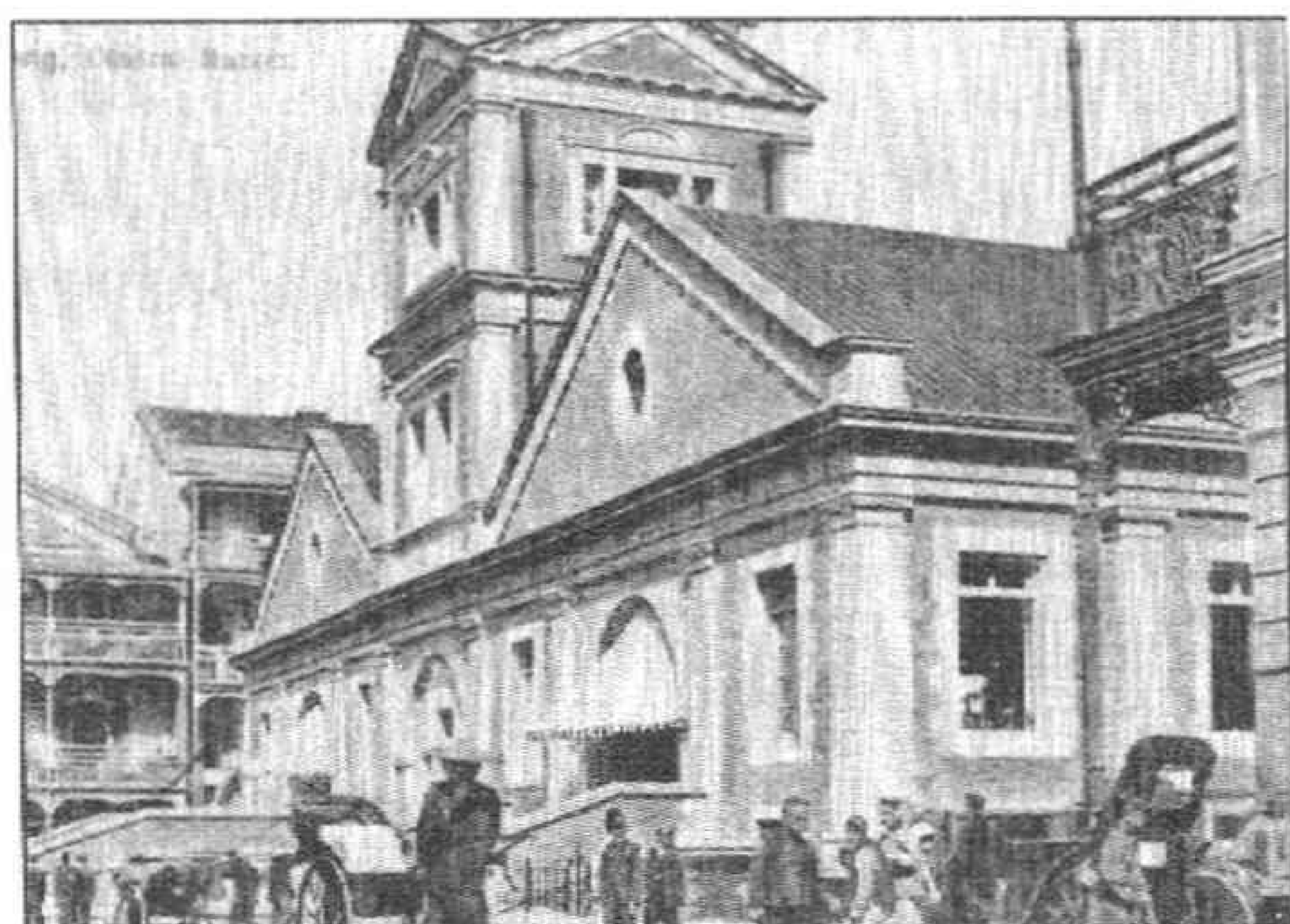
當時這現象，晚清小說家吳趼人著《發財祕訣》（又稱《黃奴外史》）有生動的描寫：

「義律乃與英國各商，在香港建築洋房，設行貿易。慢慢的外國人來得更多，一切起造的水木匠，與及細崽、廚子、洗衣匠等，在在須人，不免高出工價，求人應募。那內地的窮民，聽了這個消息，便有許多前往傭工謀食的了……不出三四年，各各都能積攢一、二百銀元，帶回家鄉去。那些鄉下人眼光如豆，看見一個銅錢，尚且如簸箕大，何況雪白雪白的銀元，被他看在眼裏，那得不耀的他眼花頭暈？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都說某甲發了洋財回來了，某甲發了洋財回來了！這個風聲播揚開去，你想那一個不想發洋財，引得無知之徒，都如水赴壑的往香港了……」

沒錯，勞工蜂擁而來之後，發現物質商品等奇缺，國內的小販便挑着大量的東西（包括雜貨、食物、雞鴨家禽）遠

道來香港島擺賣了。

沒有這樣龐大的後援，香港的大量勞工是活不成的，還有工資既佳，消費亦高，小販貨物不愁不賣，而且賣得理想價錢——比在國內高出多倍也！



初時那些小販是集中在中環一塊爛地上擺賣，每日都吸引大量的人來，日久成(街)市，這塊爛地後來就建成了中環街市(或稱「中央街市」)。

小販叫賣

香港這小島在開埠前只得二千餘人。

一八四一年五月，人口增至七千四百五十，其中英人佔二百三十；十二月已增至一萬五千了。一八四二年，數字去到二萬人，其中英人只佔二百五十九人。

一八四五年，人口為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四人。一八五三年，去到四萬人。一八五八年，七萬五千人。由此得見，國內勞工與小販大量湧入，他們對建設香港，任重道遠。

關於小販數字而有政府檔案可查者，只能追溯到一八九

一年了，其時人口十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五人，而小販人數則有二千四百二十一人。其時的華人都聚居在中上環之間，後來這一帶就被稱為「唐人街」了。而小販的活動範圍都規限於這一帶，十九世紀畫家C. Andrasi就曾把中環威靈頓街小販叫賣的情形繪畫下來。

其時香港樓宇只有兩、三層高，流動小販叫賣時操着一種特別的嗓子和聲音，呼叫起來，直衝雲霄……

「劏刀磨較剪！」

「收買爛銅爛鐵、爛玻璃酒樽！」

「雲吞麵，魚生粥！」

「豆腐花，豆腐花！」

聲音傳達到樓上，呼喚起上面的人下來光顧。又有一些小販是不靠呼叫的，他們帶備道具上街，例如賣「絨線」小販，他們會手執搖鼓，邊走邊轉動搖鼓發出「冬冬」之聲，樓上的大家閨秀就會聞聲弔下一個小籃子購買絨線。

早年小販政策

「嘿，小販叫賣，擾亂安寧！」

沒錯，小販問題早在十八世紀出現，已令政府頭痛。一八八七年，小販們在半山及灣仔叫賣，使到居住在那裏的富戶及洋人生厭，認為他們的嗓音擾亂安寧，於是向政府投

訴，而港府也因而開始立例，禁止小販叫賣。



「隨着人口增多，小販之數定必有增無減！」其時政府認為非要控制不可。於是除立例禁止叫賣外，也實行發小販牌的制度，希望藉此控制小販人數。那時的小販牌照費，是半年五角。但當局旋即發現作用不大，小販不斷增加，而且他們寧願「走鬼」也不願納牌照費。

「好呀，無牌小販一律罰款二十五元！」於是又有新例立下。

嘩，其時的二十五大元係相當之數，因為一鋪頭掌櫃的月薪也不過十元八塊呢！



所以，無牌小販一被拉上法庭，定然聲淚俱下的向法官求情：「我上有八十歲老母，下有五兒六女……」

通常法官大人都會心軟，況且這二十五大元之

數，小販們實在難以支付，通常都是輕判了事。

一九一零年，小販牌費增至八元，無牌小販可罰款至二百五十元之鉅，還立例規定小販不能上山頂及半山區與部份中環及跑馬地區賣物。但小販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一九三五年，小販事宜，撥歸市政局處理，當局採取嚴厲手段，無牌擺賣最高罰款五百元，甚至要判入獄六個月！

「為食街」與「屎坑巷」

未有大牌檔，先有熟食小販。

十九世紀中環開始發展，大量勞工集結於此，如建築工人、碼頭苦力等，中午開餐困難，於是熟食小販應運而生。他們在橫街窄巷擺檔，避開差人耳目，而普羅大眾亦懂得搵食，廉價換來飽餐。



其實位於中環士丹利街與加咸街之間的橫巷，給吃得出了名，叫做「為食街」（香港俗話「為食」即「貪吃」——該處一定很多吃的，否則怎有資格叫「為食」）。

這些橫巷其實一點風情也沒有，當你一聽到「屎坑巷」

這外號，就會嗤之以鼻了。原來十八世紀香港街頭甚少公廁設備，再加上酒樓茶室亦不闢廁所，人有三急，立刻竄入橫街窄巷，一看四野無人，這便就地解決。所以，其時行入橫巷要特別小心，一腳入糞，踩中「地雷」，那就令你極度悲憤交集了。

唉，烏煙瘴氣，可見一斑也。

雖然遠在一八六六年政府已規定市民不可隨地便溺，違者重罰，但公廁也不增建，又怎怪得市民把大好橫街弄為屎坑巷呢？

可見在「屎坑巷」光顧熟食小販，其環境已殊不衞生，只是人窮志短，奈何！

不過，舊時的流動熟食小販，吃的花樣多姿多彩，有各類粥品麵食糖水等，特別賣雲吞麵的每屆夜深上街，便敲着拍板「的督的督」，聲音單調，伴着間中的叫賣聲「細蓉細蓉」，很是蒼涼。住客落到樓梯口叫住他，小販立刻就地取材，淥一碗靚面，以報深夜裏的「知音」也。

小販管理

小販管理隊，歷史之陳跡。

一九六零年，市政局為了執行管理小販的工作，同時又減輕警察在這方面的職務，便成立了小販管理隊。

小販管理隊雖然不是警察，但獲得法律授權，將違例的小販拘捕和檢去其貨物，甚至有時執行職務動起粗來，因此便被一般違例小販視為仇敵……

「豈有此理！小販管理隊大晒呀？」

怒火街頭，經常爆發。輿論視為市政局之最大劣績，認為危害人權，結果在一九七三年改組為五隊「一般小販事務隊」，在九龍的旺角、油麻地、深水埗、黃大仙以及港島西區等工作，每隊成員共一百五十七人，由於不用拉小販，只維持小販在一九七五年開設的小販認可區的秩序和保持環境的清潔，形象改善多了。

嘿，小販既然無被拘捕之憂，漸漸霸道起來，到處違例擺檔。

不過，小販事務隊也有絕招，一於施展人海戰術，他們乘坐幾輛貨車殺至，跟着卸下鐵馬，而小販大軍就立刻從大街大巷撤退到橫街窄巷去，他們立刻把鐵馬對着通衢大道，然後在街上巡行或坐在貨車上監視，與小販們鬥耐性。八小時或十小時的對陣，小販乖乖地縮在一旁，人釘人是相當收效的，但極之勞師動眾呢！

不過，每屆黃昏，隊員撤退，小販又再湧回大街上，把鐵馬推在一旁，公然擺賣可也。

人間鬧劇

「趕到絕，一於打過！」

小販與警察集體武鬥，最悲壯一宗發生於一九八一年的廟街，市政事務署人員在廟街執行重整計劃，引起小販鼓譟……

一九七三年香港經濟不景，廿多萬人失業，無牌小販增加得極多；一九七五年為了易於管理小販，設立所謂「小販認可區」，替小販分配劃定的位置擺檔；一九七九年，政策執行到廟街，市署人員經過一番調查，接受小販登記，到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正式劃位工作展開，但小販不滿安排，先是幾十人叫囂，結果三百餘小販趕到現場阻止劃位工作，氣氛非常緊張……

「大家有事慢慢講！」市政局販商事務委員會主席出馬談判。



於是一宿無事，次日市署有備而戰，出動大批警察，抵達現場，立刻遍佈鐵馬，劃位人員在保護之下進行工作。

現場聚集了三百多名小販，其中有些事前未有登

記，認為未獲劃位，簡直趕盡殺絕，立刻鼓譟起來，在場的四十名男警與三十名女警隨即展開行動，勸諭小販離去，但叫囂愈來愈惡劣。突然之間有小販執着水喉管襲擊警察，而警察亦以警棍還擊，就這樣官民打成一片，場面悲壯……

混戰結果十人受傷，包括四名警員、三名市政人員及五女三男小販，很是誇張，實屬人間鬧劇也！

走鬼

「走鬼呀！」

嘩，小販走鬼，一走就是百多年。

「走鬼」是香港獨有的俗語，因開埠初警察頭目都是「鬼佬」(洋人)，他們率隊拉小販時，眾人就叫：「走鬼(逃避鬼佬差人)呀！」後來執法者接受賄賂，順理成章就叫做「派鬼」了，而所派之錢則叫「鬼錢」也。

小販是非常合作的，街頭的一看見「狗王車」(拉人的警車)，除了自己急急走避之外，便喊聲「走鬼」，一傳十，十傳百，一時間紛紛作鳥獸散，很快便消失了。

走鬼小販經常想出絕計，例如花點錢聘個老翁看檔，到走鬼被捕，在審訊時，法官面對此風燭殘年的老人，亦會動惻隱之心，網開一面。

嘿，最絕的都有，出現於一九八三年，叫做「走鬼

燈」，非常刁鑽。

所謂「走鬼燈」，是掛在街上店鋪簷篷頂上的紅燈，貌不驚人，是小販們合資裝設的，因那時油麻地寶靈街一帶無牌小販特別多，最怕警察大軍殺至，於是他們組織起來，聘用把風者守在街頭街尾，只要一見風吹草動，立刻用無線電遙控「走鬼紅燈」……

「嘩，紅燈着，走鬼呀！」

只要紅燈閃耀着紅光，此乃示警，立刻走得快好世界也。

於是，掃蕩小販，又一次徒勞無功！

滄海人間

鄉村教師

「隱姓埋名，做個鄉村教師！」

在我記憶中，這是很遙遠的事了，一九七二年，我剛離開大學，便往西貢一間小學代課，首次接觸到鄉鎮文化。

「喂，村屋一層價值一萬八千元，好抵㗎，不如你都買番間。」鄉村老教師對我說。

那年代，政府認可的小學教師薪金是八百元左右，年薪九千六百元，相當清貧，又怎買得起一萬八千元的村屋？如果買了村屋，真的要過鄉間隱居生涯，因為入夜之後，由市區到西貢的交通工具極稀少，路途隔涉，非常不便。

夜裏的鄉間生活相當苦悶，西貢沒有電影院，除了看電視就是打麻雀，而我卻是電影發燒友，絕對沒可能把自己「埋葬」在這裏。但我的一位師兄卻愛這種生活，真的在此買了村屋，他平生最愛是酒——父親開製酒廠，自小泡在酒缸裏大的，鄉間生活最適合他，清風明月，喝酒看書下棋，相當寫意。

「這裏的學生多數不參加小學會考！」

沒錯，鄉村父母對子女們的期望與城市者大大不同，這裏有大量的農地，有很多的漁塘（在海面還開始設漁排試驗人工養海魚），孩子們長大都在這片土地上工作，毋須要出城競爭，所以讀完小學，識幾個字，男丁們都協助家長幹活，女丁們早早出嫁生兒育女。

雖然鄉村不重視知識，但父母都很尊師重道，一見到你是老師，就會恭恭敬敬的向你打招呼，過時過節也會送些土產來學校，讓老師分享。不過，這種氣氛隨着西貢城市化，已經消失了。

鄉村學生

「嘩，二年級的陳火勝，銀行存款已經有十幾萬！」

鄉村小學的老師總愛研究學生們的身家錢財，西貢在七十年代，很多農戶都富有起來，每次政府收地，賠償一大筆，每季太公分錢，又有可觀之數，所以小小年紀的男丁，存摺也會有十幾萬元（其時打工仔月薪六百，一年入息七千幾元），使我輩窮教師非常妒忌。

「讀書還有甚麼意義，如果錢得來這麼容易？」老師們經常以此為話題，但又會自我安慰一番：「不過，知識是不能以金錢衡量的！」但大家都明白到如果自己有十幾萬元，當然不會繼續在鄉村教書，而改行做生意去了。

通常鄉村小學的學生是不夠人數的，一、二年級較多，去到三十幾人，但愈上高班愈少人數，因為孩子漸大，都需要協助家人做事，放棄學業，尤其六年級生經常只得十多人，好些還有超齡的——停學幾年之後，又再回來讀一陣子書。較偏僻的鄉間小學更差勁，經常混合班上課，例如蒲苔島小學，由一至六年級學生都混雜在一個課室，只有一名教師同時授六個班級的課，你聽過沒有？據說，這教師還要當郵差，分發信件——因為鄉中識字的人少，只有老師才看得明白，必要時他還替鄉民讀信和寫信呢！

在鄉村教書最不習慣者就是鄉下話滿天飛，小朋友們經常爆幾句客家話、潮州話等，令你聽得莫名其妙，尤其生氣時互罵，聽得你又好氣又好笑，唯有求大家：「你們講廣東話好嗎？」

「杜絲」先生

「西貢小學的杜絲先生！」

現在回憶一九七二年我的鄉村教師生涯，總覺得很遙遠，很依稀。那個時候的西貢墟小得可憐，也很舊式，給荒山和田野所包圍，靠海一邊的沼澤住滿了艇戶，環境非常骯髒，人也很窮困。

一般農戶的生活都很簡樸，很多學生從村頭步行到墟鎮

來上課，閒閒地步行半小時乃常事，他們衣着不拘，也不整齊，有的只穿拖鞋回校的，學規列明：「學生不准赤腳。」但經常都見到他們脫了鞋在課室內走動，一見訓導主任巡到來，紛紛在椅底找鞋，簡直妙趣無窮。

有時課室太嘈了，通常是一、二年級生最難定性，校長拿了籐條來，捉着一個作勢鞭打，而其他三、四個朋友立刻湧上來救人，有扯他衫尾，有抱他的腳，有搶他的籐條，齊聲叫着：「唔好打呀，唔好打呀！」校長放開一個，又去捉第二個，其他的又來救人，如此這般，校長給弄得滿頭大汗，蔚為奇觀。

最「唔聲唔聲嚇你一驚」者是其中一位男教師，臉孔白白眉尖尖，一表斯文，不過，總覺得有點怪氣，仔細觀察始知他曾搽粉畫眉，偶然見到他露出鞋面的腳部，好像是穿了絲襪的，活像演《杜絲先生》的德斯汀賀夫曼。老師們說他夜間有時女裝打扮，在九龍區活動……也許只有鄉村小學才可容納搽粉畫眉的男老師，因為傳統社會陋習把男當女養育也殘存於其時之鄉村，「女人型」的男人在鄉村社會不當一回事，也無學生取笑他，可見鄉村學校也有「開明」一面！

魚排

「小心俾魚咬你手指頭呀！」

一九七二年我在西貢當鄉村教師，會抽空跑去參觀海面

的魚排，其時的魚排都集中在西貢北，該處被劃為作大埔的範圍，主要是由於二次大戰之後，兩地有街渡行走，居民聯繫密切，貿易往來唇齒相關，故此西貢北順理成章被劃入大埔區之內。



過往，西貢北的居民大多從事捕魚及養魚，而海面也設起魚排，養着海魚。這些魚排都是用木板搭成的，浮着的，下面弔着網，把海魚養在一個範圍裏。我們坐小電船來到魚排旁邊，大着膽子跳上浮棚，輕飄飄，一盪盪，嘩，沒膽識的，定必嚇到腳軟也。

餵魚的時刻來了，工人提着一個大桶，桶裏全是一截截小魚的頭身尾等，因為海魚皆食肉，所以便要以魚餵魚，跟着把大量化學飼料倒進桶中，與魚頭魚尾混和着，然後整桶的傾注於水中，一時間但見群魚搶食，興波作浪，水花四濺，還不到半分鐘，全都吃掉了。

嘿！很有趣，我見桶裏還有一小截的魚塊，拿起來……

工人急急叫着：「喂，小心俾魚咬咗你隻手指去呀！」

我的動作立刻凝止。

據說，有個工人偶不小心，在水裏洗手，一時間群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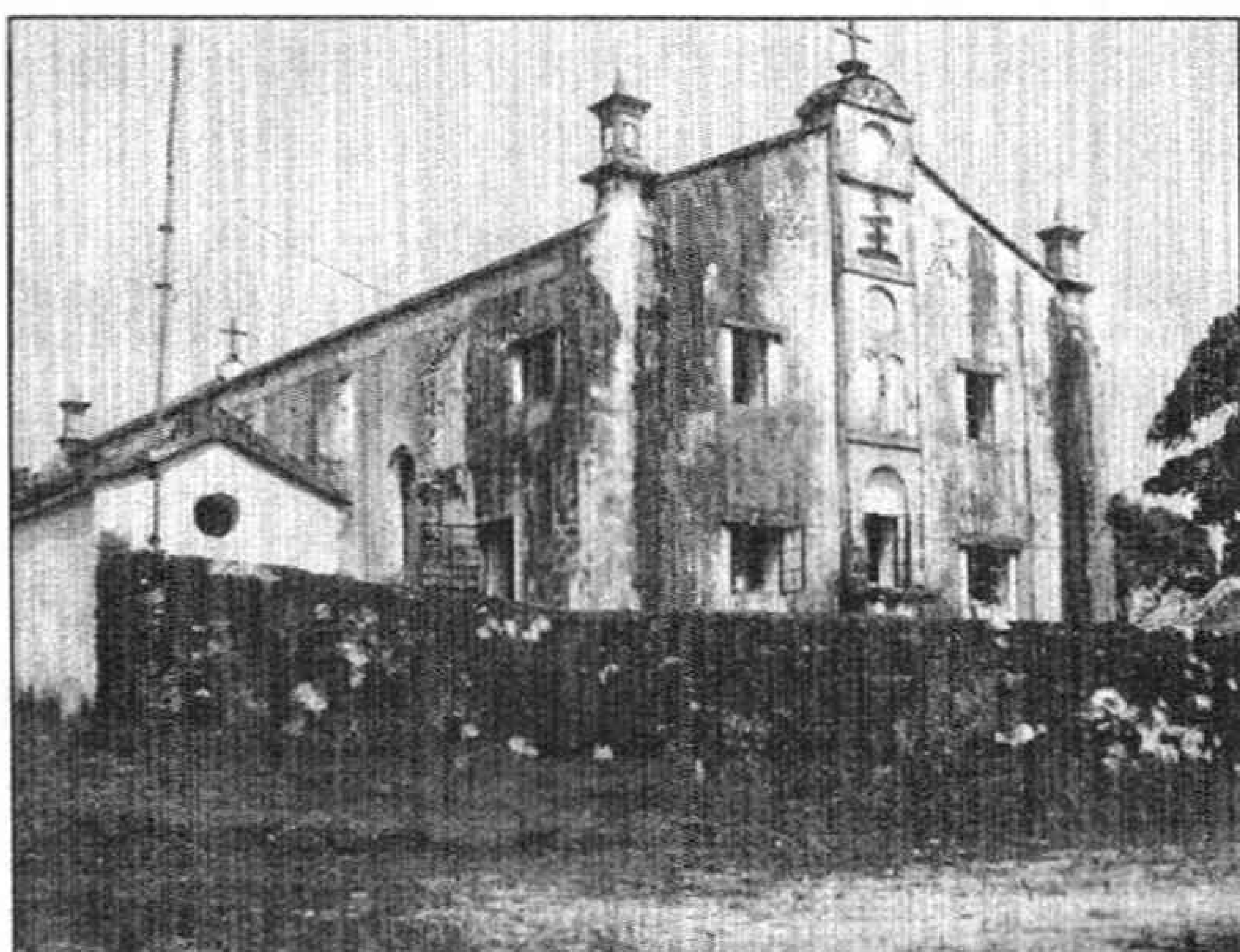
為有東西吃，一湧而上……唉……差點五隻手指都不見了。一時間聽得毛骨聳然……離開魚排，正好趕上西貢的日落！

滄海人間

七十年代初，西貢墟還是小鎮風情，舊式的兩層村屋，生活簡樸，經常見到耕牛在馬路上緩步行走……

我是教小學下午班的，每日中午十二時，我在九龍城乘坐小巴返學，沿途鳥語花香，風光明媚（但春天時節則煙霧瀰漫）。未到西貢墟之前的一段路景色最是優美，近海那邊屹立着幾幢三層的古色古香建築物，前面是一大片魚塘，襯着幾株參天古樹，遠遠看去，已感到那種幽美、那種寧靜了，我經常幻想自己能有一天住進去……但時間無情，這人間世外早已消失，我依稀覺得，變作如今「匡湖居」一帶！

今日重訪西貢墟，是令人相當失落的，全變了，高樓大廈此起彼落，我記得墟旁有兩間古雅的建築物，一間是郵政局，一間是天主堂，加添了小鎮的幽美，但如今都消失了，多麼的可惜。



特別這間天主堂，建於一八六六年，是香港開埠以來最早的第三間教堂，那時我每次經過都看它一輪的。外牆是粉綠色，襯着深棕色方形木窗，充滿南歐風情。

原來早在一八六四年，已有神父到來西貢傳道了，只能借用村屋做基地，據說，這兩名神父亦是將天主教首先傳至香港的先驅人物，所以，西貢這地方可以說是香港天主教的發源地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西貢天主堂一百一十五周年紀念日，胡振中主教蒞臨主持彌撒，但現在已成陳跡。

荒屋夜度

「今晚在荒屋過夜！」

一九七二年我在西貢小學教書，過着鄉村教師的生涯，通常每日下午六時我便會乘坐小巴殺出西貢，回到九龍城再轉車歸家，但有一天放學，兩三名好友竟來找我，嚷着要大吃海鮮，不醉無歸……

「唉，吃得太夜，沒車出市區㗎！」我告訴大家。

「冇有怕，」好友說：「此處我有間祖屋，荒廢已久，過一夜，一定好刺激也！」

果然那夜飲飽食醉，我們踏着田間小徑，在月影之下找尋荒屋，時為嚴冬，寒風刮面，大家打着電筒，四周亂照，

附近的惡狗吠個不停……

「有了，有了，是這間了！」我的朋友叫着！好像發現新大陸般。

嘩！四處都是旱如龜甲的荒田，中間就只有這兩層的破舊石屋，盡是頹垣敗瓦，陰森可怖，大家驚叫：「就是這裏？」

「以前沒這麼破落的！」朋友哭喪着臉：「有好幾年沒來此了！」

荒屋裏甚麼也沒有，只找到一張蓆，但太凍了，沒法入睡，唯有抬來兩個大炭爐，往屋外收集柴枝，就這樣燃點着取暖，看着火光熊熊：「會不會火燭㗎？」

我們又打了幾桶水放於炭爐旁邊，還是不安心，有人提議：「不如輪流守夜吧！」

真的輪流守夜，結果熬到大清早，半醒睡的，火熄了，空氣很燥，人人面有菜色，這一舊事如今仍沒忘記。

契給觀音

「這兒的觀音廟是很靈驗的！」

一九七二年在西貢教書的時候，老師們告訴我白沙灣附近觀音廟的傳說，漁民的子女如果有病，藥石無靈，就把名字和時辰八字寫在紅紙上，往觀音廟燒香禱告，向觀音上

契，而觀音有所感應，就會保佑祂的契仔契女渡過難關。

而廟祝總會說：「病好了到來還神，上了契的兒女就要初一十五食齋！」

據說，真的很靈驗，垂死的生命竟然能活下去。

當時我二十多歲，年少氣盛，斥之為怪力亂神。唉，若干年前，我朋友的六歲孩子突然患上一個罕有的怪病——紅血球停止生長，醫生們束手無策，我另一位精通五行術數的朋友教他：「就把孩子契給觀音吧，全港有三間觀音廟最靈驗，就是筲箕灣、赤柱和西貢，你不如找一間試試！」

我的朋友早已心慌意亂，惶恐無計，甚麼法子都想盡，唯有走去西貢觀音廟上契……



西貢北塔門水月宮

以後情形怎樣？

那孩子在台灣做了骨髓移植，過了三年，病漸好轉，孩子的母親說：「在醫院最艱難痛苦的時刻，我們就唸觀音經，唸幾百遍……」

是奇跡？還是信仰上的寄託？我不打算分析。

西貢北塔門島有個天后宮，在乾隆二年已建成，據漁民說，這也是很靈驗的。

香江街頭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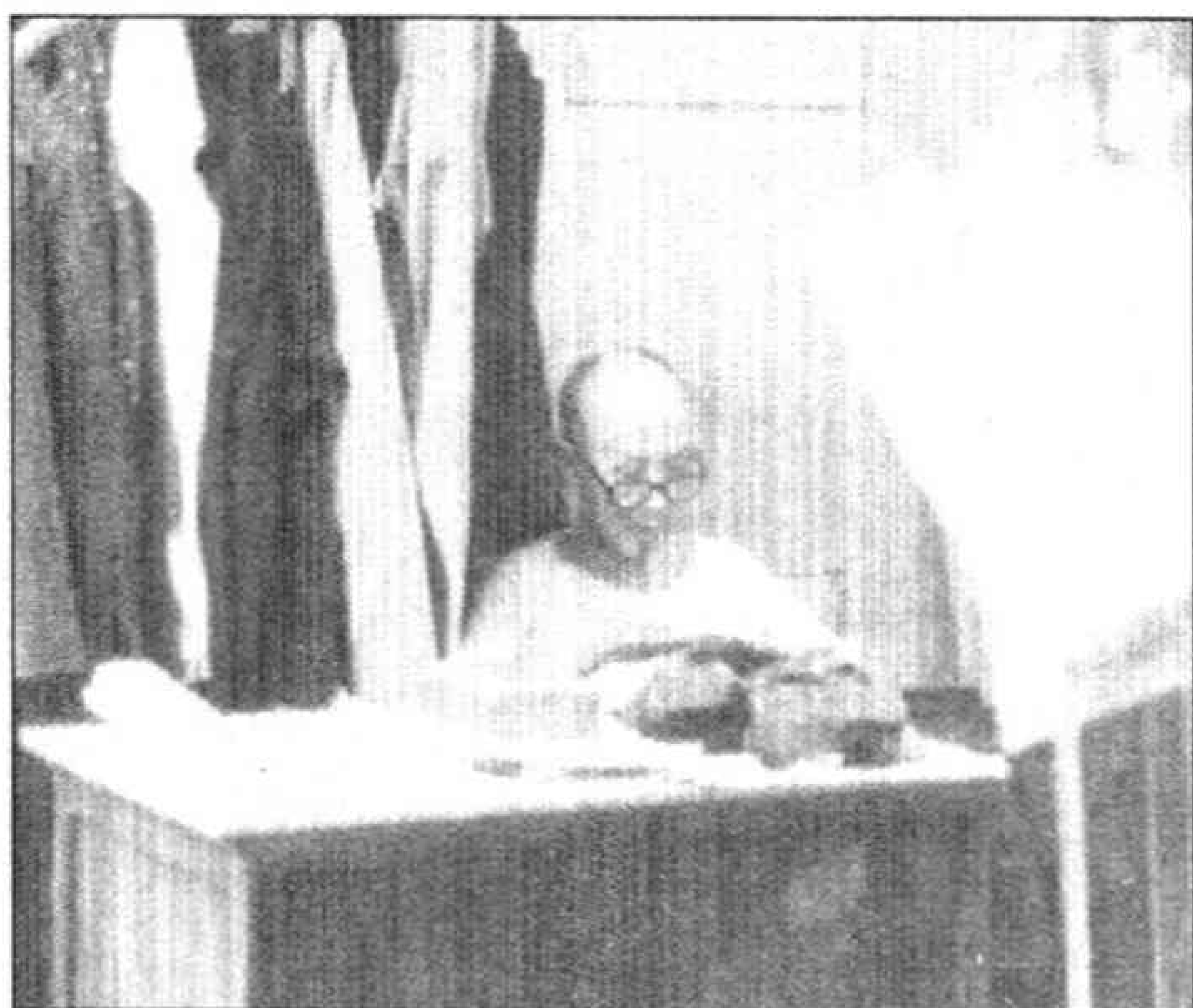
街頭織補業

「生活艱難，慳得就慳！」

舊時香港社會窮困，衣服用具等用得破舊，依然不肯丟掉：「落街搵師傅補番好佢喇！」

於是，街頭修補行業多得很，例如補洋傘、補蓆、補衫、補煲、補鑊等，不過隨着社會富裕，修補行業無用武之地，陸續已在香港消失了。

最早被淘汰者，要算補遮了。五十年代香港市民每屆炎夏都愛擔遮出街，拿來「擋日頭」，遮的用度多了，殘破得很快，街頭補遮檔便非常好生意……但進入六十年代，雨傘售價愈來愈便宜，補遮佬被迫轉行。



往日中環永吉街最多織補檔，打工仔的西裝被蟲蛀得穿了

洞，便找師傅求救，只見織補匠用幼針很小心地一針一針的把破洞修補得天衣無縫，看不出破綻來，這西裝又可以繼續穿，真好！

織補師傅都是男人當的，全盛時有二、三千人幹這個行業。他們還為女顧客織補脫了絲的尼龍絲襪，因其時絲襪屬於貴價女性用品，破了不捨得拋棄，補好了一於再穿。但七十年代香港製衣業突飛猛進，衣物價廉，先是不再有織補絲襪，繼而連西裝也不補，織補佬全面自街頭消失。



還有補蓆也不多見，以前常聞街頭叫喊聲：「補蓆！補蓆！」現在，相信沒有多少個住戶人家還瞓蓆的了，以前天熱沒有冷氣，鋪一張貴價「馬臣蓆」視為享受，如今無處不冷氣，連蓆也給遺忘，補蓆佬能不收檔嗎？

街頭賣神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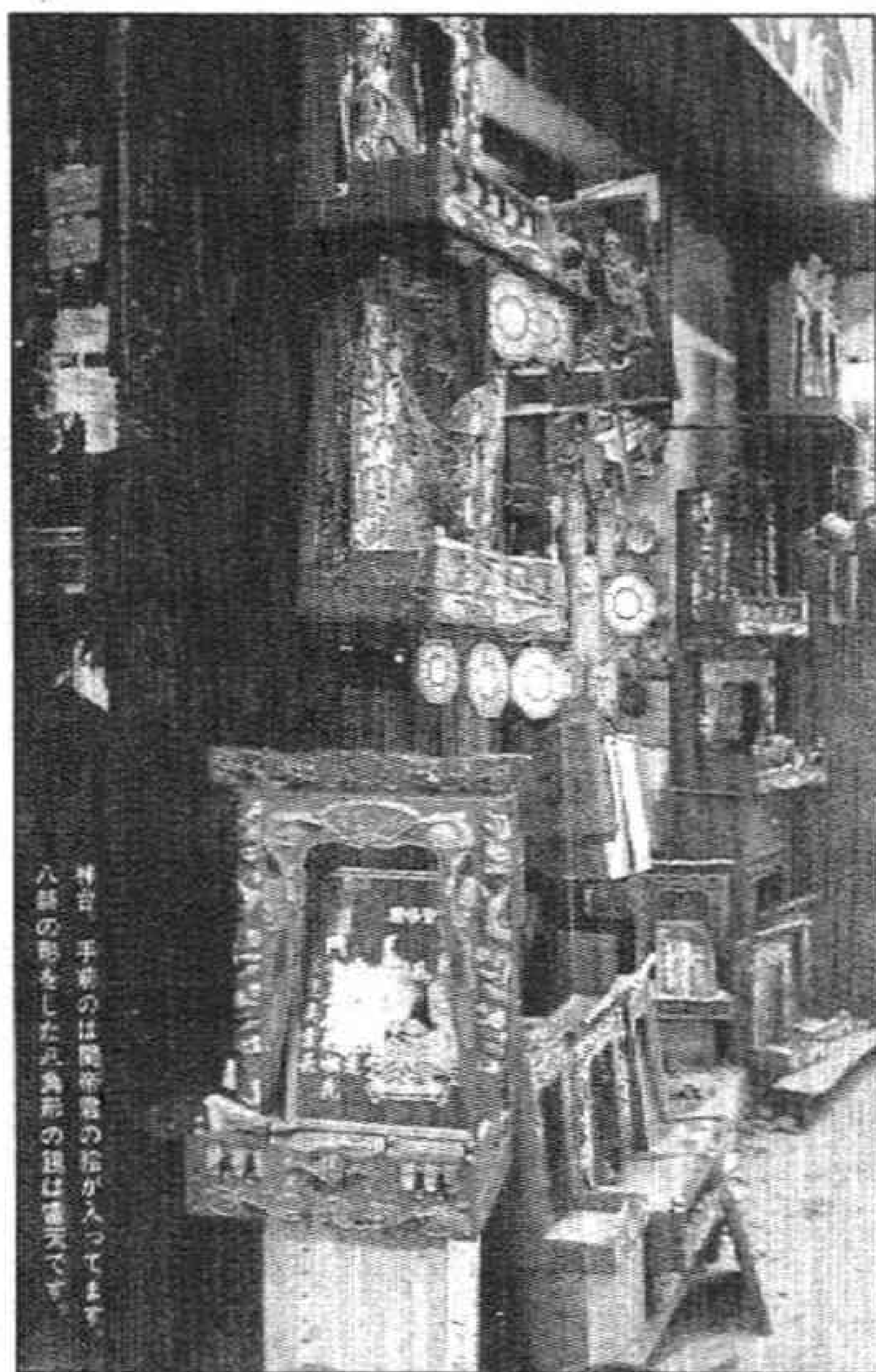
「心田先祖種，福地後人耕。」

傳統中國人重視拜神和祭祖，舊家庭大廳必有神樓之設，通常是六呎高的酸枝長几，放置歷代祖先、福祿壽財神

等，簪花掛紅，整日不息的點着神燈。

但香港寸金尺土的家庭裏，當然不可能設大座的神樓，早在五十年代，神樓已經「縮水」，只有三幾呎高，供奉在牆角高處，甚而有屈居衣櫃頂或雜物櫃上，地位尷尬。

記得六十年代，街頭檔口賣神樓者頗多，特別街市附近總會找到好幾檔的，而如今你如能找到一檔，亦算造化了。通常此等檔口乃木匠兼營的，如顧客買不到現成神樓，他就立刻代客訂造，特別那些傳統行業如麻雀館、海味店、社團商會、酒樓等仍很講究大型神樓的設計，木匠便會花費心思，替神樓雕花，加以斧鑿，彷彿是一件民間工藝品也。



不過，近年神樓已撤離街邊檔，而較大型製作神樓的工場（通常地鋪一間）亦不多見，主要原因有好幾個：其一，新一代家庭不太迷信，家裏均不設神樓；其二，很多神樓都是由國內工場供應，而香港裝修業吃香，木匠沒興趣守着街邊檔賣神樓；其三，傳統思想，神樓不可隨便更換，姑勿論生意順境還是逆境，最怕郁動了神靈，所以一個神樓可用三、四十年之久，絕對影響銷

售量；其四，近兩年新興拜神用品專門店出現，摩登的迷信男女較喜歡在該處購買拜神用品。

街頭賣神樓，現在要去新界區才得見了。

街頭木匠

「買塊洗衫板回家洗衫！」

九十年代被淘汰的東西之一：洗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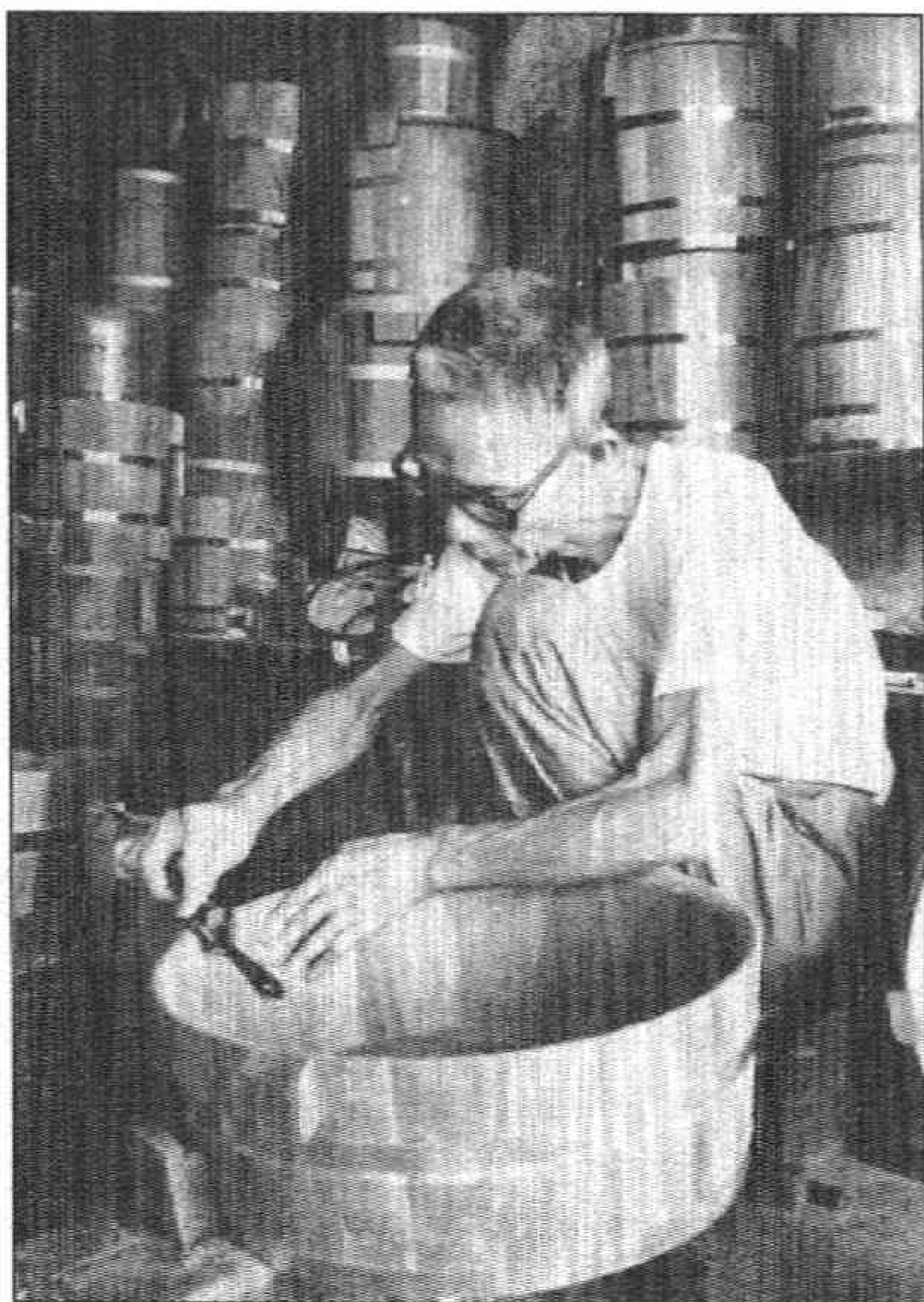
舊時香港搵食艱難，很多人投身木匠行列，學師一年半載，便在街頭巷尾設檔口，出售其木製成品了。

沒錯，五十年代初，洗衣機並未流行，唯一洗衣工具就是洗衫板了，家家戶戶都需要，銷量極高。於是，街頭「鬥木佬」生意甚佳，而製造洗衫板亦不求怎麼特別的手藝，只要識得斧鑿，駕輕就熟，每天大可以生產十塊洗衫板之多，擺在檔口讓家庭主婦選購。

既有洗衫板，當然不能沒有洗衫木盆，因其時香港工業尚未起飛，未有塑膠盆出現，連帶鋅鐵盆也罕有（價錢亦不菲），一般市民只能用傳統的木盆洗衣服，所以檔口的木匠亦製造木盆和木桶出售的。

製造木盆和木桶，技巧高得多了，首先要將杉木一塊塊的剜開，再將杉木塊一塊塊地用自製的竹釘釘合成盆形，跟着在盆外嵌上鐵圈，最後進行磨光的工序，木盆就造好了，

就算熟手的工匠都需要一整個工作天才可以生產一個木盆呢！



賣洗衫板和木盆的檔口多設於街市附近，因家庭主婦每日都在該一帶出沒。還有，舊時街市魚檔需要大量木盆和木桶盛載魚蝦蟹，而豬肉佬的肉枱，燒臘檔的大砧板全部都要光顧木匠的，所以識得「鬥木」不愁沒有生意，勤勤奮奮一家溫飽也。

今天，洗衣機淘汰了洗衣盆，膠盆鐵盆淘汰木盆，街頭又少一行業了！

街頭上空工作

「永遠在街頭上空開工者，是甚麼人？」

當然搭棚佬是也。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在樓宇外面和建築地盤上空工作，永遠睇天開工，搭棚佬辛苦得來又吃香，吃香得來又買少見少，真有趣！

六十年代，香港搭棚業最光輝時刻，因為社會面臨新舊

交替，到處改建高樓大廈，棚架此起彼落，搭棚師傅日薪百元，傳為佳話，當時經理級行政人員月薪也不過千元左右，但開足工的搭棚佬卻能月入三千元，確令很多打工仔眼紅。



不過，跟師傅入行學搭棚是相當辛苦的，起碼學三年師，跟出跟入，服從師傅命令，只得薄酬，滿師之後還要給師傅服務一個時期，名為「挨師」，作為拜師的酬勞，非常不合理，令到後生仔望而卻步。所以，其時之搭棚技術，多數是父傳子，而到七十年代，搭棚佬愈來愈少，因為那些師傅輩已經垂垂老矣，心血弱兼腳弱，無法開工，結果退出街頭，但又後繼無人……

於是，一九七七年觀塘建造業訓練中心始創「搭棚班」，每年都訓練出幾十名搭棚工人，使到搭棚的傳統技術發揚光大，而街頭上空不再孤獨。

一九八五年，搭棚工資每日二百元。

一九九零年，搭棚工資每日六百元，搭棚工人月入過萬元，而且出現了女搭棚工人，以前搭棚亦用女工，不過是在棚底負責托竹，如今卻可在棚上紮竹了。

婦女街頭行業

「請個梳頭婆返嚟梳吓個頭！」

街頭婦女職業之一，就是梳頭婆，現在接近絕跡了。舊時婦女梳髻，遇到大喜慶節日，就要幫襯梳頭婆美容一番，其步驟不外乎：刮面（用一條線把面上的汗毛和毛孔的污垢刮去）、洗頭（用「茶仔粉」開熱水洗頭）、梳髻。



窮苦人家的婦女出街光顧梳頭婆的檔口，街頭放幾張凳仔、一個洗面盆，開檔的基本用具，婦女們坐在凳仔上也會靜心等待的，但富貴人家的婦女早就約好街頭的梳頭婆，要她們按時上門服務。

另一種普遍的婦女街頭行業，就是上門為太太小姐縫製衣服。舊時歲月不少富有人家，在嫁娶、做壽、兒子滿月等喜慶，在設宴款待親友之前，或者過年過節都要縫製衣服，他們選購好布料之後，就聘女裁縫師上門替太太小姐們服務了。在平時，這行業的婦女挽着竹籃及縫衣用具，隨街叫喊，為窮人家縫補破爛了的衣服。

在洗衣機尚未流行的五十年代，還有一個很普遍的婦女街頭行業，就是洗熨了。婦女向一些機構（如酒樓、政府部

門）接來大批衣物，通常她們用舊樓的天台做工場，把衣物洗乾淨，晾曬乾了，然後熨好交貨。為了想招攬更多的生意，她們都愛在樓梯門口掛一塊木板，上書「某某洗熨」，



還架起熨板一張，女人在此熨衫，一來開工，二來看檔，三來做生招牌，而單身住客也樂意找她們熨西裝呢！

街頭公廁

「入門三步急，出門一身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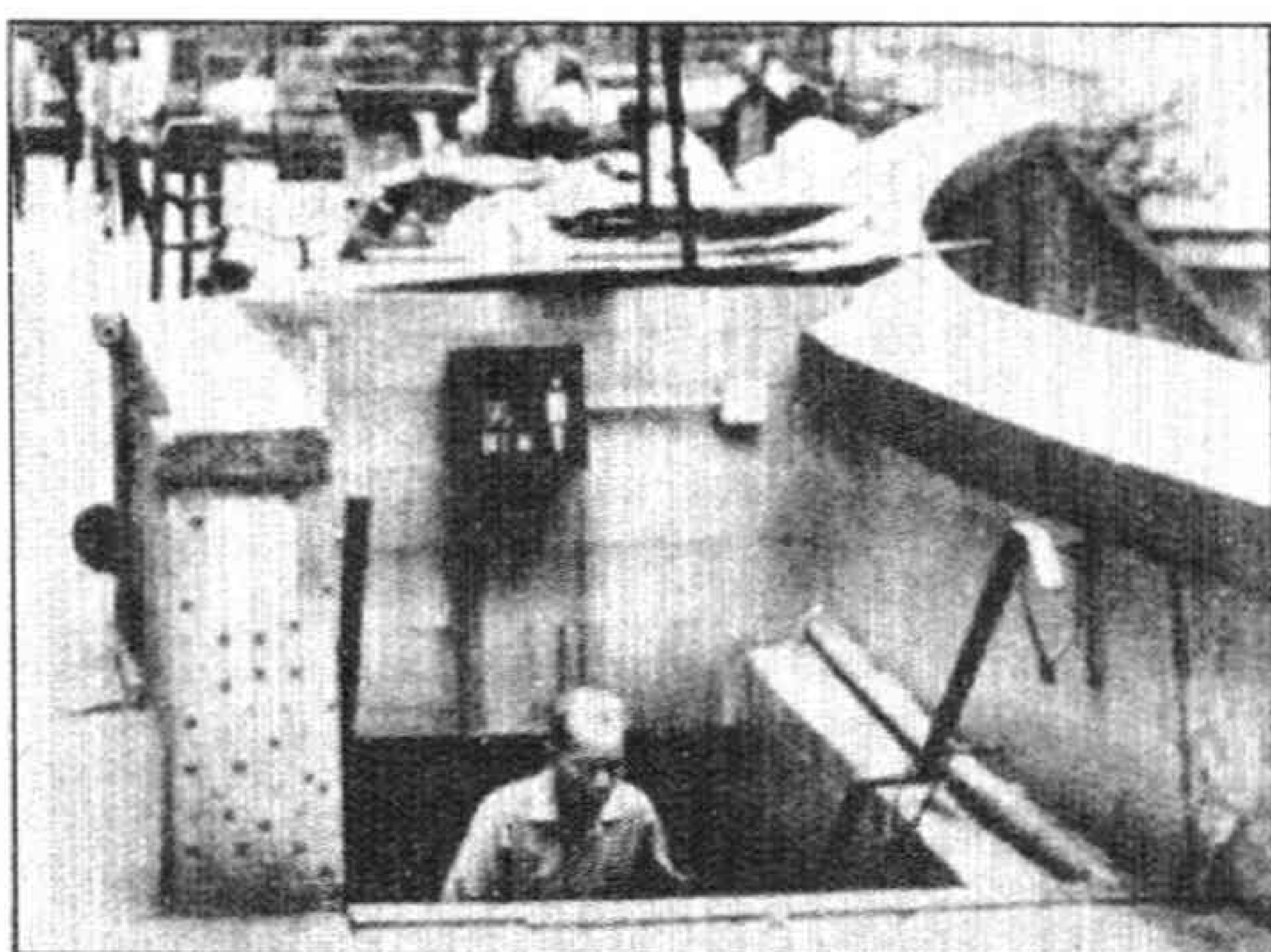
此乃港人光顧公廁之名言，出於某大才子替公廁起的對聯。

今日香港街頭公廁之多，已屬世界之最，值得我們驕傲也。

不過，十九世紀初公廁建設不多，甚至酒樓茶室等最普遍之公眾場所，亦多數不設廁所，人有三急，還是找條橫巷就地解決。於是，香港那些橫街窄巷簡直臭氣沖天，俗稱「屎坑巷」便是了。

香港早期的公廁多設於地底，以其難登大雅之堂，不像

今之美輪美奐，而且只設男廁，不設女廁——因為其時女性在戶外工作活動的不多。這種地下公廁現在碩果僅存者尚有一個，位於皇后大道中，甚有資格列為古蹟，有興趣者不妨去「觀光」一下。



七十年代末期，香港社會發展已甚具規模，公廁陣容鼎盛，據一九七九年一段報紙文字的講法：

「全港公廁，數目一百六十七間，馬會外圍投注站，已開設逾二百間，同係方便「出水」，後者服務勝百倍……單係中區，已有公廁三十四間，佔總數達五分之一，此等公廁，如果依地價計值，價值驚人……東頭邨等新邨，公共浴室係罪惡淵藪。非身歷其境者，無法想像該區少女如何要人護送出入浴室，至於間中便急如何解決，則更需要閣下幻想。」

街頭惡霸

「街頭霸王，無惡不作！」

香港街頭極不平安，惡霸橫行，層出不窮。五十年代，飛仔飛女為患街頭，皆拜西風所賜，尤其占士甸電影《阿飛正傳》，影響甚深，動不動就掣出彈簧刀，四出欺負弱小。

所謂「阿飛」？語出上海話，乃指「洋場惡少」，五十年代拿來形容那些梳「飛機頭」穿窄腳褲的西化放浪青年。未幾，街頭出現了飛車黨，他們是身穿紅色或黑色飛機恤的阿飛，踏着電單車，在夜間聯群結隊的出現街頭，還自命「地獄天使」（Hell's Angel），每當深夜十二時，幾十名電單車手就在灣仔修頓球場結集，跟着浩浩蕩蕩出發，進行非法賽車，亡命街頭。

阿飛問題其時鬧得很兇，街坊們紛紛組織「剿飛隊」，夜間守衞街頭，一見飛仔出現即迎頭痛擊，非常誇張。

飛仔飛女其實不算是社會的毒瘤，最致命的始終是幫會人物，他們在街頭販毒，在戲院炒黃牛，四出收保護費，無惡不作，而街坊也似乎未組織過「剿黑隊」呢！

七十年代之後，幫會人物愈來愈兇惡，將放貴利「合法化」，即是組織財務公司，暗中經營「大耳窿」行當，其時遇到賴債逃遁者，將其資料貼於街頭，讓人人得知此君欠債，非常惡毒，而這「絕招」竟沿用至今，狠辣之極，而且，還變本加厲，殺上債仔居所，放火燒屋！



艇婆傳奇

艇婆

「嘩，成個艇婆咁樣㗎！」

舊時香港俗語話女人黑黑實實，其貌不揚，就會贈她一個「艇婆」的稱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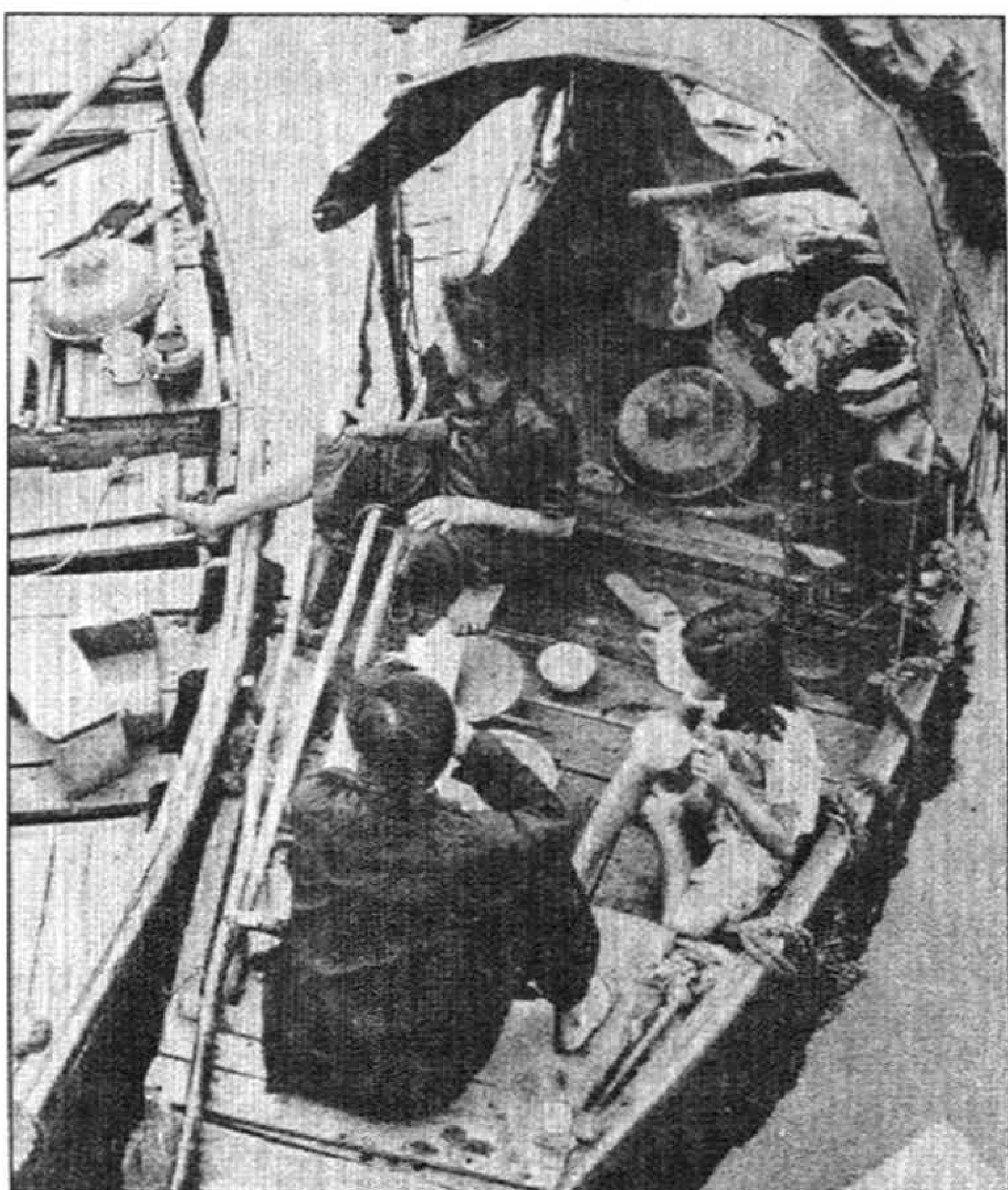
所謂「艇婆」其實又係指「蛋家婆」(後生者稱「蛋家妹」)，以前是備受歧視的，因為這種女性一生居於艇上，與烈日海水為伍，飽受風霜，容易衰老，皮膚又弄得黝黑粗劣，於是此「艇」就成為「醜婦」的代名詞了。

「蛋家」的「蛋」，原字係「蜑」，讀如「但」，不過香港人愛讀如「鄧」。

「蛋」本是南蠻之一種，以舟楫為家，以打漁為業，自唐朝以來，廣東福建近海一帶地方，都住着他們，明朝曾在廣東設立一個「河泊司」加以管制。所謂之「管制」其實係執行律例，嚴禁蛋家不許到陸上居住，因為他們被視作「賤民」，不能跟普通人一樣的待遇。

其實這個民族早在漢朝初年已為人所知，《淮南子》云：「使但呼竿，使民厭竅。」

那個「但」就是指「蛋民」或「蛋戶」。後來韓愈在文章中寫有「林蠻洞蜑」，柳宗元之所謂「胡夷蛋蠻」，全都是指他們。



據說蛋家分為四種：捕魚為業者稱「魚蛋」，取蠔者稱「蠔蛋」，採珠者稱「烏蛋」，伐山採木者稱「木蛋」。

尤其這「木蛋」，值得講多一句，原來蛋民也有離船而居於山上的，以伐山採木維生，而韓愈描寫的「林蠻洞蜑」似乎就是指這種「木蛋」。

不過，蛋民多以舟為家，所以亦稱「龍戶」也。

蛋戶採珠

「凡采珠必蜑人，號曰蜑户，丁為蜑丁……常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

以上文字錄自宋代蔡絛著《鐵圍山叢談》，原來「蛋家」

最早是專業採珍珠的，而古代香港大埔海域盛產珍珠，所以早就有蛋家聚居於此，屬於絕對的原居民也。

採珠行動可追溯至千多年前的五代南漢，大埔海其時盛產珍珠，該區域為官方稱「媚川都」，那個海就叫「媚珠池」了。

五代時，南漢末帝劉鋹視珍珠為瑰寶，派遣士兵數千人，強迫大埔的蛋民採珠，而採珠手法絕對慘無人道。其時，劉鋹遣巨舶百艘，每船載兵數十及蛋民多名，那些蛋民背負一竹簍，腰間繫一粗繩，繩末附縛一巨石，這樣跳進海裏，就會直沉海底。而繩子另一端則縛於船轆轤，還有小銅鈴一個，當海底的蛋民摸得珠蚌或呼吸不繼時，便拉動身上的繩子，船上小銅鈴一響，士兵們便合力轉動轆轤，人就被硬生生的從海底弔上來了。

這採珠方法實在太危險，十人入海，大半數死亡，這大埔海域就遍佈蛋民冤魂。

這南漢末帝劉鋹，窮年累月的採珠，所獲極豐，其宮闈殿宇，均以珍珠作裝飾。其後宋太祖命潘美南征，廣州遂陷，南漢宮闕，多遭焚燬，潘美尚得珍珠七簍回京，獻呈太祖。太祖認為苛政，下令停止，大埔採珠進貢的定例就被廢除了。

豈料到了元朝又被恢復，朝廷派出三名監督官來監視採珠，但蛋民們不堪虐待，紛紛逃亡！

鹹水妹

「蛋家雞見水──冇得飲！」

舊時香港很流行這句俗語，譏人得個睇字，「有得睇冇得食」，亦含有性意味，例如講到某美女：「佢靚又點啫？已經嫁咗人咯，直情係蛋家雞見水喇！」

蛋家婆有時愛在艇上養幾隻雞，免得餐餐吃魚，她們養雞的方法：造一個竹籠，安置在船尾，雞就養在籠中，臨着水面。

蛋家的雞是以肥嫩着名的，因為牠們所食以魚蝦為多而又終年被關不放的緣故。這倒害苦了那些雞，整天被懸掛在水上面，眼看着滔滔碧水，卻一滴不能到口。「蛋家雞見水」就係比喻那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形，亦專指男人眼看女人而不能弄到手也。

香港開埠之後，華南沿海的蛋戶也陸續到香港來，他們的舢舨，為洋船與岸上倉庫之間的貨物裝卸而奔忙，最初洋人的住房和馬路建築所需材料，也是船家們從沿海地區乘黑夜偷運來港的。

因為其時蛋家屬「賤民」，亦有艇婆賣淫，招待嫖客上船進行交易，上海稱「旦家妓」，香港叫「蛋家雞」或「水雞」，有時又叫「鹹水妹」的。

據《餘墨偶談》云：「上海蛋户之為海娼者，人呼之為

鹹水妹。」

鹹水，當然指居於海上之義。不過，據日本學者研究，這「鹹水妹」三字實係英語Handsome Maid之音譯，意謂「俏女傭」也。

何者為正確講法，不得而知！

艇娘安妮

「現在由艇娘安妮致送紀念品給機師！」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泛美航空公司超級巨型豪華客機波音七四七「珍寶」號來港首航，該公司舉行盛大儀式，以慶祝「香港航空從此踏入超音速噴射時代」。



在慶祝儀式中，八十六歲的蛋家婦人「艇娘安妮」最受人注目，因為她應邀代表本港市民，贈送紀念品給「珍寶」機的機長，而有關她的傳奇就紛紛刊載在報章上：「她是香港航空史上的代表人物，沒了她，就少了一分光彩，艇娘安妮貢獻至大……」

原來三十年代中期，香港機場簡陋，而其時的飛機作民航之用者，多屬水陸兩用機，它們不降落於跑道，而是降落在跑道旁邊的海面上（因此港人就叫它做「水機」）。有一個艇婆叫陳天的，她專做的工作，就是划艇靠近飛機，替機翼縛浮泡，好待陸上的苦力用麻繩把飛機拖至石礐。搭客落了石礐之後，她便划着艇，接載客人上岸了。外國人覺得好新奇，對這艇婆特別有印象，就送個英文名給她——「安妮」，她便有了「艇娘安妮」的花名。

其時之水陸兩用民航機載客量六十人，來港班次亦甚少，飛機及搭客上落，艇娘安妮差不多可以一手包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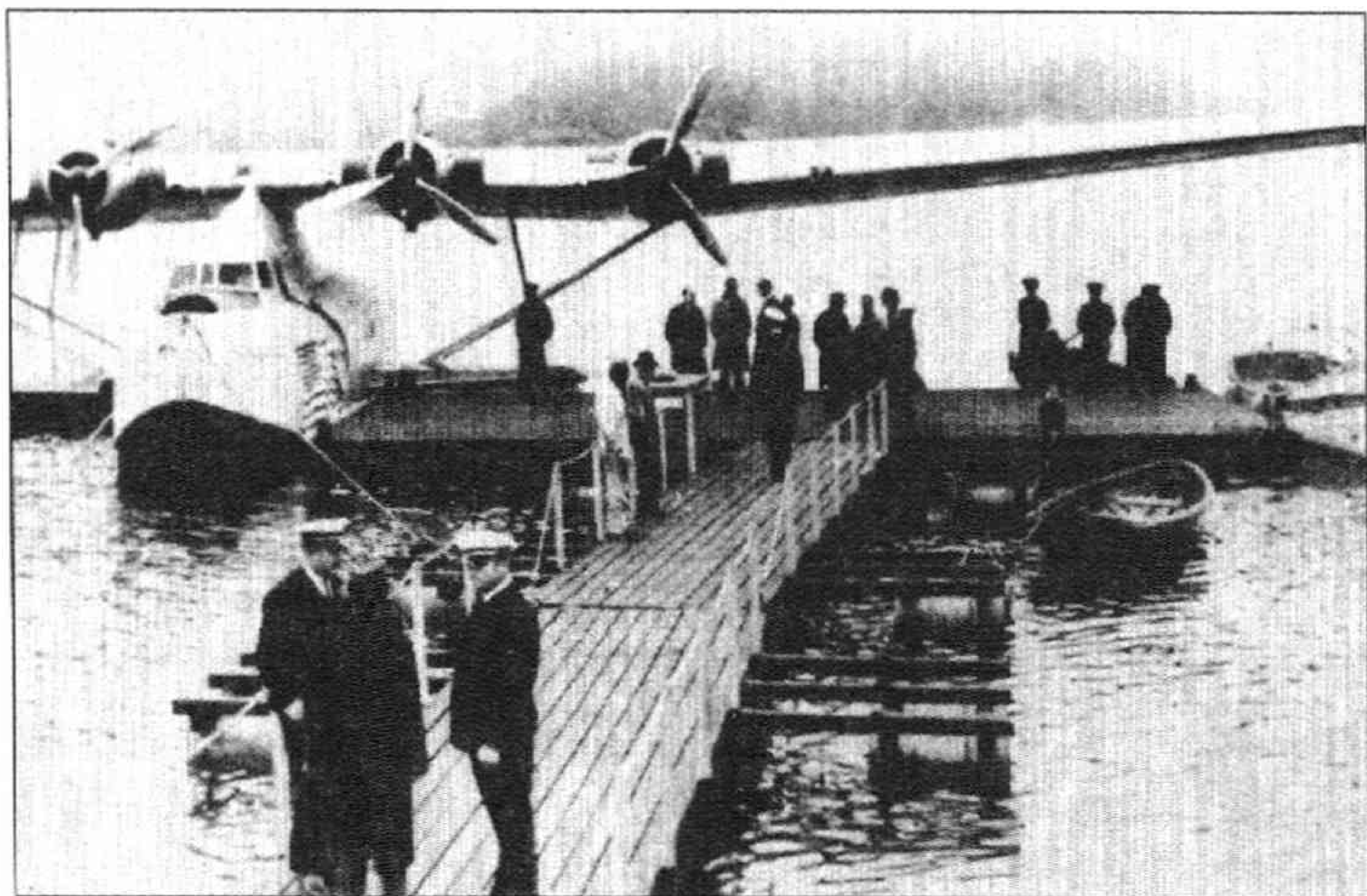
當外國遊客看到整個別開生面的飛機降落過程，都嘖嘖稱奇，尤其稱讚安妮好工夫，還爭着與她拍照留念。

由此得見，在香港早期航空發展史上，艇娘安妮是多麼的重要，有關她的傳奇，下文續談。

泛美欠糧

「最初我是在九龍城魚排打魚的！」承接上文繼續談艇娘安妮傳奇。

「因為當時的九龍，崎嶇不平，飛機無法在陸上升降，所以來往香港的空中交通工具，就只有水機降落海面，而乘客的上落都要靠舢舨運載，當時就有一位外國人，叫摩士的，



來問我是否願意替他們划客登陸……」

最初她所划的客人，是一九三五年中國航空公司，一九三七年替泛美航空公司首架抵港的「飛剪號」水機綁縛浮泡，因當時班機只不過每星期一兩次，所以安妮一手包辦，亦不感忙碌，航空公司給她月薪二十八元。

不過，在日軍佔領香港之際，安妮差點為航空事業而捐軀。當時泛美的水機剛好降落，安妮正忙於工作，遠遠天際傳來「隆隆」巨響，岸上那些苦力急急逃命，而安妮卻懵然未覺，還以為飛機演習，直到一排排炸彈投下時，她才大驚失色，手足無措，而最恐怖者，竟有一枚炸彈落在她身外十呎水中，幸好沒有爆炸，否則安妮早就沒命了。

戰後，香港航空發展一日千里，水機亦被淘汰，艇娘唯有退休上岸了。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泛美航空公司超級巨型豪華客機波音七四七「珍寶號」來港首航，該公司舉行盛大儀式，當然邀請安妮出席，那時她老人家已八十六歲了。

她打趣地說：「泛美尚欠我工資！因為當日飛機轟炸香港，正是糧期，就連我的人工都炸得沒着落了，所以至今，泛美仍欠我一個月糧呀！」

海員之母

「瑪麗黃，世界海員之母！」



戰前，香港有個傳奇女性，她在海員界地位崇高，大家都尊稱她做「媽打」的。一九七零年，這瑪麗黃擺一百歲的壽宴，記者還訪問過她。

十九世紀初，瑪麗黃的家鄉汕頭窮困不堪，她唯有帶着年幼的兒子來香港討生活，因為她出身漁民，見香港洋船往來頻密，就給她想到划着舢舨，背着包裹，裏面都是些日用貨品及內衣褲等，登上一些抵港的洋船，向海員兜售。

其時好多外洋船隻來港只為上落貨或補充食物食水等，一日半日就要開走，而海員亦無暇上岸購物，瑪麗黃便大受歡迎了，她取價公道，為人誠懇，好些外國海員還樂意與她交朋友。

但瑪麗黃的一生最大的轉捩點，就是認識了「大來輪船公司」始創人羅拔・大來先生。相當巧合的，那次她偷上該公司一艘郵輪向海員售物，突然消息傳開，謂有遊客遺失了一隻價值連城的鑽石手鐲，希望拾遺者舉報，而瑪麗黃剛巧拾獲，便很誠懇地立刻把它歸還原主。當日羅拔・大來剛在船上，立刻透過翻譯，問她想要甚麼報酬。她說：「我只要求一張在船上售物的許可證，讓我能安心做點小生意！」

羅拔便毫不考慮地簽署了一張永久性的登船售物證給她，她的生意也轉佳。海員多數好賭好酒，有時手頭拮据，瑪麗黃就會慷慨借點錢給他們，甚至關懷的勸他們不要酗酒豪賭，海員很感激，所以都稱她做「媽打」。不過，戰後瑪麗黃有難，「兒子」們如何救她，下文分曉。

「媽打」有難

「媽打，我想借二十元上岸！」

續談「海員之母」瑪麗黃傳奇。

當海員們手頭拮据，問她借錢，她永不推辭的，還很大方的說：「下次船來再還我吧！」那些海員便會自發地簽欠單給她。有時，有些海員在岸上鬧事，被押在警局，他們都不敢向船主求助，卻去求「媽打」替他們交保釋金。當有海員醉酒誤了船期，滯留香港，她一樣樂意照顧他們。

「到香港而未見過瑪麗黃，不算到過香港。」外國海員界就流傳着這句說話。

唉，好景不常，日軍佔據香港，瑪麗黃辛苦經營三十多年的血汗資本竟毀於一旦，只好與兒子逃去粵北韶關暫避，環境極為惡劣，生活非常困苦。

不過，她手頭上仍存有數百張海員的借據，於是找個懂英文的人，代她寫了三封信給美國海員工會，請工會轉囑欠錢的海員還款救她。總工會便把她的信分轉各地工會，而雜誌也紛紛轉載她的傳奇事跡。

紐約的《星期六郵報》大字標題：「香港老瑪麗在苦難中」。

而另一報紙的標題：「香港瑪麗黃——一個難以遺忘的人物」。

消息傳遍國際，海員立刻還錢，甚至工會方面更匯一筆可觀金錢給她。

太感人了！瑪麗黃總算捱過難關，戰後返港重整舊業，一帆風順，退休後居新界享受天倫之樂，而且活過了一百歲。

漫談《華商報》

《華商報》

「《華商報》影印本，全十八冊，售價一千五百元人民幣！」

趁着回東莞（我的祖家）渡假，順便上廣州市古籍書店買了全十八冊的《華商報》影印本，重甸甸的托回家，給「文化重負」壓到差點粉身碎骨。

《華商報》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香港創刊，是以夜報形式（其時稱「晚刊」）出版，乃四十年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香港刊行的綜合性日報。據所附之影印說明：「它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整個進程，保存了中國社會在這段期間各方面的資料，是中國現代史有廣泛影響的報紙之一。」


華商報
晚刊
敵坦克與騎兵同時進犯
鄭州附近展開大戰
自晨至暮敵機狂炸市區
敵軍浮屍有如山積
汨羅江水斷流
經過四十日惡戰
冀察晉包圍粉碎
美日談判無進展

但我認為，除此以外，它有着很多原始資料，記錄着四十年代香港社會變化和市民的生活，對研究舊香港的一切，

作用極大。

《華商報》的出版有兩個時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停刊原因：日軍已攻陷新界九龍，香港危在旦夕，未幾淪陷，愛國文化人紛紛逃亡）；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由香港重光到中國解放），共計出版了四年又五個半月的報紙。

至於出版的目的，當然是處於抗戰時期民族生死存亡，進步的文化人利用海外陣地鼓吹團結救國，正如創刊號指出：「我們在這重要的時代，處身在這遠東大局的神經中樞——香港，深深地關切着祖國的運命……中華民國每一兒女，不論在國內，或是在海外，一致繼續不懈的努力的……」

開天窗

「報紙開天窗，蔚為奇觀！」

翻閱一九四一年《華商報》，發現報章上開了很多洞，在文字堆中突然開了一個空白的空間，看得你莫名其妙。

這種「開天窗」的現象，在三十年代香港的報紙已可見，尤其淪陷前香港政治風雲變色，而政府為保持中立，對很多新聞報道和社論都加以檢查，抽起一些文字，而報館又因缺乏時間補稿，唯有讓它開天窗，編輯有時會在空白處印上「全文被檢」四字，作消極抗議，讓讀者知道該報不滿政

府的無理取鬧和藐視新聞自由。

據老作家兼學者劉逸生所著自傳《學海苦航》，他少年時曾在報館做後生，每天的工作就是負責拿稿子去送檢：

「那時候，香港英國政府立了一條苛刻的法例：所有中文報紙的稿子，都要送到華文政務司的華文報紙檢查處進行審查，凡是『有違礙』的新聞、圖片、漫畫都不許發表。這種新聞檢查制度，當年在上海的魯迅先生和報紙雜誌編輯也是同樣領教過的。所謂『違礙』的內容也差不多，不許宣傳共產、不許宣傳罷工、不許有反對英政府的言論，後來又增加了不許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報紙因此就經常出現一塊莫名其妙的空白，或在空白上臨時填上『被檢』字樣。」

在抗戰時期，英日關係尚未惡化時，香港報章不能用「日軍」之稱，轉寫為「×軍」，非常搞笑！


柚木裝修總工會
今年開成立大會
【本報特訊】
全文被檢
華人青年會今舉行週年水運

報紙檢查

「華文政務司的華文報紙檢查處，日日夜夜大排長龍！」

繼續談三十年代香港政府如何檢查華文報紙。那時的檢查處位於中區的中環街市對面，就是消防總局大廈上面的辦公室。

據劉逸生（當時他在報館任後生）《學海苦航》的描寫：「這個報紙檢查處只佔一個十來平方米的房間，裏面放着四五張書桌，通常有七八個中國人在裏面掌握着文字的『生殺大權』。房間的兩扇門是整日整夜掩着的，好像怕誰來窺探室內的秘密……」

每日每夜報館的後生拿着紙樣在外面走廊大排長龍，逐個呈交官老爺檢查，檢查完畢立刻飛跑回報館，趕着印刊。

劉逸生說：「那時的香港英政府是袒護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我每天把新聞稿和文章送到新聞檢查處，那些檢查老爺就拿起紅鉛筆，把『日寇』的『寇』字塗掉，把揭發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文章和漫畫打上交叉，不許發表。於是，香港中文報紙的版面上，便天天都出現『日□』或『□』的鉛字，不過讀者都知道那些『□□』是代表甚麼。報紙開天窗也多起來了。英國統治者標榜的甚

東拉西扯

東京國民新聞對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的演說，竟稱之為「火小聲大」，反之自然是証明日本的海相島田「火大聲小」，而首相東條則正在起草其吹噓，準備「大聲狂吠」一番。

◇英國一家大工廠食堂的女經理說，抗議「食後之飲食」。倘使她是一個大酒店或大餐館的經理詩，將立刻受到老闆解僱的處分了。

◇上海有納粹黨散發排猶傳單，這不是說明日本勢力的「囂張」，而是說明日本勢力已經為納粹所支配。在納粹支配之下、今日之義大利即明日之日本。

◇「計及空防，危險之時機即將到臨」。——這是日本國防總部參謀長河邊的廣播。「作賊者心虛」，安知不是日本準備冒險的一個暗示呢？

◇同在時都吃飯，而公務員吃的是二三五元一石的「官米」，普通人民吃的是三一五元一石的市價米。□□□□□、□□□□□，□□□□□□□□□。然而即使，吃不米，公務人員也還得以舊衣服舊鞋，幫給與貨店，纔能維持生活。這又証明：民窮官亦苦，發財者另有其人。

麼『民主』，甚麼『新聞自由』，是這麼回事。」

一九四一年《華商報》的一個小小專欄，內文提到陪都（重慶）人民之苦，連公務員也不能生活下去，文中有整整一行字被刪去，非常誇張，而又屬於無可奈何，報館苦笑之餘唯有照登可也！

烽火故鄉

「血雨腥風，巨炮聲驚破鴛鴦夢；金戈鐵馬，好兒女衛國保家鄉！」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份的《華商報》找到粵語片《烽火故鄉》的廣告宣傳語，如今保留到的香港淪陷前電影只有寥寥幾部，其他都失傳了，這《烽火故鄉》也不例外，能夠流傳的，就只有這段廣告。

《烽火故鄉》是改編自陳塵舞台劇本《魔窟》，描寫日本侵華，淪陷區的非人生活。該片編導是盧敦，演員計有李清、林坤山、馮峰、楊依華、陸小仙、吳回、劉桂康、高魯泉等，其宣傳語

中央戲院
鐵定十七日隆重獻映
新中公司 最新巨獻 幽默諷刺 偉大名片
抗戰以來最成功最受歡迎的陳塵先生原著劇「魔窟」改編電影。
烽火故鄉
血雨腥風，巨炮聲驚破鴛鴦夢！金戈鐵馬，好兒女衛國保家鄉！
最合理想的演員陣容
李清 林坤山 馮峰 楊依華 陸小仙
盧敦先生編導
使你含着熱淚大笑！
使你熱血沸騰興奮！
阿牛賣豬

句：「使你含着熱淚大笑！使你熱血沸騰興奮！」

一九三九年，上海淪陷，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繫於一線，日軍跟着南下，勢如破竹，而上海的愛國電影工作者紛紛逃來香港，發起籌拍抗戰電影，例如名導演蔡楚生都在香港拍片，宣傳救國之道，他的《前程萬里》（現存於北京電影資料館）就是描寫一群低下階層的人物如何亂世浮生，結果聯合起來北上支援救國，起着相當的鼓舞作用。

《烽火故鄉》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半，假座中央戲院舉行「隆重試映」，邀請了很多當時的名人出席，包括王雲五、杜月笙、宋慶齡、何東、何香凝、何甘棠、周壽臣、周俊年、孫科、陳濟棠、羅文錦、香港記者公會、中國文化協會、華僑教育會、港九教師聯合會、中國教育電影協進會等。可見，電影救國乃時代之精神也。

防毒面具

「新式機器，風燈油燈，防毒用具，工兵器材，樹膠雜品，膠布雨衣，橡膠靴鞋，帆布紗帶，搪瓷用具……」一九四一年十月香港《華商報》的一則廣告內容。

其時戰雲密佈，日軍已開始從廣州淪陷區南移，似乎有侵略香港之勢。

其時在港的民族資本家有鑒於市民缺乏備戰物資，便聯

合起機械鐵工廠、金屬製品廠、搪瓷製品廠、橡膠製品廠、電機械染廠、防毒器材廠等，生產大量軍需品，而商標則叫做「保安盾牌」。



特別防毒面具、風燈、水壺最為重要，因為這些乃戰時救命之物品。當一遇到空襲，人人戴着防毒面具，背着水壺，攜着風燈，往地窖、防空洞等逃竄，不怕漆黑不見五指，不怕毒氣侵襲，更不怕缺水，所以此三者屬走難之必需品。

生產商未生產防毒面具之前，防毒面具在香港發售者不多，價錢昂貴，動輒十數元（當時市民收入每月大約五十元），於是港商實行大量生產，低價而沽，實行頂爛市。一九三九年二月，香港政府從英國訂購的一百五十萬個防毒面具運抵，於是兩幫人鬥平，價錢大為下降，舶來面具低開，每個賣二元五角，而土產者更便宜，二元有成交。發售站設於每一所學校內，曾引起一陣購買熱……

不過，這只屬於幾分鐘熱度，「香港冇仗打派嘅！」結果自欺欺人，將防毒面具賤價而沽，掛在夜冷店裏變賣！

黑燈豔舞

「金陵舞廳，黑燈豔舞。」

《華商報》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廣告，這金陵舞廳就是石塘咀金陵酒家頂樓，乃香港第一代的舞廳。其實舞廳舞女風氣，首先源自上海，再而廣州；在廣州淪陷於日軍手上之後，舞場搞手和舞女們蜂擁至香港，於是突然間香港的舞廳成行成市。

沒錯，危城歲月，人再也走無可走，唯有縱情酒色，朝生暮死，舞廳晚晚爆棚。同年七月十日，《星島日報》娛樂版刊登文章《怎樣與舞女做朋友？》大談舞女之道，還列有「舞客備忘錄」：

紅舞女一月必有三十天「不舒服」。

舞女煙盒必較任何吸煙家所用者美觀。

舞女必向客人問電話二次，第一次問你之後偽稱號數忘記了，再請你告訴她，以辨號數真偽。

最紅的舞女必不在舞場，她們到俱樂部陪「大亨」或「猛人」去了。

舞女必着高跟鞋，因低跟鞋不便跳舞。

老舞客必能在禁酒的舞場喝酒。

哈！哈！多有趣的舞客備忘錄。

處此虛假的歌舞昇平之際，香港政府早在二月已經實行

防空措施，恐防日軍飛機突襲，一入夜之後就實施燈火管制，讓黑暗籠罩大地，使日機找不到目標夜襲。

但燈火管制並未抑止舞場生意，舞廳舉辦黑燈豔舞，正如廣告云：「點綴戰時景色，旖旎風光百倍平時。」

金陵舞廳
當然轟動
定今晚九時起舉行
點綴戰時景色
黑燈艷舞
旖旎風光百倍平時
今晚燈火管制

癆藥廣告

「肺癆病菌，繁殖最速，傳染最易，且富有遺傳潛伏性，如不根治，將來危及後嗣……」

翻開一九四一年的《華商報》，賣藥廣告多的是，廣告上的語句危言聳聽，甚麼「傳及兒子，慈心何忍」之類，亦反映出肺癆是世紀初絕症，東亞病夫最為流行，當然乃時代使然，由晚清鴉片為患到日軍侵華的幾十年，我們中國人生活於窮困中、顛沛流離、住得差食不好，癆病就乘虛而入，奪去不少人的生命。

「四川肺癆草」之外，同一版的醫肺癆廣告還有：

其一，「唐堯齡療肺聖藥」。宣傳為「發明四十載，純用中藥提煉，可稱為國藥療肺藥水之鼻祖也」。

其二，「崔亦良專醫咳血」。聲稱能根治「胸痛潮熱，吐血痰，痰鳴氣促……」

其三，「德國肺癆胃腸專科譚理活醫師」。宣傳「X 光驗肺三元，凡患痰咳咯血胸痛胸翳心跳氣促盜汗潮熱消瘦……」

可見其時之肺癆病乃世紀大悲劇，病人太多，醫院爆棚，而西方醫學界仍未有所突破，很多染病的香港人求醫無門，唯有回鄉休養，起碼空氣好點，靜靜地等死也好些。

甚至到一九六一年，肺病仍是殺手，當時香港肺病療養院的監督瑪麗修女對美國記者發表一項談話：「香港居民在十萬人中就有八十個因患肺病而死亡的，而在美國則十萬人中只有八個因患肺病而死亡的，香港比美國高出十倍……」

打獵拾趣

獵虎

「上山去打獵！」

舊時香港的貴族玩意，就是打獵，大家一定想不到的了。

沒錯，不但打獵，而且是打老虎，非常驚險緊張。

「香港何來老虎呀！」你一定罵我誇張。

但香港以前真的有很多老虎，只要翻閱一下《新安縣誌》和《東莞縣誌》，在「物產」欄內便記有老虎一條，可見老虎盤據香港已是歷史悠久。有此傳說，石塘咀原來是有一條村落的，開村始自二百多年前，村民都是來自惠州的石匠及其家屬，在此聚居，從事打石行業，本來過着安定的生活，豈料一七七二年間，突然老虎豺狼聯群結隊侵襲石塘咀村，引起恐慌，村民紛紛遷徙，自此變成了荒村。

現在能夠在政府檔案處找得最古老的獵虎舊照片，要算是一九一五年那張了。當年三月十九日，有一個歐籍警目在粉嶺附近被老虎咬至重傷，警察們於是開始上山獵虎，不料一名華警遇襲，後來傷重斃命。嘩，消息傳開，那一帶村落



人人談虎色變。

但虎蹤出沒無常，警隊屢搜不獲，終於一星期後，老虎又在粉嶺出沒，還咬死了一名印警。警察立刻聯同英軍，把山頭包圍，經過十多小時搜索，找得猛虎，亂槍把牠打死。據紀錄：虎長八尺六寸，尾長二尺一寸，高三尺四寸，爪六寸，前腿一尺五寸，頭二尺六寸，肚圍三尺七寸，重二百八十九磅，名副其實猛獸。獵虎隊立刻拍照留念，是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張獵虎照片也。

虎患

香港開埠初期，虎患非常嚴重，其時華洋打獵家，為證實自己藝高人膽大，都攜槍上山找老虎，所以在三十年代以前（其時香港到處荒山野嶺），曾有許多打虎的故事。

據一位香港政府官員畢勞的記錄：那時九龍地區甚至香港，皆發現過幾次老虎。一九一一年，爛頭島有六十至七十隻牛為虎所噬，狩獵隊找不到老虎，無功而還。一九一二年，老虎大鬧深水埗，獵人們在山頭野嶺覓得「虎竇」，射殺了兩頭老虎。一九一五年粉嶺猛虎咬死了兩個警察，最後給獵虎隊擊斃。一九三五年，又發生虎患……

最兇是一九四三年（淪陷在日軍手上第二年），赤柱曾發現老虎，該虎噬去農民一隻豬。後來在「憲查」（日治時期警察）圍剿之下，卒之將老虎射殺，但有一個憲查給老虎咬傷了。這老虎的皮給剝掉，現時還掛在赤柱天后廟的牆壁上，不妨去參觀一下，可惜已滿佈塵埃，慘被冷落一隅。



同年，在大霧山麓，也有一頭豹子被憲查打死。當時死豹的屍體，被運回日本總督部，任記者參觀。

十八世紀末，香港打獵屬洋人之貴族玩意，華人絕少會打獵的。洋人貴族男女視狩獵為一種社交活動，帶同印度僕人獵狗等上山，找到塊大草地，僕人鋪好枱布，野餐起來，吃喝玩樂一番，目的不在打獵，但偶一獵得猛獸，驚險過後，欣喜莫名，紛紛與獵物拍照留念。

打獵季節

秋高氣爽，最佳狩獵季節。

舊時新界和大嶼山還有很多荒野樹林，最適宜打獵，在秋冬之際，野獸出沒較易發覺，因為草枯葉落，而且覓食較難，野獸離穴機會甚多，所以在此時打獵最為理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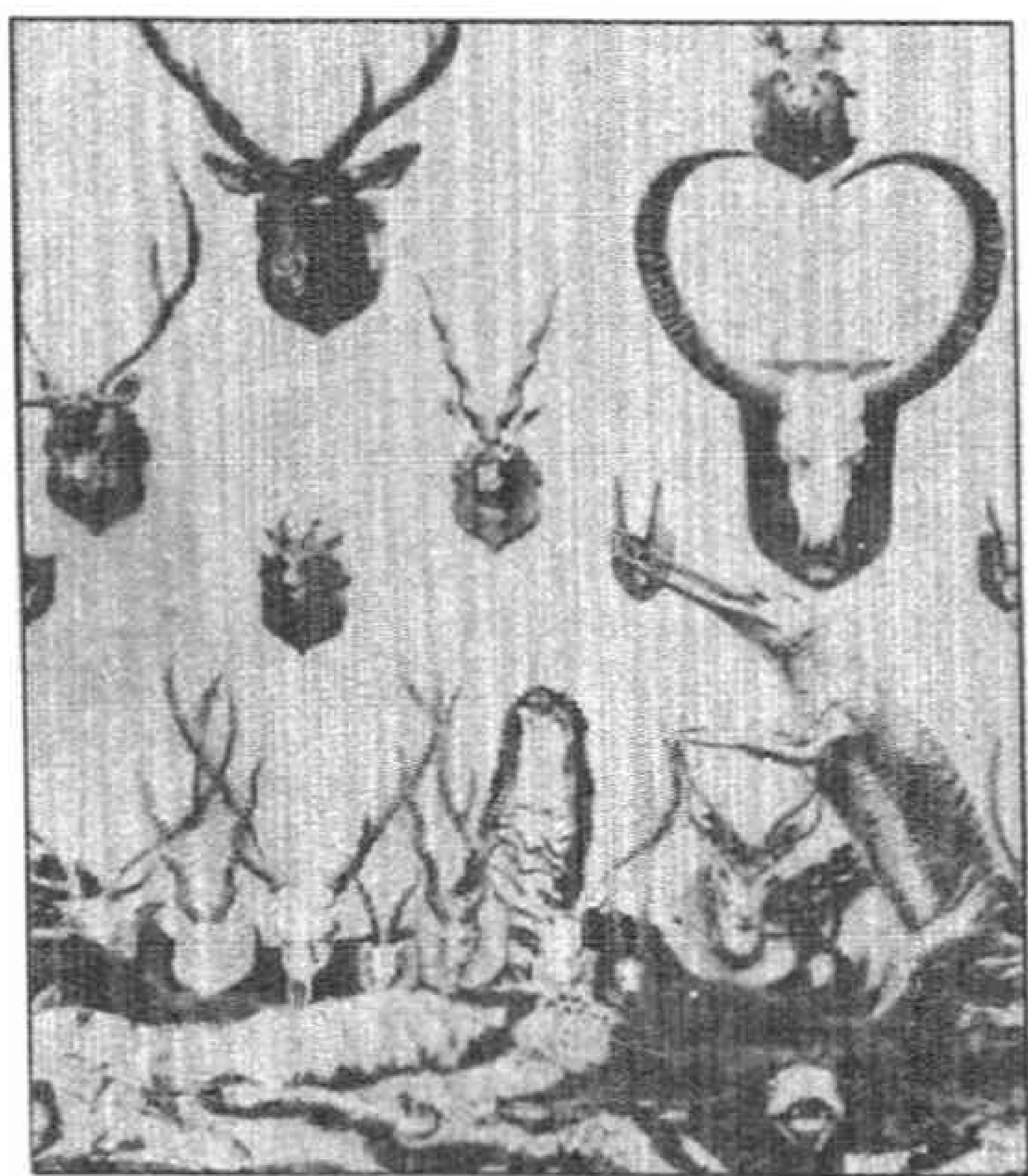
根據當時的《香港保護野禽與野獸修訂法例》，規定狩獵時期與禽獸種類：

一、八月一日起至翌年四月三十日止，准許狩獵的野雀是：沙鵻、沙鷸、斑鳩、水鴨、野鵝、鵪鶉。

二、十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底止，為獵黃麖時期。

三、十一月一日起至翌年二月十四日止，為獵鷓鴣與野鴿時期。

狩獵者是須要領有兩種牌照，就是獵槍牌和狩獵牌。特別狩獵牌是要經過農林處考試的，而考生還要熟讀農林處的狩獵手冊。考試的方法也很有趣，考官陳列着二十八種鳥獸的標本，問題如下：



「這二十八種鳥獸是甚麼名稱？」

「甚麼是害鳥？甚麼是害獸？」

「甚麼鳥和獸可以獵？」

「甚麼鳥和獸不可以獵？」

好了，考得牌照，約同好手，三五成群，荷槍實彈，在秋冬的新界山頭野嶺，但聞槍聲「卜卜」，好不刺激。但狩獵者身上隨時要懷着獵槍和狩獵牌照，因為警員、法官、太平紳士及保護野禽官均有權上前查牌，如果沒有帶，可就麻煩了。

獵野豬

舊時在新界打獵可以分為：打野鳥與打走獸。

打走獸當然最為驚險刺激，狩獵者自認為武功高強，渴望遇見猛獸，惡鬥一番，以表英雄氣概。

在新界常見的走獸有野豬、果子狸、箭豬、黃麖等，至於老虎，屬非常罕見的了。不過，獵野豬也相當刺激……



野豬俗稱山豬，是一種很兇猛的動物，牠們有一對伸出唇外的獠牙，非常尖銳，是用來挖泥土覓食的。牠們成群結隊出沒，一夜之間能將一塊農地毀壞得寸草不留，對於農作物的損害很大，因此，農人視野豬為大害，但由於牠們生性兇猛、身軀碩大（普通

一隻二、三百磅，最重可以去到六百磅），捕捉不易。所以，獵人出動了。

夜間捕殺野豬最為驚險，但牠們習性愛在夜裏出沒。野豬的衝擊力很大，咬人也極猛，因此，不僅獵人要特別戒備，連帶獵犬也忌之幾分。

野豬的嗅覺和視覺極靈敏，牠有一種習慣，見了火或是聽到了響聲，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顧一切便向火光或響聲衝來，簡直氣勢迫人，令人難以抵擋。

所以，有經驗的獵人，萬不能站在火光之處，否則給野豬衝個正着；更不能從正面向牠開槍，因為一擊不中，好易為其所傷。

獵得野豬，也可以自豪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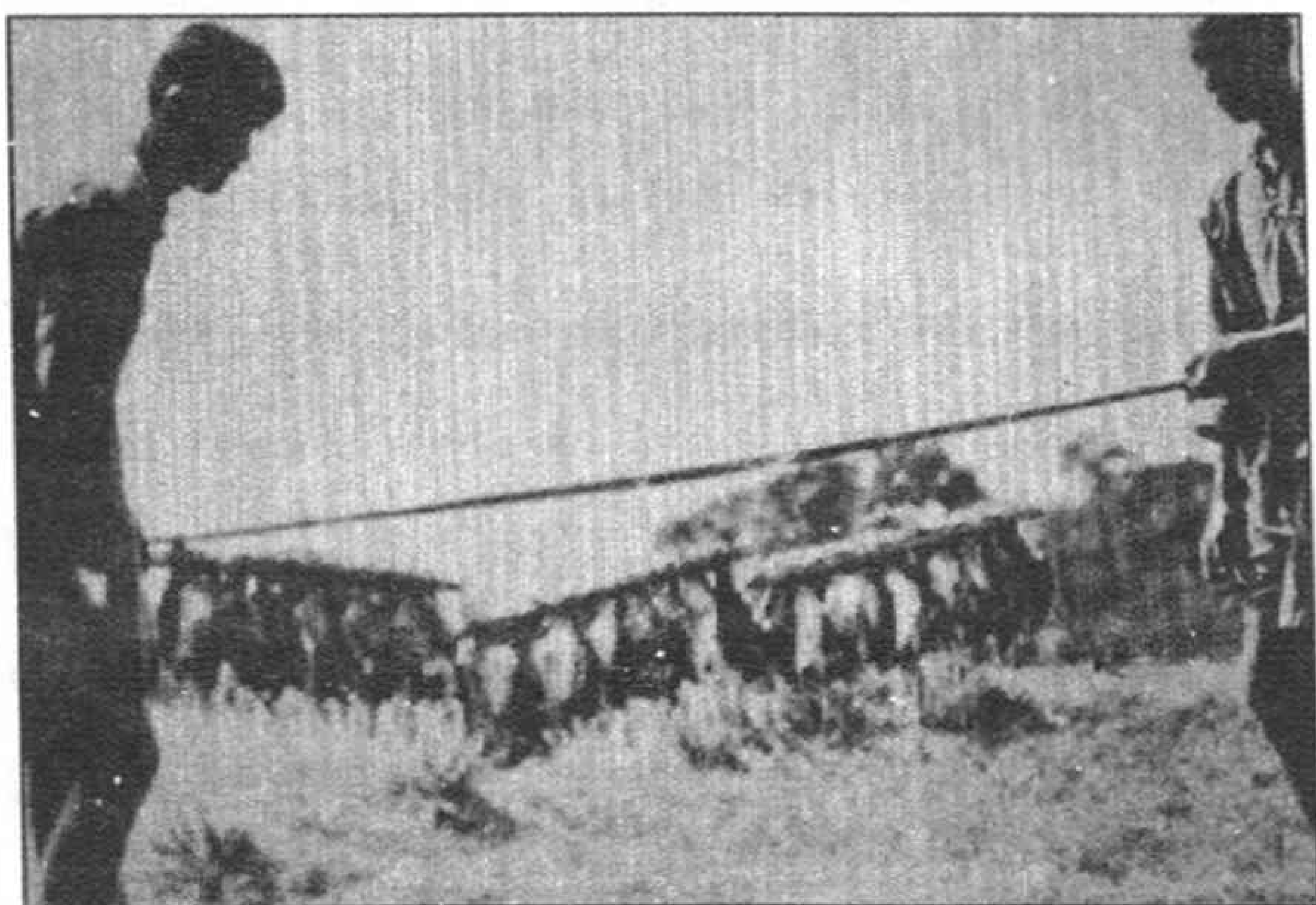
打野雀

舊時在香港打獵分成：大獵和小獵。

所謂「大獵」，是打地上的走獸，而「小獵」者則指打天上的飛禽。

新界區是有很多野雀可打的，例如山鷸、野鴿、斑鳩、水鴨、野鵝、鷓鴣等。當時元朗的十八鄉、錦田八鄉、屏山下村附近都有澤地，野雀就棲身於此，因為容易覓食，澤地有昆蟲、禾蟲、蚯蚓等等……

打野鳥都在天微明出發，獵人三五成群帶同鳥槍，再要到村裏雇個嚮導，由他引路。嚮導知道野鳥叢居地點，來到附近，便用竹杆撥草叢，一時間野鳥受驚，「發發」的振翅飛起，而獵人早已舉槍伺機發難了。



獵犬在此時最能發揮作用，牠如受過訓練，機警敏捷，可以擔任偵察雀群聚集所在，當有所發現時，獵犬的頭就會朝向鳥群處，而尾巴直直的豎起，獵人一見此「警號」，就立刻知道附近會有獵物和獵物藏身的方位。於是，人人把槍對準上空，跟着獵犬就會狂吠，草叢中群雀受驚，拍着翼沖上天空，而獵人的獵槍早已嚴陣以待……

「砰、砰、砰！」

那些鵪鶉野鴿等，羽翼盡折，紛紛下墮，獵犬便會把墮地的雀鳥撿拾回來。其時村裏的獵戶都養有獵犬，專門訓練牠們打獵，租給獵人。每日租金二三十元，屬相當昂貴，因為五十年代打工仔的月薪只有百多元而已！

初哥打獵

打獵是很講學問的，很多初哥把着獵槍一整天，踏破鐵鞋也找不到動物，結果沒有開過一槍，因為他完全不懂獵物的生態……

想要找尋野獸的蹤跡，最緊要就是發現野獸的「食場」（即找尋食料的地方），所以凡往郊外，應該到食料豐富的地方去找，不要走進荒蕪的領域，否則必空手而回。而大多數的野獸是怕冷的，所以秋冬打獵，要專向那些背風的、較暖和的食場去找尋，才容易得到良好的收穫。

就算發現獵物，也要保持冷靜，認清對象。例如某初哥遠望樹林內有一黃色東西蠕蠕而動，啊，機會來了，他於是瞄準，一槍打去，果然打中了，歡喜若狂，飛奔過去，豈料迎面撞着個農夫，對方早已怒火中燒，立刻執其心口：「賠番隻牛給我！」

慘，誤將黃牛當黃麖，幸好黃牛只傷在屁股，並無大礙，結果賠了一百大元湯藥費了事，還遭同行獵人們笑足一星期。

還有，槍法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打野雀。假如你帶同一頭或幾頭獵犬，當他們發現鳥蹤的時候，便每每作出種種有趣的動作！有時甚至用三隻腳站起來，尾巴直豎，等到你來才把鳥兒驚醒，給你一試身手，但鳥兒身法敏捷，一下低

飛，引得你獵槍往下……

「砰！」

結果打傷自己的獵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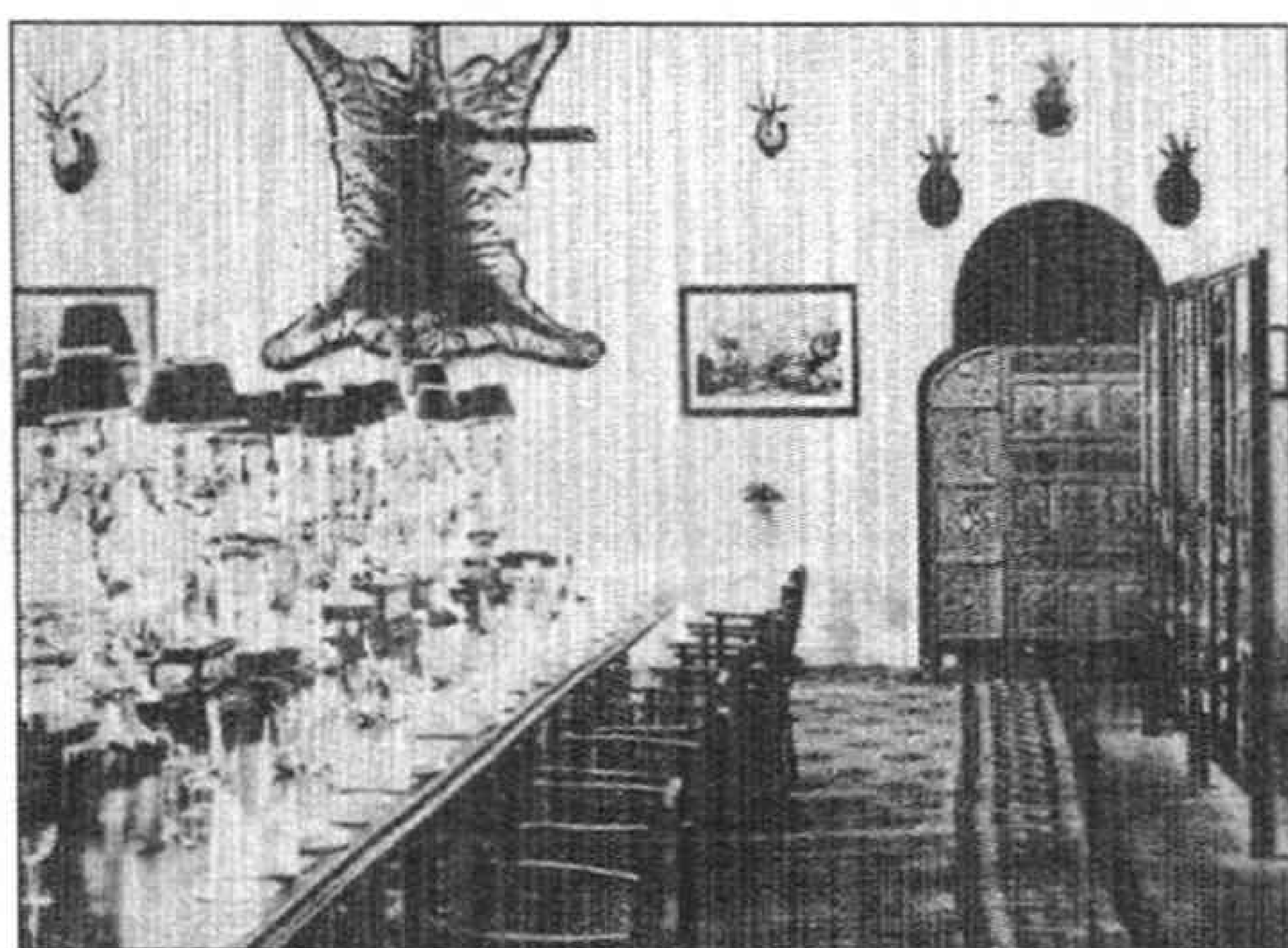
所以，很多初哥擺了幾次烏龍，心灰意冷，退出獵人行列。

禁獵

「舊時香港有多少獵人？」

問得好。

據一九六一年的紀錄，香港有五百多名領有牌照的合法獵人，但領有槍牌者卻多達一千人，他們亦可能偷偷的去打獵，至於還有一班「揸槍之人」（如警察、軍人或護衛員），假公濟私，興之所至，開幾槍射殺野味，所以粗略計算，總有好幾千人。且尚未計算新界那些專靠捕雀鳥、山獸維生的人，數起來亦有一千幾百呢！



不過，六十年代開始，政府已開始保護野生動物，禁止獵人獵殺山豬和黃麖。而進入七

十年代，香港郊區不斷城市化，再加上獵人和設陷阱的鄉民四出狩獵，使很多飛禽走獸都顯著減少。

「嘿！好多野生動物快要在香港消失呀！」農林漁業管理處發現危機。

於是，立法局正式三讀通過《一九七一年保護鳥獸及野生哺乳動物（修訂）法案》，規定香港島任何地方均不准狩獵或非法捕獲野生鳥獸；九龍、長洲、大澳、喜靈洲、石鼓洲、周公島、新界船灣淡水湖之直接引水道及鄰近地區，亦在受禁之列，還有沙頭角叢林的白鷺更受到特別保護。

就算狩獵區內亦有禁例，凡有屋宇及行車路的狩獵區，亦不准進行射擊，而各水塘區皆屬獵人禁地。

「嘩！打獵無門呀！」

就打此時起，香港獵人漸漸消失。

香江乞兒大軍

乞丐遍地



「唔窮唔乞食！」

三十年代香港並不富有，甚且遍地乞丐，到日軍侵華，很多人逃荒南來，使到香港這個小島人口爆炸，沒屋可居，沒工可做，人地生疏，生活費用光，唯有淪落街頭，成為「乞兒大軍」了。

其時的窮人境況，據一九三七年《申報》的每周增刊某作者撰《我所見的香港》：

「街頭巷尾成天整夜地流浪着失業的工人，那種鳩形鵠面、骨瘦如柴的人面，決非我們所忍睹的，他們有的沿途求乞，有的匍匐地上，向過路的人招呼做擦皮鞋的工作。即幸有不失業的工人，其工資待遇水準，也一天天減低。……當夜間十二點鐘以後，我們蹣跚街上，沿途看見的都是倒臥在街道走廊旁邊的流浪者，痛苦呻吟地輾轉着。」

嘿，寫得多麼的淒涼呀！

戰前香港還未大力清除黑社會勢力，罪惡的黑手竟向乞兒兜抓飯吃，操縱着他們，向市民勒索。

例如每過大時大節或喜慶，他們就來索取利是錢，如果主人家不給，他就通知所有的乞丐到門前來乞錢，喧嘩吵鬧，務使主人家麻煩不堪……

「好了，給了錢，過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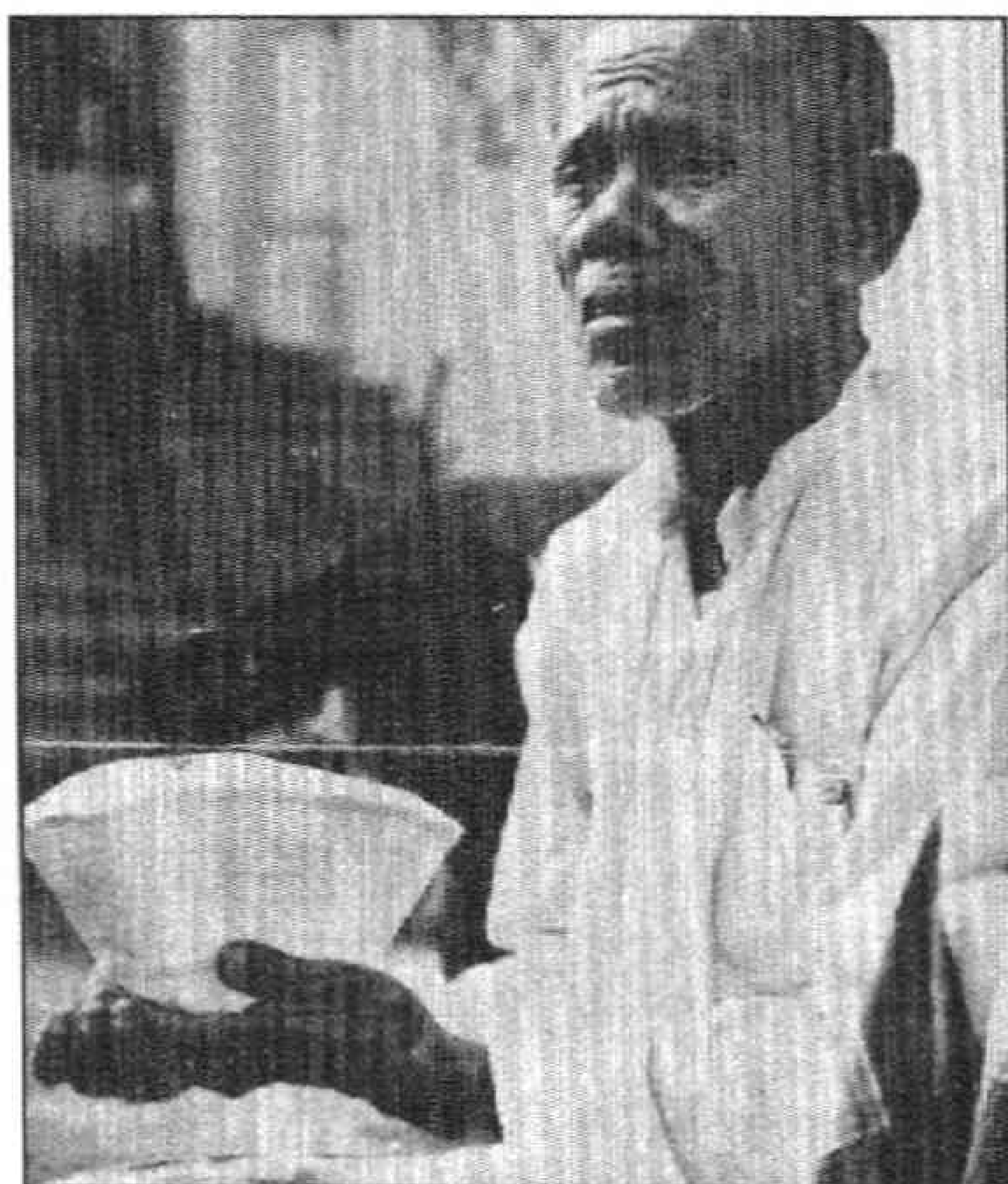
拿了錢，乞丐就在門口貼上一張印有金錢圖案的紙，通知其他江湖朋友此家人已付錢，不應再騷擾。

自從戰後大力撲滅黑社會活動之後，這種變相「丐幫」也瓦解了。

斯文乞食

「乞食有分地頭，不可過界！」

三十年代香港遍地乞丐，他們有組織、有勢力，各霸地盤。每當鋪戶開飯時，便有乞丐在門外拿着砵頭，叫着：「老闆，施捨啲冷飯菜汁喇！」



伙記就會把吃剩的殘餚給他。

每間鋪戶都有一個固定的乞丐乞飯，所以是各據地盤的。乞丐會在自己地盤的鋪戶門邊地上，放一塊石頭，壓着一張四方的紙，這就是記號，「新紮」乞丐是不能在此乞飯，有需要另覓地盤……

尤其廟宇外面空地，乞丐雲集，每屆神誕，幾幫人都會到來討錢，為爭地盤，大打出手亦常事也。

在日軍攻陷廣州那年，很多知識分子落難香港，無法生活，但有感街頭乞食過於卑屈，於是想出「文雅」乞錢之法，他們用紙片，寫了很多燈謎，或對聯的上款，穿插於酒樓茶室之中，覺得某客似乎斯文識字，就把一張燈謎或上聯，放到他們的枱上，吸引該茶客之興趣。

好了，過得幾分鐘，他逐張枱的來，看看茶客能否猜對又或者對通上聯否，他亦將謎底或下聯預先寫在另一張紙上，相示客人以作揭曉，並笑謂：「我初來此地，生活成問題，請先生幫忙幫忙！」

既然乞得文雅，乞得有禮，有知識的茶客都會幫補一毫幾分的。

唉，不過這種斯文乞食，後來給那些鴉片煙鬼道友等偷師，搞到神憎鬼厭，奈何！

調查乞丐

「做慣乞兒懶做官！」

舊時香港的乞丐問題相當嚴重，就算社會福利機構加以收容和救濟，仍然很多人繼續托砵，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救濟金不多，收容所限制多，乞丐愛「自由」也！

在六十年代初，社會福利機構曾作一次調查乞丐的生活狀況，在查詢約三百名乞丐中，發現一部份是有職業的，不過入息低微，只好把做乞兒作為兼職，搵些外快幫補收入。大部份乞丐是文盲，有三數個是受過教育，最好入息的一天，收入達一百二十元，而且乞丐有家室者頗眾。最多乞丐的地方就是有廟堂的地區，例如黃大仙區，乞兒雲集，估計不下二百人之數。其時乞丐特色，「有氣有力」者在街頭照乞，而乞兒仔也特別多。

七十年代香港富裕起來，乞丐之數大不如前了。據社會福利機構調查，其時全港約有二千多名乞丐，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乃「專職乞丐」，其餘百分之八十皆「業餘乞丐」。所謂「業餘」，是指有些是有兒女供養，或領有救濟金的，但由於供養不足以解決生活問題，便不能不靠行乞以增加收入。

其時乞丐特色與六十年代有所不同，他們平均年齡很高，達六十歲，其中專職乞丐以失明者佔大多數。從前行乞

者有拖男帶女，找幾個窮家孩子一齊乞食，遇着斯文人士一於死纏爛打，但自從政府實施強迫免費教育之後，乞兒仔就少見了。

行乞法

「大種乞兒，伸手黨！」

舊香港遍地乞兒，顯得社會異常破落，竟連遊客也嚇得怕怕也。



乞食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種類繁多。

第一種，「音樂丐」，都屬失明人的乞食方法，過去有拉二胡、吹口琴，現在則進步到用電子琴，身前放一個鐵罐，以待路人施捨。有自彈自唱的「獨行俠」式，有互相拍和的「夫妻檔」式，更有幾人合作的「樂隊」式，好不熱鬧。



第二種，「地狀丐」，傷殘男子居多，以書法行乞，用粉筆在地上寫出個人的淪落經歷，有控訴性的（指斥某人或某機構對他不公），亦有勸善的歌謠，通稱為「告地狀」。這些地狀丐也盡量裝扮得殘缺而可憐兮兮的，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博人同情，加以援手，甚且連乞兒兜也沒有的。

第三種，「家族丐」，一家大細出動搵食，衣衫襤褸的孩子分散找對象，伸出小手向人討錢，而且死纏爛打，追幾條街，尤其最愛跟在情侶後面死不肯走，大煞風景，對方一定買他怕，給錢送瘟神去也。

第四種，「唸經丐」，多數為高齡女性，在廟宇附近向人行乞，手中搖着鐵罐，裹面的硬幣發出「叮噹」的響聲，口中則唸唸有詞，甚麼「長捨長有，愈捨愈有」，有如唸經一樣。

還有一種，「借水腳丐」，他們多在渡海碼頭或車站，向人求借車資或渡海船錢，說是被人打荷包，一般衣著較為清潔，屬斯文乞兒。

天涯龍舟客

「那邊走，這邊來，恭喜老闆大發財，你發財，我沾光……」

舊時北方行乞，有所謂「打蓮花落」，據說發源自那些

落第的窮秀才，他們編些迎奉和勸世的「對口白」，敲着竹板，挨戶說唱，討封利是。南方似乎沒有「打蓮花落」，卻有「唱龍舟」，如今在港已成絕響了。

以前在街上聽到小鑼小鼓聲——篤篤撐，篤撐，篤撐，你就知道有浪人唱龍舟了，跟着是沙啞的說唱：「大金大銀年年有，龍船滿載吉利上門廊，唱首龍舟保你四季安康……」然後又是小鑼小鼓聲，通常鋪頭老闆也樂意給他一封利是的。

唱龍舟的港人，道具頗多。身上掛着一個小銅鑼和皮鼓，用幼繩連在一起的，鼓在下，鑼在上，右手執短棍，敲鑼打鼓，左手執長棍，長棍頂部有一隻小龍舟，舟上有九個小木人，龍頭、龍尾及小木人都可動的，操作原理就像扯線的木偶戲。



唱龍舟的時候，右手巧妙地敲打着小鑼小鼓——篤篤撐，篤篤撐，左手則牽扯龍船的長線，使得船上小木人齊整地划着槳。許多孩子圍攏着他觀看，覺得新奇有趣。

浪人所唱，都係即興，歌詞順口，甚麼「人人從心所欲，個個買中六合彩」之類，唱完就拿起掛在身上的銅鑼，反過來向人討錢，老闆在銅鑼上投下個大銀，「當」的一聲，唱龍舟立刻謝過，又轉去別家鋪子了。

請勿給錢

「請勿給錢乞丐！」

一九六一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發言人在三月十三日，呼籲社會人士。

六十年代初，香港還有很多乞丐，但社會福利已經推行，慈善團體也積極援助窮人，但街上的乞丐並無減少，甚而年輕力壯者也伸手討錢，風氣要不得。

當時的推想：有一部份是職業乞丐，樂於乞食搵錢——認為易事；有一部份乞丐求助無門，不懂得赴有關機構接受援助。不過，此兩種乞丐，雖然求乞動機不同，但同樣騷擾途人，破壞城市的形象，特別香港已開始成為一個國際都會。

一九五九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開始推行「乞丐調查卡片」計畫，呼籲市民及遊客等不要給錢乞丐，如果有乞丐緊隨不放或真想解囊救濟時，就掏出一張社聯調查卡片給他代替錢財。

發言人指出：「請利用特製之調查片，港方為白色者，九龍為綠色者，此等調查片印有若干政府社會福利機構及志願團體之中文地址，此等公私機構，將盡力調查窮困人士之需要，從而給以協助……請利用此種調查片，但切勿給錢……吾人希望採用此種辦法，一方面可以防止無理騷擾，

同時，亦可以改進對實際需要援助者之援助方法。」

不過，成效怎樣？市民每天出街就要身懷社聯的調查卡，似乎很不方便吧！

貧窮線

「如何界定窮人？」

最古老方法：「唔窮唔乞食。」

乞丐就是最窮的人。

社會學家總愛劃出一條「貧窮線」，列出窮人的生活水平，給「窮困」下一個定義。但所謂的「貧窮線」隨着社會變遷，生活水平提高，就會不斷移位。

香港的貧窮線是不停轉變的。在一九四九年，貧窮線只限於「衣食足」三字，其時一般人都住得差，木屋牀位比比皆是，但如果沒得穿沒得吃，就真的很窮困了。能夠住得起一間靚房，有一個收音機，這人就遠離貧窮也。

到一九五九年，徙置大廈興建，貧窮線向上移位，窮人衣食住都有改進，家中還有電風扇、收音機，窮人亦不致會吃不飽。

七十年代，香港的貧窮線似乎又有變化，即使有雪櫃、有電視者都可能是窮人，甚至有徙置大廈住者，亦都可能歸入貧民行列。界定的方法，愈加困難了。

一九八二年，中文大學社工系出版了一份《在一個富裕城市的貧窮報告書》，認為香港走向富裕，界定窮人的標準亦有變。報告書一共採訪了近八百個中下層的家庭，共列出九條問題，包括家庭內有沒有電視機、雪櫃、固定牀位，過年會否派利是等，如果有超過三條是給予「否定」答覆，這家庭便是窮人家了。



六十年代，慈善團體向窮人派送物資

其時有學者認為：「四個人的家庭，月入低於二千二百元便屬貧窮！」

香江淪陷錄

香港淪陷

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前夕的平安夜，毫不平安。

這年日軍在港島成功登陸，英軍投降，香港完全失守，以後就過着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生涯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陷落，跟着，同年十一月，深圳淪陷。到此時，香港感到唇亡齒寒，立刻集中有限軍力作好佈防，當時邱吉爾認為：「香港雖不能堅守，但一定要保衞。」



日軍坦克車攻進廣州沙河街

於是，英軍（後來調來兩師加拿大軍增援）開始在九龍新界佈下四邊防線，希望擋得一時得一時也。

第一防線，羅湖邊境；第二防線，沙田；第三防線，九龍城；第四防線，旺角青山道一帶。其實，香港彈丸之地，無險可守，而又軍力有限，與壓境日軍相拼，簡直以卵擊石，死無葬身……

但偏偏日軍遲遲未進攻香港，令到這南方海角能一時偏

安，而大量有錢人家在廣州陷落之際，攜同金銀細軟，到來避災，再加上前途黯淡，唯有縱情聲色，生活極度頹廢，如是者偏安了年半有多，終於一聲炮響，震碎了醉生夢死的生活。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軍集結在中港邊界，與英軍隔河槍戰，形勢危急，英軍唯有炸毀連接深圳河的橋樑。但日軍按兵不動，氣氛甚為苦悶。

如此，僵了一年有多，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機突襲啟德機場，港日之戰遂告展開！

最後的休假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早上八時，日機轟炸香港，驚醒偏安者的好夢：「吓，真係打到嚟呀？」

當時大家是不相信的，因為剛好渡過了一個風和日麗、舒適而優閒的假期，正如作家唐海在他的《香港淪陷記》裏憶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一個星期日。休假日特有的安閒，表現在電影院滿座、酒吧間堆滿了客人、舞場 不停的發散着爵士音樂上，四周找不出一絲的戰爭氣息；只是近二三天香港政府在舉行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而已。沒有人想到戰爭會在明天清晨就光臨到這安定了一百年的海島上，更沒有人想到這一個休假日，將是香港和平舒適生活宣告終

結的最後一個休假日……」

首先轟炸九龍城啟德機場，但很多炸彈卻落在民居上，那時很多居民還在睡夢中，尚未知究竟，已被炸得血肉橫飛了。於是，機場附近的居民紛紛向尖沙咀碼頭方向逃來了。

跟着是高射炮連珠轟擊。



第二輪轟炸了，這回是北角一帶，該處的油庫立刻被炸毀，着火焚燒，波及一帶的樓宇，頓時陷於火海之中。

同時，日軍從邊界分東西兩路入侵香港。全日警報聲此起彼落，市民是來不及逃避到防空洞去的，他們唯有躲在樓梯下面，驚得扭着一團。

下午，渡輪停航。晚上大停電，全港黑暗一片，人人瑟縮一隅，驚惶萬狀。

好一個無情的夜！

升起太陽旗

「偷渡過香港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軍與英軍在邊境發生激烈戰鬥，而轟炸機又在港九上空不斷盤旋投彈。九龍居民感到岌岌可危，紛紛來到碼頭找船渡海，但兩地交通已經封鎖。不過，有小艇兜生意，偷渡費二元，冒着危險過海，但到了下午，經港島守軍警告亂槍掃射之後，連小艇都不敢開行了。

唉，九龍就此變成了一個困局。當時新界和九龍的駐軍有一萬五千人，軍力薄弱，而日軍則有「廣大的後方」(大批援軍和彈藥從廣州源源運至)，港方卻屬孤軍作戰，早就輸於心理，所以每戰每敗。

十二月十二日，日軍的「第五縱隊」(特工人員)裏應外合，在九龍最高的半島酒店上，扯起了太陽旗來，同時用手槍不斷的向下射擊，另一面，日軍在荃灣戰線推進，緊緊的向市區迫近。在市區外的英軍，忽然發現後路已經給敵人截斷，軍心大亂，紛紛投降了。



尖沙咀碼頭，本來還駐守着一部份英軍和印軍，當遙望

半島酒店升起太陽旗時，誤以為九龍陷落。英軍立刻撤退過海，而印軍殿後掩護，由漢奸間諜組成的第五縱隊立刻霸佔碼頭，隔着岸向海面印軍掃射，印軍也架起機關槍還擊，一時之間槍擊卜卜。

當晚，九龍淪陷，立刻成為流氓的世界；搶掠、放火，洗劫了整個九龍。自此時起，兩岸進入敵對狀態，每天九龍的大炮轟擊着港島，而港島亦奮起還擊，造成烽煙處處，大火燒個不停！

和平之門

自從九龍淪陷之後，隔海兩岸旋即展開炮戰。十二月十三日，炮彈由上午九時開始便像雨般落在山頂和中環，尤其中區全是舊木樓，只要有炮彈落在附近，木樓震個不停，玻璃窗也爆裂開來，而居民受傷者眾。

其時畢打街一帶有好幾間用大理石建造的大廈，例如香港大酒店、告羅士大酒店等，那有蓋的長長的走廊就變成避難所了，居民們席捲行李，佔滿走廊，寧願露宿於此，也比住在家中安全。而半山區的富家先生太太們則住進大酒店的房間裏，至於酒店的餐廳一樣「客似雲來」，只是日夜的霸住位子坐着，不敢離開，也是為逃避炮火。

大約十時左右，九龍方面停止炮轟，一艘插着白旗的電

船駛來，原來是日軍挾持港督私人秘書李氏夫人到來勸降，但為港督拒絕，自此「和平之門」關閉。

日間，炮火自九龍密襲而至，夜間港島探射燈照明海面，監視敵方登陸艇偷渡，炮火不停向海面轟擊。其時香港島已被全面包圍，日軍亦不急於進攻，一於打其心理戰，令到大家人心惶惶為止……

港島住着八十萬人口，當九龍淪陷消息傳來，大家恐慌起來，紛紛去米鋪買米，只一天之間，市上的米都賣光了，米鋪關門，貼着「白米沽清」的條子，政府被迫配給官米，但擁購者眾，雖然出動軍警維持秩序，但每次都引起騷動。政府跟着設立「平民飯堂」，開大鑊飯，確能使無數萬的貧苦平民得到活命機會，不過，有一次炸彈落在平民飯堂，炸死了很多人。

防空洞居民

「防空洞，是我的家！」

港島的上空，每天都出現轟炸機。

早在一九三九年，香港政府為恐日軍入侵，建築了很多防空洞，因為港九多山，防空洞依山坡而建，工程並不困難，洞口都依次序編了號碼，因為裏面四通八達，像個迷宮，沒記住洞口編號，很易就會迷失方向的。



初時，居民一聞敵機轟炸，立刻躲到附近防空洞裏，到轟炸完畢又再回家生活，但當轟炸一天比一天頻密時，大家唯有搬了帆布牀、爐和鑊等，索性在此起居飲食。於是防空洞塞滿人，空氣污濁，陣陣令人作嘔的臭味，但那些怕死的人竟以此為家，蒙頭大睡，整天整夜的躺着，一星期如此，十天也一樣，吃飯、睡覺，一切全都在洞中。

「我家在一零一防空洞！」怕死之人對朋友說！簡直搞笑。

食物，是「防空洞居民」的最大問題。於是跑防空洞的小販應運而生，他們冒着炮火，帶着汽水、麵包、熟食等到來售賣，價錢當然貴了一倍有多，小販對大家說：「這是用命換來的，買不買由你！」

後來轟炸得太猛烈，防空洞的電源和水源都斷絕了，小販賣起水來了，一瓶水竟索價五元，依然很多人搶購，真慘！

十二月十八日，日軍分別在港島的北角、太古船塢和鯉魚門登陸，顯然英軍的防守已成強弩之末了。

日軍一上岸之後，立刻施下馬威，見人就殺，港島淪為地獄。

不平安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軍分別在港島的北角、太古船塢及鯉魚門登陸，逐步向銅鑼灣推進。

這時香港山頂上的大炮已經轟不到迫近來的敵軍，於是機關槍便代替了大炮，到處傳來清晰的「格格」機槍的響聲，孤島的保衛戰進入了巷戰階段，這也是生死存亡的最後一刻。

交通已陷於癱瘓，英軍在馬路上堆起了沙包佈防，沙包用盡了，就搬運大石堵塞起來，一於頑抗到底。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毫不平安，以往的聖誕節前夕是狂歡熱鬧，如今卻落得黑暗淒然。據唐海著《香港淪陷記》：「廿四日的晚上，巷戰進行得更激烈，這一面放了一排子彈，跟着那面也回了一排，幾乎全部是機關槍了……擲彈筒的聲音，小鋼炮的聲音，一回兒在柏油馬路上駛過聲音很響的坦克也在附近出現了，這許多種類的炮彈、子彈就都在離洞口（防空洞）不遠的地方飛舞，隔一條馬路的對面就是巷戰的戰場。」

一個坐在防空洞口的避難者，他不經意的抽着煙，殊不知黑暗中，一點火光便會引起敵軍的懷疑，立刻一陣陣密集的機關槍向那個洞口掃射，因為來不及走避，有十幾人中了彈，死得很無辜！

日方的援軍，源源不斷的由九龍裝運過來，而英方的坦克車也出動在馬路上巡邏了，四處都是火頭，漫天的黑煙，籠罩着整個銅鑼灣。頑抗多天的英軍已經疲憊不堪了，傷亡相當慘重……



日軍在銅鑼灣怡和街一帶檢視

黑色聖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黑色聖誕。

大清早，日軍佔領了跑馬地，戰爭立刻推展到灣仔，這也是最後的一場巷戰了。

到了下午，炮聲槍聲突然停止，日機也不再投擲炸彈……為甚麼？

一輛扯起白旗的汽車，從港督府駛向跑馬地日軍臨時司令部，顯然是展開所謂的「和平談判」，未幾汽車帶了條件返抵港督府，而香港的命運就此決定了。

下午六時，英日雙方簽字停火，於是足足由英帝國統治了一百年的香港，就此喪失在日軍手上了。歷時十八天的戰爭，把香港從天堂帶進地獄，米字旗換上血腥的太陽旗。

跟着，集中營為洋人洋兵而開放，連帶港督都成為階下囚。全城開始遭洗劫一空，獸軍四出強姦……

據說，這個黑色聖誕，一些教堂還在舉行最後的彌撒，不畏強權，且看黃草予寫《一個難忘的聖誕節》(收錄於《香港百年史》一書)：「靜默、淒涼佔有了這城市，夜色幽黯無光，武士道叩着這個和平都市的大門，教堂鐘聲像啜泣，這喪鐘為香港的自由人們戴上了枷鎖，聖誕老人哀哭着為我們帶來新的命運。」



描述「黑色聖誕夜」的一幅版畫

這是悲劇的命運。

在黑夜裏，很多人決意偷渡離境，乘坐着漁船投奔怒海，但日軍的炮艇不留情，整晚都可以聽到機關槍聲、炮聲，一隻隻的艇沉沒，滿海都是屍體。

每逢淪陷紀念日，總教人憶起這些慘淡情景。

香江男裝話舊

長衫馬褂「豬尾巴」

「香港男人衣着醜陋！」

舊時洋人來港，非常看不慣男性華人的傳統扮相，認為醜陋，特別腦後拖着的那條辮子，侮辱地稱之為Pig Tail（「豬尾巴」），而洋警拉人，一手抓他的辮子，那人便郁不得其正了。

唉，這全都拜滿清朝廷所賜。

據說，剃頭過額，只留腦後頭髮，長得相當長，編起來垂在背後，這種拖辮習俗來自金人，而由滿州人繼承下來的。滿清朝廷統治中國以後，下令剃頭易服，從此中國男人的樣子醜陋起來了。



沒錯，易服，男人要穿起「旗袍」，這是禮服。男性的旗袍就是長衫馬褂了，其組合：一件長衣（或稱長衫），上面

穿一件背心型的砍肩，或者穿一件長袖的馬褂，合稱「袍」或「襖」。

一般認為是禮服的穿法，就是「藍袍青褂」，即長衣用藍色，褂用黑色；為顯氣派，時人愛在馬褂衣袋處，掛一條金鏈拖着的洋袋銀或玉扣。

長衫之內還有着一條長褲，褲腳收窄或綁帶，再配一對黑布鞋，這種鞋是布造的，但鞋底卻是水牛皮，上面縫上十多層重疊的布，相當輕巧。

頭頂不可少的就是一頂瓜皮帽，蓋着剃得光光的額頂，讓腦下那條辮子有得陪襯。

這小帽也有學問的，帽子頭頂心，用綢線、珊瑚、馬毛、毛線等所製成，顏色以紅為主，如果居父母之喪就用白色，或者藍色、黑色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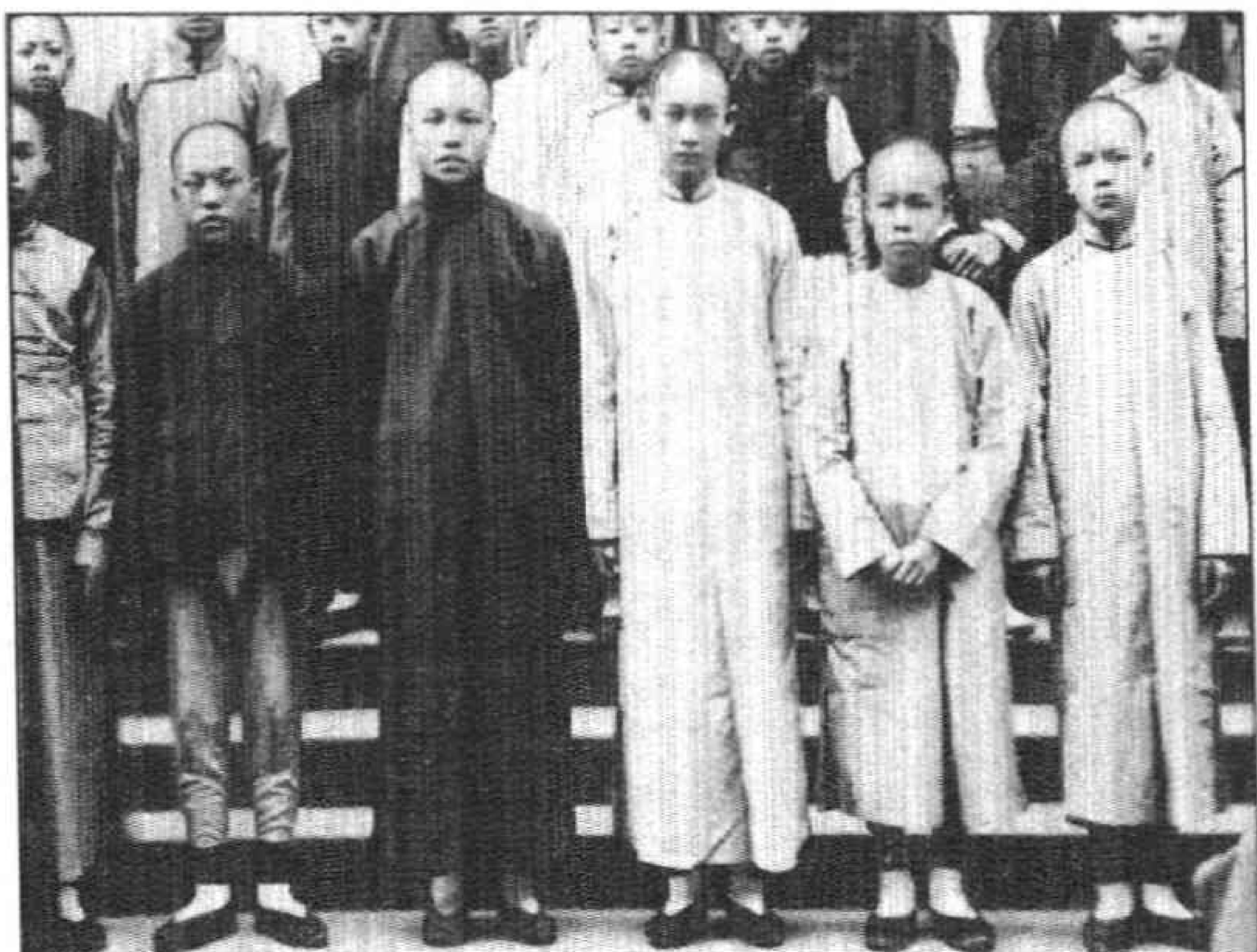
這種男性服裝，竟維持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呢！

夏布長衫

「夏布長衫，相當矜貴！」

沒錯，舊時香港男人服裝，長衫不可少，因為比起衫褲式「短打」，穿起來文質彬彬，甚有風範，所以知識分子界、藝能界皆愛穿長衫也。

省港澳三地均處亞熱帶地區，夏天特別長，也特別熱，



居民如用一般棉布造長衫，定必熱個汗流浹背，由底濕到面，很是尷尬，就這樣「夏布長衫」應運而生了。

夏布，是一種很特別的衣料，出產自雲南省，其地有一種麻，纖維最幼，屬全世界之冠，織出來的夏布，其薄如紙，穿在身上，輕飄飄的，加上很透風，炎夏穿上，十分涼快，而且布質有真絲的光澤，但卻有很強的彈性，不容易變縐。

三十年代，一件夏布長衫，普通的都賣到二三十元，要知道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二十斤米，而最貴的夏布，可賣到百多元，相等於窮人的一年糧了。

據老人家說，最名貴的一種，你可以把整件夏布長衫摺起來，卷成條狀，塞進一個竹筒裏收藏，到穿時拿出竹筒，把長衫拉出來，用手一抖，伸得直直的，竟沒半點縐紋，穿上身，就可以出街了。

其時燙衫的燙斗是燒炭的，很笨拙，夏布長衫不需要燙，當然屬物有所值。所以，雲南出產的夏布，在省港澳非常暢銷，尤其廣州富裕，有錢人多，布料供不應求呢！

西裝友

「西裝友，執煙頭，執到西濠口，碰到隻大番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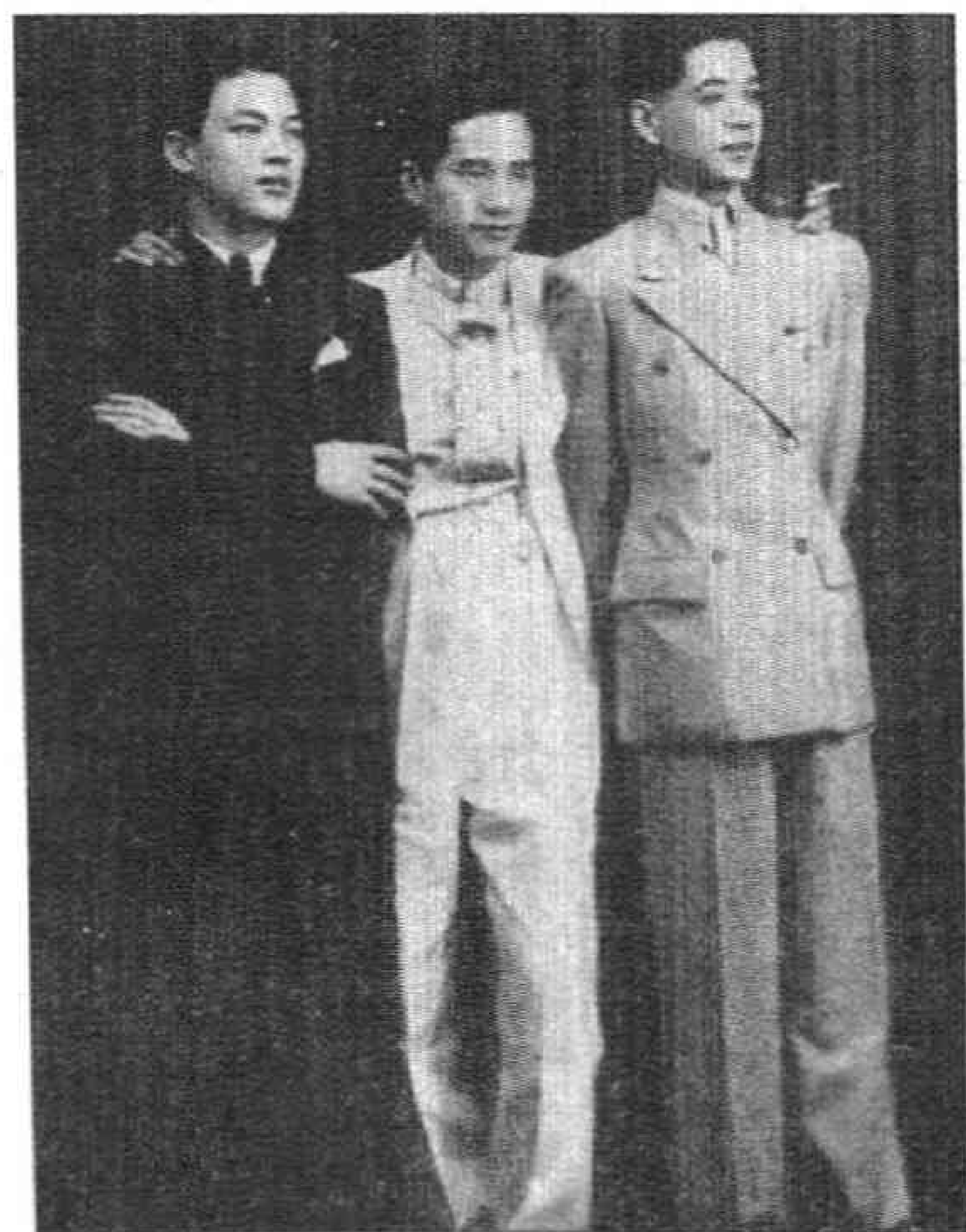
哈！哈！舊時廣州流行譏笑穿西裝之人，認為好充，扮假洋人，其實是窮光蛋，到處執拾煙蒂，吸其二手煙……

沒錯，男士們捨長衫馬褂或唐裝「短打」，而改穿西裝，在三十年代就只有那些洋行經理、買辦之輩了，他們習染西方禮俗，改變服飾，尤以上海租界最早穿起西裝來了。

「西裝，上海裁剪最靚！」舊時香港人都這樣說。

上海裁縫相信是最早精於造西裝，尤以寧波裁手最多，後來他們南來香港發展，一把剪刀走天涯，廣東師傅都要甘拜下風也。

三十年代香港夏天西裝布料，最廉價的是「白麻帆」、「白斜」，較好一些叫「海防麻」，屬粗麻，但愈洗愈靚。還有「山東綢」和「山東絹」，乃蠶絲製品，穿起來涼快。洋衣料有「沙士堅」，據說由鯊魚皮製成（有待考證），布質軟，富彈性，但焗得要命。



冬天的西裝衣料，非絨莫屬，有所謂「西衣絨」、「麻包絨」、「斜

紋絨」、「佛蘭絨」等。

總之，穿起西裝，就要有對皮鞋於腳下，否則不倫不類。

除此之外，最重要就是領呔，有教養的人，打領呔必須自己用手結，而那些暴發者、鄉下佬輩笨手笨腳，打不好，唯有配條「假呔」，引人笑柄也。

沙三少裝



「唐裝短打，有失斯文！」

沒錯，民國以來，長衫馬褂被視作禮服，至於單一的夏布長衫（冬天法蘭絨長衫）被知識分子認同，但普羅大眾便服卻是「短打」了，港人亦稱作「唐裝衫褲」，是分作上身、下身兩件頭的。上衫長袖，略企領，開對胸鈕，有四個袋子，下褲浪深，褲頭甚闊，要經過幾摺（很考技巧），才摺緊褲頭，再用褲頭帶或及帶纏在腰間，跟着翻下褲頭，這就束得緊緊的，拿個鳥籠上街飲早茶。布料多是黑色的

棉布，較高級點是「黑繆綢」，穿起來被認為很是俗氣，富貴之人，知識分子等，只在家裏粗著，絕不會穿着上街招搖過市的……

好了，上海的江湖人物認為「短打」一樣可以穿得有型有款，他們找裁縫費盡心思，改良衣料和款式，使出現了所謂的「上海裝」，就是上衫剪裁得較短較闊，用料是絲綢而非甚麼棉布，裏面穿一件較窄的白底衫，卷起兩隻白袖子於外面。至於外面那件衫，左上胸一個小錶袋，旁邊釘着一隻布鈕耳，那是用來扣着一套金鏈玉墜子或袋錶的，時人稱之為「扶翅」(意指雞鴨內臟，一抽抽的)，又稱之為「拋錨」。而褲子亦很闊，還修短到腳眼，目的是炫耀腳下的名貴鞋子，甚至穿「鬼鞋」者亦大有人在，其時亦沒有人認為衣不稱身呢！

這種穿法南傳來廣州，西關大少紛紛學習，時人譏之為「沙三少裝」，因此沙三少衰人一名，不但是敗家仔，而且搞出命案，聲名狼藉。

中山裝

「中山裝」，最獨特的男裝，中國知識分子愛穿，甚至七十年代香港的「國粹派」大學生一樣流行穿着呢！

中山裝是否孫中山先生始創？

是，確是，但始創過程起碼有兩種不同說法，時間亦有



分異。

一說，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孫先生旅居上海時，拿了一套陳舊的陸軍制服委託「亨利服裝店」改製成便服，樣子既非唐裝衫褲，亦非西裝，店子的老闆便稱它為「中山裝」，而且加以稱許曰：「孫先生創始此裝，乃出於崇尚儉樸的美德和愛國精神，他便想到把舊軍服改為一種新的便服！」

二說，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任革命政府大元帥時，考慮到衣飾的問題：西裝始終是洋人的東西，而長衫馬褂的中式制服又顯得封建陳舊，怎樣才可表現新中國人的發奮精神？

想來想去，突然想起東南亞一帶的政界文化界人士流行一種所謂「企領文裝」(例如印度人所穿的，後來演變成「尼克魯裝」，又例如日本中學生所穿的校服），在企領上再加一條反領，衫身四個明袋(如唐裝「短打」)，而褲的設計則與西褲很接近。整個組合，有中有西，最重要者，有朝氣，在任何場合穿着都顯得莊重而不死板也。

參與設計並裁製中山裝的裁縫師傅，據說名叫黃隆生，早年在越南河內開裁縫店，而孫中山先生亦曾在河內為革命奔走，後來黃隆生回廣州，成為孫中山先生之私人裁縫師！

西裝花樣

「男人西裝款式，來來去去都係咁上下！」

沒錯，西裝花樣輪流轉，例如上衣開叉，有時開單叉，有時開雙叉（源自騎馬裝，因開叉便於騎馬），又有不開叉。

至於西裝的襟，一時二吋，一時四吋，周而復始。在冬天的時候，可以反起衣襟，用來保暖、防風，在香港則比較少見，但在五十年代期間，香港年輕人把領半反起為時尚，又流行過將恤衫領翻出蓋着西裝的襟（尤以七十年代盛行好一陣子）。還有孖襟，七十年代沉寂下來，八十年代又再出現。

西褲方面，肯定已被淘汰者，就是摺腳了。據說，本來褲就是直腳，某次歐洲的皇室名流在雨天外出，遇路上泥濘，便把褲腳摺起，便開創新花式。不過，褲的摺腳，始終有點多餘，現在已鮮見了。

還有，在四十年代，香港人穿西裝，為顯得洋化，都戴起帽子來了，冬天戴氈帽，夏天戴草帽和水松白通帽。不過，五十年代之後，香港人亦陸續放棄戴帽。

其時，洋服店造西裝是相當昂貴的，動不動幾百元（而四十年代打工仔月薪只得八十元左右），所以是為有錢佬服務的，既強調度身訂造，更有代客縫製內衣褲。

打工仔如想穿西裝，就只可以去幫襯故衣店了，十元有交易，所以西環、灣仔、旺角，其時故衣店林立，簡直成行成市。



香港衫

「先敬羅衣後敬人，西裝不可少也！」

此四、五十年代香港人的價值觀念。

不過，在酷熱的夏天，西裝骨骨，汗流浹背，乃係人間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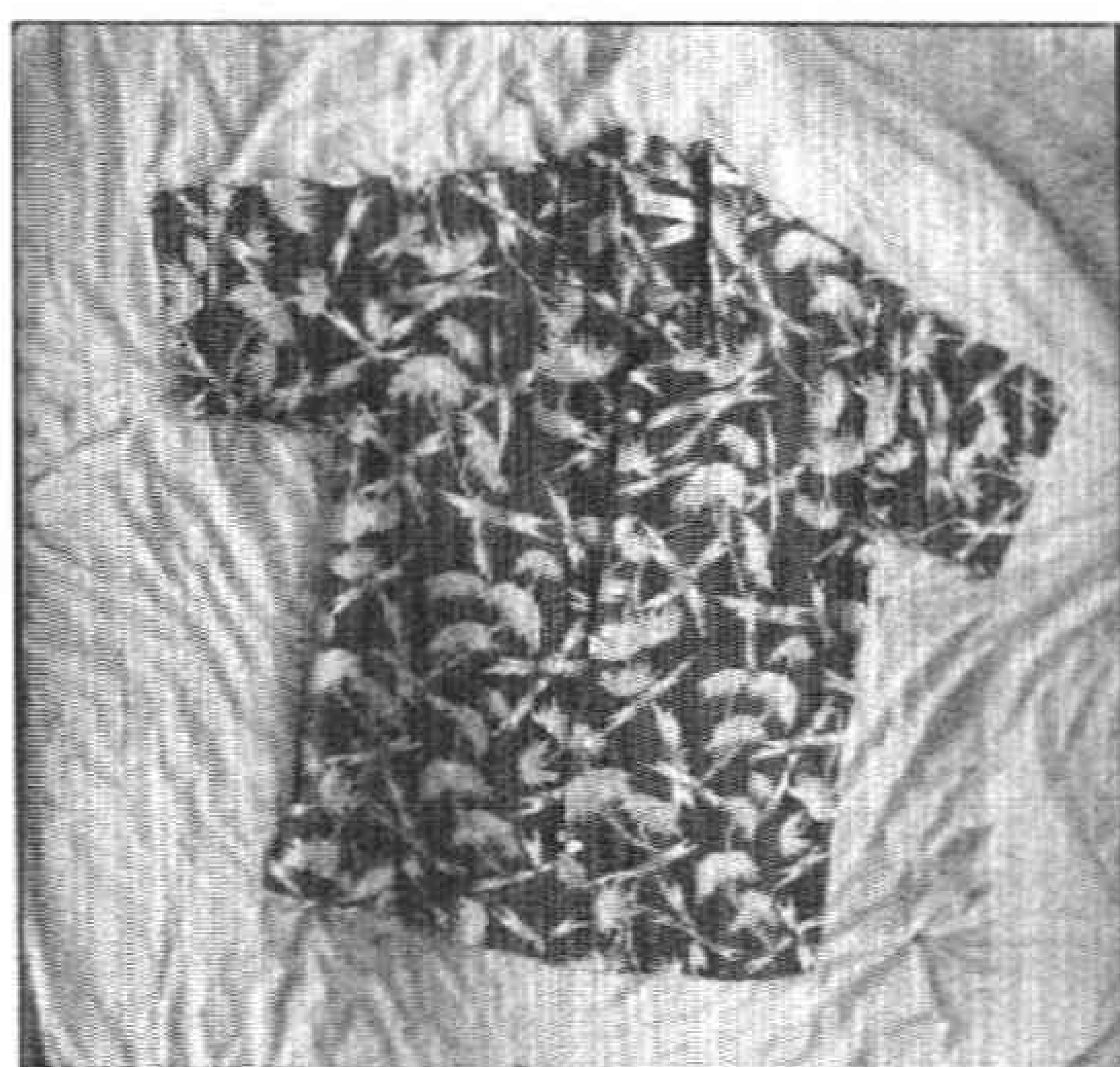
「夏天不穿西裝，有甚麼時髦衣飾可以代替呀？」香港男人感到頭痛。

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港人在報紙上看到駐東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穿着一件花綠綠平腳的短袖恤衫，沒有打領呔就接見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照片，不禁嘖嘖稱奇：「嘩，乜咁都得嘅？佢着嘅係乜嘢衫呀？」

就是夏威夷恤（Aloha Shirt）了。

一九四六年開始，美國的遠東艦隊選擇了香港為渡假聖

地，花旗大兵穿着色彩豔麗的夏威夷恤到處走動。那些香港青年視為時髦，開始向他們看齊，在炎夏時一於放棄西裝，改穿夏威夷恤（其時皆屬入口貨，價錢不菲，所以亦係身份之象徵）。



未幾，此風氣流行到上海去，而上海人是不叫夏威夷恤的，卻叫它做「香港衫」，嘿，你道有趣否？

不過，洋服業並未受到衣着便服化的打擊，相反，業務蒸蒸日上，因為美軍來港，發現此間裁製西裝價錢便宜，便紛紛度身訂造，帶返彼邦穿着。跟着是韓戰、越戰，美軍遊客等都在香港活動，於是洋服店紛紛集中在灣仔和尖沙咀，生意甚佳，裁縫製衣速度甚快，竟一日可以起貨也。

- 中國電影最早出現裸鏡是哪一部？
- 跳樓梯、彈汽水蓋、編香雞腳，舊日童玩分文不費。
- 平凡婦人，如何能成為「世界海員之母」？
- 織補、賣神樓、木匠、梳頭婆，街頭職業見證香港舊日的窮困。
- 乞丐乞食，方法五花八門，竟然也有名堂！
- 香港淪陷歲月，究竟慘況如何？



香港文化遺產叢書系列

往事如煙夢，繾綣天堂中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285 $50
ISBN : 962-7420-24-7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